

烟火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12/030433

文学季刊
2015年6月出版
第46期

- ❖ SMK Seri Tanjong 学生作品特辑
- ❖ 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 // 黄坤浩
- ❖ 古道照颜色 / 锺夏田
- ❖ 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乌拉圭作家基罗加其人其作 / 桑景
- ❖ 大红花，你为什么忧郁 / 金苗

- ❖ 锺夏田的美、酸、苦、辣诗
- ❖ 高青的诗
- ❖ 诗家云集、专论、散文、小说出自名家各
领风骚（内页）





诗人刘思先生与
《听歌》原笔迹



听歌

高山流水有清音
曾谱阳春歌至今
坐对桂林闻遗响
相思浩荡南溟深

刘思 93.5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十余载，始终坚持——

推动创作
立足本土

培育新秀
面向全球



烟火

文学季刊

•

第
46
期

目录

燭火46期 2015年6月出版

话剧

- 4 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快读版)
/黄坤浩(新加坡)

诗

- 18 大红花,你为什么忧郁/金苗
19 锺夏田的美、酸、苦、辣诗
21 高青的诗
24 史英诗五首(新加坡)
25 那草原山花烂漫/渡江云(新加坡)
25 与诗有约/曦林(新加坡)
26 我所经历的民主/史灵
27 较木厂写真/蒙杨(新加坡)
26 无题/怡鸢
27 新年即景二帖/姬昌
28 童幼心诗题/怡鸢
28 送马迎羊咏三首/林子(新加坡)
29 联花集/春山
30 甲午深秋
晶宫交响乐游船十六天澳印浴海吟/莫顺生

散文

- 31 用时间创造成就,让岁月见证辉煌
——纪念马中建交四十年/黄浩宁
34 师生缘/驼铃
35 话到浓时留半句/柳舜(新加坡)
36 日本的“不妥”梦呓/杨灿
37 我写《信念》的背景与经验/吴岸
39 说有与无/看看
40 平安夜/叶清润
41 云冈石窟,鬼斧神工/一介
43 情牵故乡/章钦



- 44 大时代的小故事——读《华灯边上的寒星》/明夷
47 “刮刮乐”“乐”如何/丁娜

专论

- 拉美作家作品初探
47 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乌拉圭作家基罗加其人其作/桑景
51 金枝芒的散文/叶清润硕士
56 简略探索中国新诗与马华新诗的发展及远景/山泥
61 一本意义不凡的书《刘思留诗留思》
——读怀念刘思诗文集/康静城
63 读刘世朝(刘思)老师的新诗《抒情组诗》/怀林
64 心头有一把声音
——读诗,读刘思——/辛羽





SMK Seri Tanjong学生作品

- 66 一厘米的距离/陈依霖
- 67 水火不相容/林闻卿
- 68 责任/黄荟颖
- 71 劫匪/黄佩莹
- 72 你/刘凡绮
- 72 岁月遍地红/蓝慧馨
- 73 十五的月/林咏芝
- 74 差异/林佳仪
- 75 恨之入骨/詹苓施
- 76 嗅觉/林佳仪

小说

- 78 古道照颜色
——航班BJ318诡异事故/锺夏田
 - 84 缤纷岁月/李选楼（新加坡）
 - 91 鸭子案的风波/杨祥生（中国）
 - 92 离散前后/碧澄
-
- 42 关于举办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函件
-
- 96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 96 编后话



刊名题字：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PP10618/10/2012(030833)

社长
梁冠中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顾问
甄供、吴岸、杰伦

主编
梁冠中

副主编
金苗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su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RM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或《燭火》

◆黄坤浩（新加坡）

十二场话剧

碧海丹心

——汉丽宝公主（快读版）

作者按：为了节省本刊宝贵的版位，全剧原文约3万余字，经过删节，本“快读版”只剩2万余字。快读版将十二场的剧本以章回小说的体制，分回标目。这样，可让读者见回目而略知各场的内容。某些回目即使略去原文，仍可揣测一二，旨在勾引起读者追看原著的乐趣。若要一窥全貌，可到柔佛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与新加坡各公共图书馆借阅《碧海丹心》一书，或到下列书店购买：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Blk 231 Bain Street, #02-101 Bras Basah Complex。新加坡友联书局，Blk 231 Bain Street #03-01/59, Bras Basah Complex。

人物表

苏丹	马来舞蹈教师（简称教师）	蒙面汉若干人
汉丽宝公主（简称丽宝）	陈美娘（简称美娘）	海盗若干人
宰相	法蒂玛（简称蒂玛）	武士若干人（驻守郑和设立于马六甲河边的仓库）
老者（村民）	独眼海盗头（简称独眼）	
马平	中国宫女若干人	
杭都亚（简称都亚）	卫兵若干人	

时代背景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源自明朝公主汉丽宝嫁给马六甲苏丹这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据说发生在郑和到访马六甲第五次之后。十年后，郑和重访马六甲，那是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地点

马六甲〔古称满刺加〕

第一场 为苏丹祝寿喜献舞 喝彩声惹来杀身祸

〔中国山行宫。汉丽宝与马平一旁观看众宫女载歌载舞。宫女边舞边唱：

架上一盘吉林果，小童偷果就逃走。

马六甲海不枯干，山盟海誓绝不毁。

〔正当大家陶醉在诗歌与音乐的节奏中，苏丹与宰相上，众人马上停止活动，向苏丹行礼。

苏丹（笑咪咪地鼓掌）我看到了，全是来自中国来的宫女，不错不错。为什么不跳了？

教师陛下，这不过是个基础练习，真正的歌舞还没开始呢？

宰相陛下，看来好戏还没上呢。（似乎与教师一唱一和）听老师说，王妃和马平跳得最出色。

苏丹（心里其实不喜欢马平与汉丽宝跳舞）嗯，那就开始吧。

教师王妃和马平，你们就跳刚学的那一首班顿吧？

马平老师，我们还在排练，怎么可以献丑呢？

教师就当是练习吧。

丽宝哟，老师，我腰带找不着了。

老师（对后台）给王妃准备腰带！

〔美娘上，帮汉丽宝系腰带。

宰相（笑咪咪）马平，苏丹特地抽空来看你们呀，你们一点都不赏脸？

马平不敢、不敢。

丽宝谢谢陛下光临。

苏丹（温柔地）王妃，你们放心。跳错了无罪，跳得美有赏，哈哈。（坐下）

〔音乐起，汉丽宝与马平认真、投入地跳舞，众舞女一旁吟唱：

船身桅索全是新，马六甲港来停泊。

你我都是刚见面，一见如故两心欢。

[歌舞正酣时，众人报以热烈鼓掌表示欣赏。]

[宰相摇头皱眉，对着苏丹耳语。]

[汉丽宝突然踩到腰带，身体失去平衡，马平及时用力拉住丽宝的手，丽宝跌入马平的怀里，马平拦腰抱住。掌声更热烈。]

苏丹 (被激怒) 停!

宰相 (比苏丹大声) 停!

[丽宝与马平随即向苏丹鞠躬表示歉意。]

马平 陛下，跳得不好，请原谅。

苏丹 下流!

马平 什么? 陛下误会了。

丽宝 陛下，我差点摔了一跤，是马平拉了我一把。

马平 娘娘，你的脚踝是不是崴伤了? 你坐下来，让我检查一下。(向丽宝趋前、伸手)

苏丹 (冷冷地) 马平，走开!。(对宰相) 把宫廷医师叫来!

丽宝 陛下，不必了，马平是中医师呀!

苏丹 哼。

宰相 美娘，扶娘娘一旁坐下。

美娘 是。(上前扶住娘娘)

丽宝 不必，我的脚没受伤。

宰相 (笑嘻嘻的) 那好那好，娘娘没受伤就好，(故意挑起) 幸好马平眼明手快!

苏丹 你还赞他? 马平从头到尾的舞蹈动作十分粗俗!

马平 这是老师...

宰相 (大声抢话) 老师，带领演员下去!

[教师与表演者急步下。]

宰相 (轻轻责怪) 马平，你来马六甲几年了? 男女之间的马来礼仪你都不懂。快跪下认错就没事。

马平 在中国太监是不避嫌的。

宰相 你身在马六甲，就得入乡随俗呀。

马平 舞蹈动作是老师设计的。

苏丹 (压抑内心的不满) 尽找借口。宰相，这个没礼貌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处置?

宰相 (装得很急) 马平，赶快跪下求饶!

马平 我不跪。我没做错事。

[宰相用手强力压马平肩部，马平不防他这一着，不得不跪下。]

宰相 (好言劝说) 苏丹真生气了，跪下，就没事了!

马平 (甩开宰相搭肩的双手，即刻站起来) 我不跪!

苏丹 (满脸怒气) 宰相，按照我国的律法，欺君犯上该当何罪?

宰相 轻则断肢，重则死刑!

丽宝 (跪下) 陛下，马平无罪!

苏丹 (出乎意料) 王妃，起来起来。

丽宝 请陛下饶了马平。你刚才说跳错了无罪。现

在宰相要马平跪下认错，那不是有违圣旨?

宰相 (故作忍气) 王妃言重了!

丽宝 表面看起来，马平在众人面前冒冒然抱我，固然有失礼仪。但是你们为什么不问我怎么会跌倒?

苏丹 (讨好丽宝) 好，朕就按你所请。宰相听令，我命你带走马平，调查他是否有犯上之罪!

宰相 遵命。来人呀!

[二卫兵上，向宰相行礼。]

宰相 把马平关进监牢!

卫兵 遵命! [趋前抓住马平的手]

都亚 (杭都亚人未上声先到) 慢! (上，向苏丹行礼) 臣杭都亚叩见苏丹。臣以为马平不是我国臣民。他如果有不良行为，应该由我外事部调查，然后报上大明 中国，交给郑和大人严惩，岂不更加妥当。

苏丹 水师提督的话听起来有道理。

宰相 我马六甲王国威震东南亚，审理一个太监又怎么啦?

都亚 但是，审理一个太监这样的小事，何劳宰相你亲自动手。问题是马平是中国特使身份，并且由我辅导，他有错，我得负责。

宰相 哼，我都忘了杭都亚大人是水师提督，还兼管外事部!

都亚 陛下，您是我马六甲堂堂一国之王，杀一个仆人有什么了不起。可是马平的事牵涉到两国双边关系，如果他在我国行为不检，我们务必以外交律法处理。

苏丹 (努力挽回自己的脸皮) 都亚，朕因不见你这个外事部大臣在旁伺候，才让宰相调查。好，你既然来了，马平就交给你。(又给面子又挫其锐气) 他有罪你 也难辞其咎!

都亚 谢谢陛下。(对卫兵) 跟我下去。

[杭都亚领马平、卫兵下。]

苏丹 (不耐烦) 宰相，还有事吗?

宰相 (赶尽杀绝) 苏丹，马平行为不检，理应驱逐出宫，革除宫中所有职位。

苏丹 批准! 没事的话，都下去吧。宰相，还有事吗?

宰相 (好像有备而来) 我马上给王妃娘娘推荐一个女管家。

丽宝 她是谁?

宰相 就是经验丰富的娘惹陈美娘!

苏丹 好，美娘我认识。

苏丹 好了，就这样定了，你们都下去吧

[众下，只剩苏丹和丽宝。]

苏丹 (苏丹变成了另一个人，轻松地冲向丽宝) 我的宝贝，你还跪在这儿。

快起来、快起来。(丽宝垂泪撒娇，索性坐在地上) 连你也不听话了(疼爱地，把汉丽宝抱起来)起来吧。

丽宝 哥，我从来不违抗你的命令。

苏丹 你不该在宰相面前跪地逼我改变命令，你这样做叫我很没脸，不依你的话你却长跪不起，我心疼呀。何况这里不是中国，犯人才要下跪的。

丽宝 我下跪，因为我怕你会错杀好人。

苏丹 打从我第一眼看你那天起，我就决定不许任何男人正眼多看你一眼，更不用说让马平在我眼前抱你。

丽宝 你原来是跟一个太监吃醋。你太没有自信了。

苏丹 我不管他是不是太监，他破坏了我们的礼俗，就得问罪。

丽宝 他为了救我！

苏丹 我不相信任何人。

丽宝 没有调查，没有证据，你就任由宰相把马平赶出王宫？

苏丹 今天的事，是我亲眼看到的，你不能说我听宰相的话了吧？

丽宝 肉眼能看到的未必是真相。

苏丹 （激动）我只知道马平今天侮辱了王室！

丽宝 （也激动起来）我也知道，你今天完全不相信我的任何一句话。

苏丹 （声量提得更高）我不相信你？我让马平做你的管家，我让他出入你的王宫，我让他统管你带来的宫女。

丽宝 马平是郑大人的亲信，是郑大人特别派他来侍候我的。当初你也同意他这个职位的。

苏丹 在郑大人的压力底下，我可以不答应吗？但是，马平没感激我，反而瞒着我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

丽宝 陛下，什么不该做的事？原来已经有人给他定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哦，我知道了，宰相今天进王宫来不是来看我们跳舞，是另有目的的。陛下，你不能鱼蛇不分，是非不辩。你一定要让杭都亚彻底查清楚。

苏丹 我会的。可是我觉得奇怪，就算我错杀了一个马平，一个身份低微的太监，可你的反应为什么这样强烈？

丽宝 （忿忿不平）他为了救我，抱了我一下，你不感激他，反而要杀他，我能不为他说公道话吗？（有难言之隐）何况他是我…（及时吞下欲说的话）

苏丹 何况他是你的什么？

丽宝 我是说，他不是一般的太监。

苏丹 （语带讽刺）哼，是怎么样的不一般？

丽宝 陛下，他为了护送我来跟你成亲，他受伤流血击退抢亲的海盗。这些年来，他为马六甲人民做了很多救死扶伤的好事，是有目共睹的！眼前我住这座宫殿也是他监督中国工人完成的。

苏丹 好了好了。正因为念中国人的好，才年年去中国进贡。什么稀世兽啦、珍珠玛瑙啦，送去的都是各国争着抢购的宝贝！

丽宝 你是女婿，孝敬岳父大人不应该吗？我们中国人待人接物，相信礼尚往来，投桃报李。（语气转温柔）哥，原来我们的爱情如此脆弱，我们竟然为了这点宫廷礼俗拌嘴了。想不到你们的宫廷礼俗比我们大明朝来得复杂。哥，我们别吵了，好不好？

苏丹 （语气也不严厉了）唉，我本来高高兴兴来看你们排练舞蹈，谁料到我们为了一个太监吵架了，这事不该发生呀。我答应你，从今以后我要加倍地爱你，我知道你嫁了我之后，吃尽了苦头。

第二场 都亚救马平心不甘 母亲把马平当恩人

〔紧接第一场，杭都亚的家。马平上，后面是都亚。〕

都亚 （严肃）进去呀。（转头对后台卫士）你们在篱笆外看着！

马平 （状甚轻松，明知故问。）这是牢房吗？

都亚 这是我的家。

马平 谁不知道这是你家。我是问你这是审问我的地方吗？

都亚 （语气突变，开玩笑地）哈哈，审问是假的，搭救你这条小命是真的。

马平 我这条命还真值钱呀，两个大老爷抢着要提审我。一个是只手遮住马六甲半边天的宰相，一个是海盗闻风而逃的水师提督。

都亚 马平，你不要嘴硬，今天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早就被丢进海里喂鳄鱼了。

马平 伯母好吗？最近很少来拜访她老人家，真不好意思。早知道顺道给伯母抓几包药来。

都亚 你先别说我母亲的事，今天的事你得给我说个清楚。

马平 王妃差点让长长的腰带绊倒，我及时抱住了她的腰。就是这么简单。

都亚 （反应激烈）你小子胆子也够大的，敢在苏丹和宰相面前抱住王妃的身体。我们马来男女握手都不可以，何况是身体的接触。

马平 我何尝不知道。如果我当时不救王妃，她肯定会跌倒在众人面前，那不是更难看。我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都亚 我当然会抱住王妃。

马平 那就对了。他们定我的罪，是另有目的。

都亚 我去一趟新加坡拉，这里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宰相对你一向很客气嘛。

马平 哼，他是个两面三刀的人，今天终于暴露真面目。

都亚 哈哈，我们马来人管这种人叫做双面人。他早就想方设法要把你从王妃身边调走。今天的意外，正给他机会对你下手。

马平 今天的事，我越想越不对。王妃今天用的绿色腰带不是她的，是舞蹈老师临时给她的。

都亚 她平时用自己的腰带跳舞时，发生过意外吗？

马平 没有。

都亚 什么颜色。
 马平 红色。红绸上有一只凤凰。
 都亚 那为什么王妃不用？
 马平 她一下子找不到。
 都亚 （开玩笑）是不是你收藏起来？
 马平 我收它做什么？
 都亚 做纪念品呀！
 马平 你的脑子有病！
 都亚 我是认真的。王妃给我的东西我都把它当宝贝珍藏起来。
 马平 王妃给过你纪念品？
 都亚 不可以吗？
 马平 什么纪念品？
 都亚 这是我跟她之间的事。你妒忌啦？
 马平 你胡说什么？
 都亚 你知道苏丹和宰相为什么不喜欢你？因为你日夜出入王宫，在王妃娘娘身旁跟前跟后，你们亲密的行为，有人羡慕，有人猜疑。
 马平 （气极）杭都亚？！
 都亚 （突然很严肃）我告诉你，如果你对王妃有什么非分的念头，休怪我手中的利剑！
 马平 连你也这样看我！？你忘了郑大人对我们两人说过的话。我们负责王妃的生命安全。保护王妃是我你神圣的任务。今天你竟然这样低估我的人格。
 都亚 我警告你，除了苏丹，男女之间的事，你想都别想。除了苏丹，这世界上，只有我有资格羡慕丽宝！
 马平 住口！丽宝是你叫的吗？你怎么可以直呼王妃娘娘的名字？
 都亚 这是我的自由，我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马平 我警告你，王妃娘娘的地位与身份，代表我们大明的尊严，我不允许你冒犯她。对苏丹来说，你这想法就是大逆不道！难怪当年苏丹会定你死罪！
 都亚 （被揭开疮疤，咆哮）马平，我今天饶不了你！（抽出马来短剑）你这个假太监！我今天一定要拆穿你的谎言，让我帮你彻底净身吧，免得你一错再错！
 马平 你敢！
 [打斗一触即发，杭都亚之母及时上。
 母亲 住手！
 都亚 母亲。
 马平 伯母。
 母亲 都亚，只有英勇正直的武士才配使用马来人的短剑！你对着马平挥动利剑干什么？
 都亚 我们闹着玩呢。（收剑）
 母亲 马平，要是都亚欺负你，告诉我，我绝不饶他。儿呀，马平是我的恩人，你说说看，他是怎么救我的？
 都亚 我知道他治好你的病。

母亲 说，我要你说。
 都亚 没有他的针灸，母亲恐怕现在还不会走路，连话都讲不清楚呢。
 母亲 对了，是他治好我的中风。那他是不是我们的恩人？
 都亚 是。
 母亲 那对恩人，可以挥动利剑，大声咆哮吗？
 都亚 因为我怀疑他对王妃心存邪念！
 马平 都亚，你不能这样侮辱我。伯母，请你说句公道话。
 母亲 儿呀，你别相信那些风言风语。马平这一年来，不断来给我看病，他谈了许多他和王妃娘娘的过去。我了解马平，为人老实。我同情他们悲惨的命运，更佩服他们把悲伤化为力量，积极为马六甲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都亚 母亲，他有不少秘密没讲清楚，苏丹到现在仍旧怀疑他的人格。（稍顿）母亲，我不允许马平对娘娘有邪恶的念头！
 马平 你？
 母亲 儿呀，你一直怀疑马平有非分的企图，那你呢？你为何至今还收藏娘娘的手帕？
 都亚 我喜欢娘娘！
 马平 放肆！
 母亲 （厉声）跪下！
 都亚 （跪下）母亲，我只是心里这样想罢了，有什么罪？
 母亲 赶快发誓，以后想都不可以想！
 都亚 我的心是纯洁的。
 母亲 都亚，你又犯糊涂了。还好，你的心事只有马平和你母亲知道，要是苏丹知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也别相信那些有关马平的风言风语。
 都亚 母亲，马平可以日夜进出娘娘的行宫，不就是产生风言风语的根由吗？
 母亲 有道理。马平，你虽然是太监，但是这里的风俗习惯和你们中国不同。
 马平 （很难过）这个。…我、我已经被禁止出入娘娘的行宫了。对我不利的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
 都亚 我们的社会，对你这种人是不了解的，都认为你还是一个男人！
 马平 你去过中国，是个有见识的人，连你也不了解我、不理解我。（长叹）唉！伯母，我可以向您和都亚保证，我把王妃当亲妹妹一样爱护她，谁都休想伤害她！我的苦衷是，王妃的安全，我要向郑大人直接负责的！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你们对我还不信任，那我可以杀白鸡发毒誓！
 母亲 好不好，我们回教徒不做这个。
 都亚 马平，你这话太重了！请你原谅我不该对你猜疑。我说过的话当我没说。我向你道歉。（都亚握马平的手）从今以后，为保护娘娘肝胆相

照!

母亲 好哇,但愿你们从今天起成为好朋友。

马平 (也紧握都亚之手)好,生死之交!

母亲 马平,今天在这里吃饭,我这就去做饭。(下)

[屋外传来人声嘈杂。一马来老者闯入大声叫“马大夫”,卫兵一边拉住他的手,一边喊道“出去出去”。

都亚 (对卫兵)你下去,别让其他人进来。

[卫兵下。马平赶紧趋前搀扶老者。

老者 马大夫,外面很多病人,他就不让我们进来看病。

马平 你们去妈祖庙吧,这里是杭都亚大人的家,不方便。

老者 不,我们不敢去,听说那里有老虎精。

都亚 谁说的? Bohong! 谎言!

老者 如果不是真的,宰相怎么会出通告悬赏除害的勇士?

都亚 哈哈!宰相倒关心起老百姓的安危了。

[外面又是一阵吵闹。一卫兵上。

卫兵 大人,外面有一个叫哈蒂雅的少女昏了过去!

老者 啊!那是我的女儿,哈蒂雅!哈蒂雅!(急步下)

都亚 (对卫兵)快把人抬进来!

马平 不!让我救人去(欲出去)!

卫兵 停,(拦住马平)你是犯人!

都亚 (推开卫兵,对马平)去看看!

[马平下。

都亚 (对发呆的卫兵)马平是村民的医师,不是你的犯人;你的主子是苏丹,不是宰相。Dungu! 笨蛋!

第三场 美娘贪财狼狈为奸

宰相发怒杀人灭口

[宰相的官邸。美娘与宰相上,两人的言语与动作,令人觉察出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

美娘 宰相爷,自从你把我放在中国山行宫里,就再也不找我了。你呀,真狠心。

宰相 美娘,找过舞蹈教师了吗?

美娘 已经把你的话说给他听了,你要我来就是 为了问这个?

宰相 我是要你做媒人!

美娘 好哇。有油水吗?

宰相 当然有。

美娘 你这只老牛又想吃嫩草了?

宰相 严肃一点。我要你去执行一个大计划,成功的话,对你来讲,是半夜掉榴连,天降横财。

美娘 什么计划?

宰相 你们唐人的媒婆最会甜言蜜语,将新娘和新郎骗得团团转。

美娘 我最喜欢做这种“积德”的事!

宰相 到时左一个红包右一个红包。这个美差事你接

不接?

美娘 接!接!

宰相 把耳朵靠近一点。

[二人交头接耳。

美娘 哇!五百个新郎!五百个新郎!哈哈。

宰相 嘘!小声点。苏丹常常会突然闯进我家里来的。

美娘 连你他都信不过?

宰相 别胡说。你给我听着。从今天起对王妃的行动盯紧一点。

美娘 知道了!

[有人喊:“苏丹驾到!”

[苏丹与杭都亚突上。宰相与美娘赶快行礼。

苏丹 美娘,你不留在行宫伺候汉丽宝王妃,来这里干嘛?

美娘 陛下,我听说爪哇王妃要回去,便来问宰相,需要给娘娘准备些什么礼物?

苏丹 多管闲事。

宰相 (为美娘掩盖)是我叫她来的,让她替我办点娘惹的礼品。没事了,你下去吧。

苏丹 慢点。

美娘 是。

苏丹 自从宰相委任你为汉丽宝的管家后,谣言越来越多是不是?

美娘 没有。

苏丹 到底有没有?

美娘 没,啊。有,有。有一些。

苏丹 如果你敢无中生有,小心我割断你的舌头。

美娘 我看到的、听到的,都照实告诉了宰相爷。

苏丹 那中国山下是怎么一回事?

美娘 黄昏时分,中国宫女常常在中国山下散步,引来了不少水手。

苏丹 哪里来的水手?

美娘 听说是郑和留下来的水手。

苏丹 你亲眼看到的?

美娘 不只我一个人看到的,行宫外的卫兵也看到。

苏丹 好,下去。(美娘下)宰相,杭都亚,你们两人怎么看这事?

宰相 唉,这个事有伤风化,如果让它长期下去,汉丽宝王妃还能对偷情的事装聋作哑吗?

都亚 宰相,你这话言重了。听起来是汉丽宝王妃默许他们去偷情的?

宰相 水师提督大人,你不是经常突击检查吗?中国山那么靠近王妃的行宫,这样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知道?

都亚 宰相大人,你暗中撤换行宫内外的兵士,目的是帮你宰相去看人家偷情吗?

宰相 你?

都亚 这不是你宰相爷该做的事吧?

宰相 你?没有教养,哼!

苏丹 你们不必为这事伤了和气。长远来看,养五百个宫女毕竟是个大问题,一定要好好处理。

都亚 无论如何,我们得听听汉丽宝王妃的看法。这件事不像调走马平那么简单。

宰相 这件事牵涉到马六甲王朝的尊严,何况偷情是犯了回教法。

都亚 宰相大人!是谁偷情了?他们既不是马来人,也不是回教徒,何来犯回教法?

宰相 陛下,我建议马上把五百个宫女嫁出去,先分配给有功的将领兵士。剩下的嫁到民间去。

都亚 陛下,宰相大人的做法有欠文明,我马六甲是个有礼仪有文化的大国,我们能把中国送来的宫女当俘虏送给将领吗?别忘了中国和马六甲还是姻亲关系呢。

苏丹 杭都亚说得对,但是中国毕竟是中国,马六甲毕竟是马六甲。

宰相 我当心的是如果五百个宫女嫁给五百个郑和的水手,将会把马六甲变成一个中国城,这样一来,会破坏了马来社会的原有面貌。

苏丹 马来人的传统文化当然要保护!

宰相 陛下,汉丽宝王妃最近就做了很多事,对传统文化很不利。

苏丹 她做了哪些事?

宰相 她出钱修建妈祖庙。...

苏丹 都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的事?

都亚 (愤怒)宰相!你别颠倒是非!王妃出点钱帮她的同胞修建妈祖庙有什么不对吗?马平还在庙里免费给马来人看病送药,这个事也犯法吗?再说,北京容得下几座清真寺,马六甲就容不下一座妈祖庙?你知道不知道,郑和大人的宝船也供奉妈祖!大明永乐皇帝还特地为泉州的清真寺立碑,碑文下令军民一概不得对清真寺无礼。

苏丹 (点点头)中国能,马六甲也能!宰相,这点我们不能显得太小气。

宰相 可据我所知,马平还在妈祖庙暗中教人学“中国字”。

都亚 学习“中国字”怎么就破坏了马来社会?

宰相 让中国人在马六甲教中国字,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国策。

苏丹 (开始不耐烦)王妃给我看过他们用的课本,是中国人编的马来语字典。她是想用中国语和马来语推广回教。这点小事,宰相你就别操心了。

宰相 (突然改变话题)陛下,爪哇王妃什么时候起程回娘家?

苏丹 爪哇王妃听你说她父王生病后,很想快点回去看他老人家。只是护送她的杭都亚一时走不开。

都亚 陛下,我的副手很能干,由他护送娘娘我放心。

宰相 (气急败坏)不!你怎么可以不去?这一路上风高浪急,保护娘娘的安危,是提督大人不能推卸的责任。

都亚 宰相大人,你的风浪是人为的吧?

苏丹 是呀,这个季节,风平浪静...

宰相 陛下,我、我指的是爪哇的一些部落近日有异常行动!

苏丹 (生气)什么?如此重大事件,你为什么不早说?

宰相 这是不久前接到的情报。所以,武艺高强的提督大人非亲自过去爪哇不可!

苏丹 杭都亚,看来你得亲自去一趟。

都亚 陛下,核实情报之后,再行动...

苏丹 不,明天就起程吧。

宰相 提督大人,你还在犹疑什么?这是你为陛下建功的又一次机会呀。(阴沉沉地笑起来。)

都亚 (嘲讽)谢谢你给我立功的机会,等我回来再好好报答你!(自言自语)就怕鳄鱼驮鼠鹿过河,没安好心。(突然对外喊话)站住!既然来了,就进来!(稍顿)需要我请你进屋吗?

[进屋的人竟然是舞蹈教师。见到苏丹和杭都亚为之一怔。]

教师 陛下,小的不知道您在这里,恕罪恕罪(后退)。

都亚 你别再躲了,我找你好多天了。你就是藏在蚯蚓的洞里,我都能把你挖出来。

教师 不敢。

都亚 你给我听着,问你的话,你照实回答。如果有半句假话,我就要你的命。

教师 是。

都亚 王妃娘娘什么时候丢失的腰带?

教师 陛下来看舞的那天。

都亚 娘娘找不到腰带,你怎么当时就有备用的?

教师 这是做老师的责任。

都亚 既然是备用的,为什么会比原来的腰带长出许多?

教师 不知道,应该是标准长度。

都亚 你给王妃的那条腰带是怎么来的?

教师 是美娘取来的。

都亚 那美娘从哪里取来的?

教师 不知道。

都亚 美娘说腰带是你那天带来给她收的。

教师 她胡说。本来就放在宫中的。

都亚 那备用的腰带是谁安排缝制的?

教师 不知道。

都亚 备用的腰带是你吩咐裁缝做的是不是?尺寸是你定的是不是?马平的舞蹈动作是你设计的是不是?

[教师不回答,几次用求援的眼神看宰相。]

宰相 (突然大声骂人)笨蛋!你看我干什么?你分明说过,想借中国的红绸舞融入马来舞。而红绸舞用的腰带怎么会,不早不晚,偏偏在苏丹看舞时,就绊倒王妃娘娘呢?(对杭都亚瞪眼)只有疯子,疯子才会想到你设计出这么

幼稚的陷阱。陛下，那天的事完全是意外！意外！

苏丹（点点头）有道理。

都亚（对教师）那我再问你一遍，定制那条红绸是你的主意吗？

教师这。

宰相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为什么不敢坦白？

教师（被动）是的！

都亚设计热辣的舞蹈动作也是你的主意，是不是？

教师也是，也不是！

宰相（大声怒斥）别问了，你越问他越糊涂。Nyah-lah! 滚！（突然一刀刺死教师，杭都亚来不及阻挡）

都亚宰相，你为什么不给我留个活口？

宰相这样的奴才，敢做不敢当，留着何用？

苏丹舞蹈教师失踪了几天，却在你家里出现，为什么？

宰相呃，陛下，他就是我给王妃娘娘物色的老师。他今天来找我，大概是闯了祸后想请辞吧。

苏丹王妃摔倒既是意外，那他闯了什么祸！？

宰相（自觉失言）这。

苏丹哼。（闷闷不乐地离去，杭都亚随后。）

都亚（回头对宰相）谢谢你替我了结了这起案子！（下）

第四场 都亚向美人诉真情 丽宝为英雄解相思 （内容从略，详见原著。）

第五场 美娘毒计害汉丽宝 马平妈祖庙遭纵火

[几天后。中国山行宫。苏丹上。]

苏丹（满怀高兴地）我的爪哇美人回娘家去了几天，一想起我可爱的丽宝，就什么寂寞和烦恼都飘进马六甲海了。

美娘（鬼鬼祟祟上）陛下，王妃娘娘不在宫内。

苏丹她去哪里？

美娘她带着两个宫女出去了。

苏丹我问你，她去了哪里？

美娘郑大人的仓库。

苏丹（生气）那是她去的地方吗？

美娘不知道。

苏丹哼。她什么时候回来？

美娘不知道。

苏丹滚！

[美娘离去。]

苏丹慢！回来。

美娘是。

苏丹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美娘在地上捡到的一些废物。

苏丹给我。

[美娘递废纸给苏丹。]

苏丹这是废物吗？

美娘是中文信件。

苏丹还有葵叶？卷起来的？（从狐疑转为愤怒）这是废物吗？！这是男女传情的信物！（突然紧抓美娘的手腕。美娘害怕极了。）这信谁写的？

美娘（假装认真看信）我…我…识字不多。我只认得这个字。

苏丹是什么？

美娘是“马”…

苏丹马？马平是不是？

美娘（点头）哦，哦…

苏丹他写什么？

美娘我、我看不懂。我只认得四色牌里的那几个字。

苏丹这东西在哪里发现的？

美娘打扫娘娘房间时捡到的。

苏丹（收下葵叶卷）把信放回去！

美娘是。（下去。）

[外面传来丽宝的话：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几个宫女回话：谢谢娘娘。]

丽宝（上）陛下，你有几天不来了？

苏丹（语气生硬）给你多点自由不好吗？（看到美娘上）给我滚出去！。[美娘下]

丽宝哥，你怎么啦？是不是美娘惹你生气？瞧你气成这个样子。爪哇美人刚离开几天罢了，你就害了相思病了。

苏丹（讽刺）害了相思病的人是你。

丽宝（笑一笑）我怎么啦？我想念的人可多呢。远在紫禁城的亲人，还算少吗？

苏丹（含沙射影）那你就不想在马六甲的人了？

丽宝（平静得像温柔的海水，轻轻地拍打沙滩，深情地倾诉。）想呀，我更想的是阿哥你。我怎么不想你？当父皇要我远嫁马六甲的时候，我想像的新郎，是一个骁勇善战，英俊潇洒的英雄。（吟诵班顿）“夜来啾啾声音响，来自乡长屋顶头。真主尚未创万物，咱俩早已订白头。”

苏丹（脸上冰霜开始消融）这个新郎让你失望了吗？

丽宝不，这个人比我想像的还勇敢。他曾经背着我去上金山，追看灵巧的小鼠鹿；他曾经甘冒生命的危险，将我从鳄鱼潭边救出来；他为了解除我的思家病，他还在马六甲河边建了一处江南小镇。首先我敬佩他是马六甲人民的明君；后来我爱上了他是我汉丽宝的夫君。

苏丹他把你当金山上的女神供奉着。

丽宝是的，他爱我、护我、疼我，他把我当金丝鸟养在鸟笼里，他把我当七彩鱼养在鱼缸里，他把我当大红花种在后院里，他怕蝴蝶和蜜蜂来采蜜……。

苏丹（搂着丽宝的腰肢）瞧你这张小嘴，像蜜糖一样甜蜜。

丽宝 哥呀，你今天有点反常，你为什么对美娘大喊大叫？你的脸为什么阴沉得像十二月的天？

苏丹 (朗诵班顿) “马六甲城如崩塌，爪哇木板我建起。要是你说真心话，给你性命也心甘。”

丽宝 哥呀，你心坎里的话好像沉在海底的银针，你到底要问我什么？

苏丹 [给丽宝看葵叶卷] 你看，这是什么？

丽宝 [很平静地] 葵叶。

苏丹 为什么藏在你房间？为什么卷起来？

丽宝 这个是要丢掉的叶子，那些好的都拿去给马平，我要他寄到中国去研制药材。成功的话，将可以造福马六甲老百姓。

苏丹 那你是刚从马平那儿回来的。

丽宝 我去妈祖庙见马平，听说那里有老虎精出没。

苏丹 丽宝呀丽宝，我禁止你单独见马平，朕的话你当耳边风了？

丽宝 (平静地) 陛下，你真健忘。你只禁止马平进王宫，并没禁止我去见他呀。

苏丹 (冷冰冰地) 汉丽宝，你看着我。(托着丽宝的下巴) 瞧你这一对美丽的眼睛呀，跟我狡辩时，还那么柔情似水；偷会情人时，还那么纯洁清澈。你说，我应该怎么惩罚你？

丽宝 (跪下，仍旧平静) 陛下，我并没有做错事，你不能捕风捉影，我相信你的智慧可以明辨是非。

苏丹 (近乎粗暴地拉起丽宝。) 起来！你和马平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丽宝 [柔声申辩] 我们是清清白白的。跳舞的风波，完全是有人陷害，你都知道了。我今天去找马平，主要是向他请教怎么劝说宫女改信回教。

苏丹 (语气转柔) 那这个事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丽宝 哥呀，推广回教本来是长期的工作，今天要做，明天要做，随时都要做的事。马平是汉族，他改信回教的经验和体会，对宫女们肯定有影响力。

苏丹 你不就是一个好例子，何必借机会去找马平。

丽宝 哥呀，你是回教徒，我改信回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宫女们不一定会嫁回教徒呀。再说，你还没宣布裁减宫女新政策之前，我只能暗中为你铺路。我相信，你会把宫女嫁人的事，做得比中国皇帝更漂亮、更有爱心。

苏丹 (得意洋洋) 那当然，中国做不好的，马六甲能做好！

丽宝 我觉得，如果我们善用郑大人的水手、工匠，和宫女等人的智慧，让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一定会使马六甲更加美丽。

苏丹 (搂着丽宝) 我的丽宝，你是我的小凤凰。全马六甲城，能了解我心意的人只有你。

丽宝 哥，我多希望，你不是苏丹，你是我的哥，属于我一个人的哥。

苏丹 我也希望你不是什么大明公主。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孤岛，自由自在，没有管家，没有宰

相。什么礼仪？什么律法？见鬼去吧！

丽宝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你是一个渔夫，我是你的妻子，我们生活在小船里。风里来雨里去，无忧无虑。在晴空里，小船儿在蓝色的海洋上漂呀、漂呀……

[美娘突然上，扰乱了丽宝的美梦。]

美娘 陛下，事情不好了！

苏丹 说！

美娘 马祖庙起火了。

丽宝 有人受伤吗？

美娘 听说马平杀了一个假扮老虎的男人而受了伤！

丽宝 美娘，跟我一块去。

苏丹 丽宝，不准去。

丽宝 (激动地) 马平受了伤，我一定要去看他！

苏丹 我派人去看个究竟，你在王宫里等消息。

丽宝 (十分焦虑) 不，我担心马平的安危。

苏丹 那不是你可以去的地方。

丽宝 (几乎失控) 美娘，备车！

苏丹 美娘，看好王妃。一步也不准迈出大门！

丽宝 陛下。

苏丹 (大喊) 这是命令！(急步下)

丽宝 (哀求地) 陛下。

第六场 宰相献议杀汉丽宝 苏丹中计濒临崩溃

[宰相官邸。蒂玛正给苏丹殷勤挥扇子、送秋波。]

蒂玛 我已经派人去找我爸爸了。(蒂玛一边摇扇子，一边唱班顿：“燕子高飞在山上，硬木来自河对岸。一往情深爱上你，施毒解毒全在你。”)

[宰相上。]

宰相 陛下，对不起。我来晚了。蒂玛，下去吧。

[蒂玛匆匆下去。]

苏丹 (拍桌子) 他们越来越大胆了！

宰相 (故作紧张) 又发生什么事了？

苏丹 我发现马平写信给丽宝，信里还夹着一卷葵叶！作为一个丈夫，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吗？

宰相 (尽露伪君子本色) 唉，没料到马平离宫后更加狂妄了。唉，一个是火，一个是火绒。王妃娘娘也太不检点了吧？坦白说，左看右看，我都不觉得娘娘是个淫荡的女人。你千万不要冤枉娘娘。

苏丹 物证已经有了，你还担心我判断错误。

宰相 捉奸要捉双，你做到了吗？

苏丹 我在我的国土，除掉奸夫淫妇还需要什么证据吗？

宰相 不过，马平不是你的臣子，有点麻烦，对付马平的事先放一放吧。陛下有没有想过，马平是不是真太监。我们都知道他医学很高明，武功又了得。像这样一个人，为何愿意降低身份，入宫服侍娘娘一人，也许他们的暧昧关系打从中国就开始了。

苏丹 (心痛) 别说了！汉丽宝一开始就对我不对，

我还把她当圣洁的金山女神供奉着！

宰相 有的女人表面上装得很纯情，其实不是这样！也许他们在中国早就偷偷摸摸，来到马六甲就更不把苏丹放在眼里了。陛下，榕树上的青藤，要强力掰开 是不容易的！

苏丹 我恨，我恨他们……

宰相 仅仅一片葵叶就能治他们于死罪吗？

苏丹 不仅仅是葵叶。那天，火烧妈祖庙。汉丽宝违抗我的命令去看马平，这样的罪还不够吗？

宰相 美娘还说，那天王妃去看马平时，亲手为他疗伤，口口声声叫“哥哥”呢。（摇头叹息）

苏丹 （大声咆哮）我要发疯了！汉丽宝呀汉丽宝，你以前是偷偷摸摸会情人，现在是公然在美娘面前叫哥哥了！宰相，最有理智的人也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吗？

宰相 陛下，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这种侮辱哪能忍受，换成一个平民百姓，做丈夫的，早就把妻子拖到街上，让众人用石头打死。

苏丹 我，我恨不得杀死他们！

宰相 （故作惊讶）啊！陛下，你现在对我下令吗？请注意影响，你是一国之尊，可忍就忍吧。

苏丹 不，不！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一定要亲手把他们杀了！

宰相 这个事不能鲁莽，非杀不可的时候，自有人为你效劳。何况陛下一向心肠好，对一个美丽的弱女子，你有勇气把剑捅进她的胸口吗？

苏丹 没错。一看到她那对美丽纯洁的眼睛；那两片可爱的嘴唇，我的心就软了，我的手会颤抖的。我的良知就会反抗……

宰相 （厉声责骂）可是美丽可爱的外衣常常裹着淫荡肮脏的躯体！假使那张葵叶不能说明什么，那火烧妈祖庙呢？恐怕是他马平特意制造会见娘娘的机会！

苏丹 听说马平受重伤，到底是不是真的？

宰相 陛下，马平是不是受伤不重要！最新的情报是，娘娘是中国派来的细作！

苏丹 细作？

宰相 他们是明朝派来我国的好细！

苏丹 （大吃一惊）啊？是内奸吗？

宰相 汉丽宝根本不是公主！说不好，不过是明朝后宫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宫女！

苏丹 汉丽宝呀，汉丽宝！你足足蒙骗了我三年！我还想立你为后呢！

宰相 陛下，她不配！我们马来苏丹皇族不能有中国血统的女人。

苏丹 她要星星，我可以给她月亮。她要一座宫殿，我给她一座山。我给她真心真情，她给我的是虚情假义。

宰相 那你还想让她顶着王妃娘娘的荣誉，继续骗取老百姓的赞颂吗？

苏丹 不！

宰相 你还让她依旧出入行宫享尽荣华富贵吗？

苏丹 不！

宰相 你还能忍受她背着你对马平叫情哥哥吗？

苏丹 （怒吼，神经质地）不！杀了她！杀了她！（几乎要崩溃）杀了她？可以吗？

宰相 我没逼你。你自己瞧着办。

苏丹 郑和来了我怎么说？百姓问起我怎么说？

宰相 借刀杀人嘛！（音效：朗诵可兰经或相关音乐起。）

苏丹 不是我！当然不是我！我多么希望这些都是假的，都没发生过！

宰相 陛下，你放心，有人会做得很干净，万无一失的。

苏丹 真的万无一失？

宰相 哈哈，你忘了当年我怎么降伏杭都亚？我劝你定他死罪，后来又释放他，让他杀死他的好朋友。你看他现在不是服服帖帖的。可他一点都不知道那是我设的圈套。陛下，你下令吧！你点头吧！

苏丹 （跪地仰望）唉，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平第七场 法蒂玛色诱苏丹王

海盗掳苏丹遇马平

[半夜。苏丹醉步上，后紧跟着法蒂玛。]

蒂玛 陛下，多喝几杯！

苏丹 喝得不少了，不能再喝了。香香、甜甜、凉凉的，喝了之后，有点迷糊。你给我喝了什么？

蒂玛 椰子水呀。

苏丹 喝椰子水也会迷糊吗？

蒂玛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也热起来了。陛下摸摸看。[牵引苏丹的手摸自己的脸]

苏丹 是呀，热热的，红红的，好看极了。（嗅一嗅蒂玛的脸）你呀，就像马六甲的椰糖，还没咬一口，香气已经逼人了。这、这椰子水是你做的吗？

蒂玛 是宰相为我们准备的。它有个名字，叫忘忧水！

苏丹 胡说八道！什么忘忧水？哈哈！忘忧水！真的能忘掉忧愁吗？

蒂玛 只要你肯放下，就没有烦恼。亲爱的陛下，陛下再喝一杯吧，把她忘了。

苏丹 把她忘了？她是谁？

蒂玛 汉丽宝呀。她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她，我也一样可以伺候陛下呀。

苏丹 你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汉丽宝？你知道了什么？

蒂玛 知道！我知道她借葵叶卷跟马平传情说爱，是不是？

苏丹 啊？我的耻辱你也知道？（发怒）该死！

蒂玛 陛下，恕罪。

苏丹 谁告诉你？

蒂玛 宰相。

苏丹 宰相都告诉你了？

蒂玛 是的。他怕你伤心，要我让陛下喝忘忧水，并且，希望我们过一个甜蜜的夜晚。

苏丹 哈哈，凭你的几杯忘忧水，就能叫我忘掉对她的爱？能吗？能忘掉她吗？你看，她那一双美丽的眼睛！（幻想）啊，我看见她在流泪，我听见她在叫我！她在叫我！

[切入：汉丽宝从后台喊，“陛下，陛下！救救我！”由台左上，踉踉跄跄。二蒙面人持刀追上。丽宝跑至台中。从台右上来二蒙面人持刀挡住她的去路。四人围住丽宝，包围圈渐缩小。汉丽宝喊，“陛下！”]

苏丹 丽宝，你别怕，我来了。[扑向汉丽宝。蒙面人一脚踢倒苏丹，灯暗。灯复亮。蒙面人和汉丽宝都不见，只见苏丹伏地。]

[蒂玛扶起苏丹。]

苏丹 不行，我要去救她。有人要杀她！

蒂玛 陛下醉了，我扶陛下上床休息吧。

苏丹 别理我，别理我。我要去找丽宝。

蒂玛 宰相说，陛下不能出去。

苏丹 [自言自语]我还没给她机会表白，也没给她机会忏悔，怎么可以宣判她死刑？我要原谅她，我要宽恕她！（蒂玛扶着步履不稳的苏丹）她娇柔无力的身体，需要我的保护（蒂玛顺势靠着苏丹的胸口，苏丹用手安抚她。）你就靠着我的肩膀哭吧，我可怜的小凤凰。你？你是谁？你不是丽宝！滚！（推开法蒂玛）

苏丹 丽宝！丽宝！

蒂玛 宰相说，陛下不能出去，陛下下去了就坏了计划！

苏丹 宰相？宰相？真刺耳！他到底是你的什么人？

蒂玛 他…他是我干爹！

苏丹 白天你说是宰相是你爸爸，现在变成干爹？

蒂玛 我…

苏丹 呃，[感觉一下口腔的气味]你给我喝的是什么？

蒂玛 椰子水！

苏丹 是水还是酒？

蒂玛 我不知道。

苏丹 不对，一定是椰花酒？！穆斯林能喝酒吗？

（扣住蒂玛的手腕）谁指使你干这事？

蒂玛 我？我不知道。

苏丹 你不说，我马上把你宰了。

蒂玛 不！不是我的主意。

苏丹 谁？

蒂玛 这全是宰相的命令！

苏丹 不好，我上当了。（对蒂玛）滚开！

[苏丹踉踉跄跄地下台，灯转暗。]

[切入：舞台幻灯出现的远景是郑和建立在马六甲河畔的仓库（官厂）。时是半夜。马平与几个武士，手持木棍在官厂外巡逻，忽见台左有4蒙面人上。二人扛包裹，一人前面引路，一人殿后。马平用手示意“跟踪”，马平等入穷追不舍。

马平说：“分左右，冲向前，抢包裹！”

。说时迟那时快，二蒙面人丢下包裹。四人转身逃，其中一个回头举刀要刺包裹。马平一个箭步，一棍制伏了凶手。其他蒙面人逃之夭夭。有人打开包裹说：“有一个活人！”。马平说：“抬入仓库！”灯暗转。

第八场 苏丹梦汉丽宝被掳

马平助苏丹寻爱妃

[郑和的仓库内部。紧接前场，二武士扛着昏迷的苏丹上，安顿他在椅子上休息。二武士下。]

[切入：苏丹梦见二蒙面人拉扯丽宝上，把她双手拴在船桅上。二蒙面人下。苏丹从椅子上跳起，急忙冲向前。梦里的丽宝举止可以不符合其真实身份，或安慰或挖苦苏丹，情绪变化幅度极大。而苏丹也可以在梦里吐真言。或者说，梦里的汉丽宝是苏丹的另一自我。]

苏丹 丽宝，丽宝。我来了！你受苦了！

丽宝 哥，快来救我！

苏丹 （解开丽宝身上的绳子）你受苦了！（丽宝靠着苏丹的肩膀哭泣）别哭别哭。我记得昨夜，本想去看你，一离开皇宫时，就遭人从后面袭击。就这样昏迷到现在。丽宝，他们没伤害你吧？

丽宝 没有。也是昨晚的事。我上床不久就让人劫持到这里，这些强盗都蒙着面。我口里被塞了一块布，无法叫你来救我。后来就昏睡过去。哥呀，看你这个狼狈的样子，你是来救我的吗？你还是苏丹吗？你的卫兵 哪里去了？你当年的英勇哪里去了？你说话呀！

苏丹 （垂头丧气）我们中了奸计。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活着回去吗？

丽宝 能，一定能回去，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

苏丹 都是我一时糊涂。今天的事，你会一辈子怨我恨我吗？

丽宝 （温柔）哥，不要说这些。现在是你拿出勇气和智慧的时候！

苏丹 这样说，你是不会原谅我的？

丽宝 （突然厉声）你让宰相的人来杀我是不是？

苏丹 没有啊，我没点头。

丽宝 没有，但是你想过，你想过要亲手杀我？！

苏丹 （心虚、声弱）那是我一时糊涂，因为太爱你，才中了坏人的阴谋。丽宝，相信我，你是我愿意为你死的女人！我哪里舍得杀死你。那年我们游览金山时，你掉进鳄鱼潭里，我从鳄鱼口边将你救上岸！结果我遍体受伤，你不是抚摸我的伤口哭了好几天吗？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心都融化在一起了。

丽宝 记得你第一次带我上镇国山的那一天，你指着马六甲海峡给我朗诵班顿。你怎么说来着？

苏丹 我说“马六甲海不枯干，山盟海誓绝不毁。”

丽宝 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永乐

皇帝帮马六甲建成为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中国没把你当岛夷小国，愿意把堂堂的大明公主嫁给你，原想两国从此可以永结亲家。没想到，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任由坏人摧残你的妻子！你这样的昏君，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

[二蒙面人上，将丽宝和苏丹强拉开。

苏丹 放开王妃！

丽宝 你别管我！

苏丹 放开她，放开她。

丽宝 你走吧，他们要的是我不是你，你回去做你的苏丹王吧！

[照丽宝的那支灯先熄灭。丽宝与蒙面人下。

苏丹 丽宝，你等我，你等我来救你。宰相，你这条老狗，你在哪里？你，欺君犯上，你罪大恶极！

[苏丹伏在地上大喊“来人呀！救王妃！”，睡去。

[仓库二武士上，将苏丹扶上椅子上。马平上，用水喷苏丹脸部。

苏丹 来人！快救王妃！（看到马平和武士们一惊，从椅子上纵身站了起来。）啊？这里是什么地方？

马平 郑和大人的仓库！

苏丹 什么？原来半路上暗算我的人是你，你们这些虚伪的中国人！

马平 陛下，暗算你的是另一批人。

苏丹 啊！（摸摸后脑勺）

马平 你头受伤了。（对左右）快拿金疮药！

苏丹 别假好心。（起身，向前踏两步。身体摇摆。）我要去救丽宝！

马平 （赶快搀扶他坐下）坐下！你坐下！

苏丹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让我走，是劫持吗？是勒索吗？我要处死你们？

马平 陛下，你神智不清，体力未恢复，你这样走出去是十分危险的。

苏丹 你神智清醒？那为什么不去救汉丽宝？快去呀！

马平 我们已经派人去救王妃了。但是，人还没回来。

苏丹 你们都是饭桶！滚开！我的卫兵呢？

马平 你的卫兵都不认你了。现在只有这里可以保护你。

[一武士甲急步上。

武甲 报告！

马平 说。

武甲 兄弟们都回来了。道路都封锁了！兄弟们到不了王妃娘娘的行宫。

马平 马六甲河呢？

武甲 水路也不通。

马平 陛下，你都听见了。

苏丹 你们别表演了！

马平 （高声下令）带劫持苏丹的匪徒！

[后台应声，武士甲下去，复带匪徒上。匪徒跪地。]

马平 陛下，经过审问，他竟然是守护王宫的卫兵！

苏丹 抬头。

匪徒 陛下，饶命呀！

苏丹 啊！你是看守王宫大门的哈山！怎么落在中国人手里？

马平 坦白交待。为何要劫持苏丹？

匪徒 领队的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苏丹 你们要扛我去哪里？

匪徒 阻止你去中国山行宫。当我们要把你困在马六甲河的船上时，中国人发现了我们。

苏丹 谁下的命令？

匪徒 不知道。

苏丹 （一脚踢翻匪徒）Bodoh！（再踩一脚）笨蛋！nyah-lah！滚！

马平 （拉开苏丹）留活口。（对武士）带走，看好！

苏丹 马平，要是汉丽宝有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你？

马平 陛下，你早就知道谁会伤害王妃娘娘，但是你什么也没做。你整天生活在怨恨、嫉妒、猜疑的世界里。你让魔鬼统治你的国家，你让魔鬼吃掉你的良心。汉丽宝的失踪完全是你一人造成的！

苏丹 滚，滚开！（冲向门口）

马平 你要去哪里？

苏丹 你别管，这里是我的国家，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马平 我不能让你到街上送死，我必须为王妃保护你的生命！

苏丹 王妃不在，我也不想活了。别把我困在这里！

马平 陛下，你听着。也许你的臣子已经占领了王宫！

苏丹 那，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快，找几个武士帮我杀回去！

马平 你们禁止中国武士带武器上街。

苏丹 （厌恶地）啊！都是宰相出的主意！我下令：中国武士可以带武器上街！

马平 兄弟们听着，今天是为苏丹杀敌立功的时候了！准备出发！

众武 得令！

[众人下。

第九场 风云变色波涛汹涌

汉丽宝智斗海盗头

（内容从略，详见原著）

第十场 宰相阴谋带兵逼宫

杭都亚及时平叛乱

[王宫正殿寂静无人，殿前台阶一片凌乱，殿侧长长的幔帐随风摇曳，灯光暗淡，气氛萧瑟。]

[马平领了几个武士上。以潜入者的姿态四处张望，步步为营。]

马平 苏丹的卫兵何在？有人吗？

[舞台两侧突然传来喝令声：放下武器，束手投降！]

[马平止步，几个中国武士背向马平，面向四周，个个精神抖擞，准备痛击敌人。]

[两侧卫士上，一场恶斗即将开始。宰相上，身着武装。]

宰相 马平，我等你好久了。马上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马平 我们是奉苏丹的命令，活捉叛国贼来的！

宰相 (一笑掩盖外强中干的底子) 哈哈，不出我所料，你必将挟持苏丹，占领王宫。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手持武器，私闯王宫，已经犯了死罪！我今天杀了你，郑和大人也没办法救你。你的死，正可明告中国人别假借皇家势力，干扰我海关的日常公务。从此，我可以扫清中国人在马六甲的影响力。

马平 你勾结海盗，把关海峡，滥征关税，剥削各国商船。你假公济私，手段野蛮，各国商人敢怒不敢言。我今天就要为他们生擒你这只大鲨鱼！你昨夜撤走皇家军队，引狼入室，绑架苏丹。黎明前，你又率领私家豢养的打手，私闯王宫正殿，难道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苏丹已经下令，乱臣贼子，人人可诛！

宰相 兄弟们，苏丹已经落入中国人手里。我们是来保护苏丹的。左右听着，乱刀杀死马平！动手！

[左右应声遵命。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后台众喊：苏丹驾到！]

[苏丹步上正殿，众人两旁行礼，一边是马平与武士，一边是宰相与卫士。]

苏丹 (对宰相的人) 跟宰相进来的卫士听着！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然后走出殿外，等候发落！

[众卫兵迟疑。]

宰相 且慢！陛下，你敌我不分，我们是来保护苏丹的，怎么要自己人放下武器？

苏丹 你先告诉我，汉丽宝王妃在哪里？

宰相 不是在中国山行宫吗？

苏丹 我来之前，已经去过行宫，宫女们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宰相 你问过陈美娘吗？

苏丹 陈美娘已经被杀害，你还装得这样无辜！

宰相 陛下，这一切你是知道的！

苏丹 你，放什么狗屁！

宰相 陛下，不要激动。我们谈的是你的家丑，请外人退下！

苏丹 你还要耍什么阴谋？

宰相 陛下，你在中国人的要挟下，怎能心平气和跟我谈王朝的安危问题呢？马平，我宫外布置的人马比你仓库的武士多，你要撤出王宫还是要流血？

马平 陛下，为了避免与叛军发生流血和杀戮。我同意双方都退出宫外，方便陛下清理家事。

苏丹 好，其他人撤退，马平留下。

宰相 我反对，马平是外人！

马平 哼，你眼里是苏丹，心里却把自己当帝王了！gila！你疯了！

苏丹 马平，无所谓，我一个人可以应付，何况我手里有刀。你们只要封锁出入口我就放心。

马平 遵命。

苏丹 好，双方撤退！

[双方人马应声退出。舞台上只剩苏丹和宰相。]

苏丹 狗东西，快把汉丽宝交出来！

宰相 (一改早先紧张的语气) 陛下，饭已经煮成粥，太迟了。

苏丹 她在哪里？

宰相 在海盗手里。

苏丹 你好狠心，为了销毁证据，连你的亲信陈美娘都被你杀害是不是？

宰相 我不是跟你说过，一切都做得干干净净。

苏丹 (也用较平和的语调) 要是你能从海盗手里救回汉丽宝，昨晚的事，我就不再追究。

宰相 你反反复复，改变念头就像马六甲的天气，阴晴不定。

苏丹 Bohong！骗子！我什么时候点过头？

宰相 凡事都要等你点头，马六甲哪有今天的强盛？

苏丹 你给我听着，马上派人去把王妃救回来！

宰相 陛下，恕小臣不能从命。奸夫淫妇是陛下的心头恨，先杀淫妇、后除奸夫，不正是陛下的愿望，真主的旨意吗？

苏丹 你狗东西！可兰经说过奸夫淫妇要这样处死吗？最严重的也不过施以鞭刑一百下。你现在借我的手杀死汉丽宝，你还是个穆斯林吗？

宰相 陛下，丢了一个汉丽宝，你又何必如此大发雷霆，天下美女有的是，我的干女儿法蒂玛不美吗？你当年不要，现在她正可以补上这个空缺。

苏丹 这个王国到底是谁说了算？你的眼看着苏丹，快给我跪下！

宰相 哟，你以为你是谁？刚学啼叫的公鸡！马六甲的繁荣是我爷爷三代人打造的。如果你肯乖乖听我的话，我可以让你做一辈子苏丹。

苏丹 你？你以为你能把我当皮影戏耍弄吗？

宰相 (向前进逼苏丹) 我告诉你，王宫的卫兵都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一声令下，整个马六甲城就反了。天亮时，我将公告臣民陛下沉迷女色，误中马平的圈套而遭软禁。幸得宰相及时解救。陛下无心朝政，下令我代管马六甲，哈哈……

[突然,舞台两侧响起厮杀声与格斗声。
[宰相闻声拔刀冲向苏丹,苏丹也挥刀迎战。
苏丹 (苏丹几乎招架不住)马平!马平!
[门外的马平闻声跑进殿内,袭击宰相背后。
马平 看刀!
[宰相不得不转身招架,但两刀相击,宰相刀落地,苏丹飞腿一踢,从后面踢倒宰相。宰相半跪地上,苏丹用手指着他的后脑勺。
[格斗声静下来。都亚上。
都亚 陛下,马平,王宫外的局势已经受到控制。
[两卫兵押独眼海盗上。独眼海盗双手被反绑。
马平 都亚,他是谁?
都亚 这个家伙就是当年想骑劫汉丽宝娘娘的海盗首领,我刺伤了他一只眼。
马平 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都亚 谁料到,他还没改邪归正,仍旧横行海上。昨天晚上他在马六甲海上仓皇而逃。合该他倒霉,竟然被我截住。我上船检查时,发现一条女人的手帕。就是这条,上面绣着一只凤凰。我猜是王妃娘娘的!
苏丹 (走向都亚)那一定是汉丽宝的,给我。
[宰相突然发难,抢了苏丹的刀,冲向独眼海盗,但被两卫兵先下手制服。
宰相 (对独眼)狗奴才,你去死吧。
独眼 哈哈,你一刀把我砍死,我倒要感谢你。我最怕丢了双眼还活着!幸好杭都亚大人答应不挖掉我的另一只眼。我对他的回报是,把你的老底完全翻出来了。瞧你平日威风凛凛,现在却是在篓子里直打哆嗦的小虾,哈哈!。
宰相 呸!毁在你手里,我死不瞑目!
独眼 哈哈,人生如潮水,有涨有退。今天有宰相爷陪我死,值得!哈哈。
都亚 外面卫兵听着,不许任何人出入!(外面:遵命!)马平,(抛掷绳子给马平)将宰相反绑。
苏丹 卫士们,你们一人看一个,防止他们逃脱或自杀!(二卫士齐声:遵命。)
都亚 陛下,这些年来,(手指独眼)他拿宰相的钱替他干尽坏事。当年骑劫王妃的宝船失败,昨晚又成功掳走王妃等行动,全是宰相一手策划。
苏丹 新仇旧恨,必须今天算账!杭都亚,我命令你夺回宰相的兵权,充公他所有的财富。
都亚 遵命!
苏丹 (对宰相)狗东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宰相 我奉你的命令杀害王妃何罪之有?
苏丹 不是你一连串的阴谋与误导之下,我怎么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今天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宰相 哈哈,你要是杀了我,我的人马上会造反!(对独眼)狗强盗,我原想让你的人阻止苏丹去救汉丽宝。谁要你掳走苏丹?

独眼 哈哈,鳄鱼会在水里推开暗礁吗?你给我那一点点杀人钱,我干吗还要给你那么多方便?
宰相 呸!给你小舢板,你还要大龙骨!
独眼 算你倒霉,王宫的卫兵为什么没把苏丹困在王宫里?我事前就吩咐我的人一见到见苏丹走出王宫,就趁机把他掳走。苏丹一旦落入我手里,我就可以向宰相勒索另一笔赎金。得手之后,带着美丽的汉丽宝,远走高飞,不再为你卖命。……
马平 Diam!闭嘴!(对独眼)你把王妃劫到哪里去了?
独眼 这个……可惜她性格刚烈、跳海自杀了。
众人 啊!
苏丹 你!去死吧!(挥刀要刺独眼)
都亚 (阻止苏丹杀独眼)这样杀死他,太便宜了他。
马平 王妃在哪里跳海?如果你不说,我就挖掉你的眼睛!
独眼 好,好,我说我说。
苏丹 (大声喊)在哪里?
独眼 孕妇岛附近。可现在怕已经漂向大海了。
马平 (沉痛)陛下,杭都亚,找不到王妃的尸体,我不会回来马六甲!再见!(走向大门,下台前转身)陛下,留下他们的狗命活祭王妃在天之灵!
苏丹与都亚马平!马平!
[低沉哀伤的音乐起,灯灭。]

第十一场 镇国山上夫妻重逢 纪念碑前生离死别

[苏丹与杭都亚在镇国纪念碑旁,远眺马六甲海,海面上偶而传来几声海鸥的啼叫声。]
都亚 陛下,如今真相已大白,宰相、海盗头还在监牢里。可以宽恕的人如法蒂玛等人都是从轻发落。陛下何不马上处死宰相?
苏丹 这个…宰相那狗奴才的余党全扫除掉了吗?
都亚 我相信还有几个死硬分子潜伏在城里。
苏丹 唉,那天马平和他的武士帮我杀回苏丹王宫,还来不及道谢,他就匆匆离开王宫,临走时甩下那几句狠话,我知道他对我很不满,他可能永远不回来了。
都亚 陛下,太阳偏西了,我们走吧。
苏丹 不,我要在镇国山守夜。
都亚 那好,让我下山去吩咐兵士严加守备。(下)
[都亚离去。苏丹对着当年永乐皇帝封赐马六甲开国苏丹的纪念碑。
苏丹 永乐皇帝,我的确没有授意宰相设计杀害汉丽宝。我的心,真主知道的。(对着大海)丽宝,你带走了千古的怨恨,带走了我对我的误会。哎,敌人暗算我,朋友离开我。(苏丹缓缓转身朝石碑)朱爷爷,你孤独吗?(突然抽出腰间短剑。)

[附近传来汉丽宝的惊叫。]

丽宝 不要、不要！（突然从纪念碑后急步走出来，紧握苏丹持剑的手。）放下，放下！

苏丹 （激动地）丽宝！（收短剑，拥抱丽宝。）你还活着！我不是在做梦吗？丽宝你怎么会在这里？

丽宝 我跳下海后，海浪把我送到一艘渔船边，不久便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马来渔夫的屋里。

丽宝 两天前马平找到我。今天我要求他带我来这里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这里。

苏丹 汉丽宝，我保证以后不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感情！

丽宝 哥，（指远处）你看，谁来了？

苏丹 啊！（对远处，兴奋地）马平！丽宝原谅我了！（拉汉丽宝的手）

[马平上。]

马平 （突然止步，环顾四周，突然惊叫）有刺客！

[都亚也持刀上。]

都亚 抓刺客！抓刺客！

[后台呐喊声：抓刺客！抓刺客！]

[马平与都亚飞步向前，分别在苏丹与汉丽宝附近守护。]

[箭声嗖嗖两次呼啸而过，马平与都亚一时无法辨认来箭的方向。]

马平 小心暗箭！

[汉丽宝护着苏丹，苏丹也护着汉丽宝。汉丽宝突然厉声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苏丹抱着汉丽宝坐在建国纪念碑前的台阶上。]

苏丹 （对马平与都亚）丽宝中箭了！（对丽宝）丽宝、丽宝！

丽宝 陛下，快叫马平！（昏倒在苏丹怀里）

苏丹 马平，快来，丽宝晕过去了。

都亚 王妃！

苏丹 丽宝，丽宝！

[马平冲向丽宝身边，紧紧抱住她虎口。]

都亚 马平快救人呀！

苏丹 马平，你干吗？我求求你救救丽宝！啊！醒了，醒了！

丽宝 （轻轻呼唤）哥，谢谢！

苏丹 你叫谁？

丽宝 马平哥哥。

马平 别说话！

苏丹 （急疯了）马平，你的金疮药呢？你的医术呢？你不能这样掐着她手呀！她胸口的箭怎么办？

丽宝 陛下（断断续续地）来不及了，箭深。紧紧地抱住我。

马平 我怕箭头有毒，一定要冒险拔出来。

丽宝 哥，不要。没时间了，听我说话！

苏丹 （带哭地）丽宝，你不该为我挡箭。

丽宝 陛下，王朝不能一日无君。陛下和都亚，你们

十二场话剧

碧海丹心

——汉丽宝公主

黄坤浩

听好。（喘气）我要求你们善待我的亲哥哥！

苏丹 谁？

都亚 谁是你亲哥哥？

丽宝 马平，我的亲哥哥。（喘气）

苏丹 什么！？马平是你的亲哥哥！

都亚 马平，汉丽宝王妃是你的亲妹妹？

马平 （点点头，仍注视丽宝）妹妹。慢慢说。（握着丽宝的手）

丽宝 （对马平）哥，我很冷。牵紧我的手，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马六甲，不要离开苏丹和都亚。

马平 （点头）我答应你！妹妹…

丽宝 陛下、都亚，我…我…我们的缘分已尽。再…见…

都亚 （跪下）我的公主呀！我没保护你，我愧对郑和大人！

苏丹 （痛哭）丽宝！我的爱妻，是我害死你。我该死，我该死呀！

[灯转暗，凄美的二胡曲。]

第十二场 碧海丹心爱恨绵绵 中马友谊永世不变

（内容从略，详见原著）

[班顿的歌声起。]

架上一盘吉林果，小童偷果就逃走。

马六甲海不枯干，山盟海誓绝不毁。

[剧终]

❖金苗

大红花，你为什么忧郁

大红花 我的国花
你的色彩鲜明美丽
红得像燃烧的火焰
也像耀眼的太阳
更像英雄的热血

你有一颗赤子之心
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国土上
怀抱光辉的梦想和希望
这片芬芳的土地
是你生长和奉献的地方

大红花 我亲爱的
你为什么忧郁
微风中有你的叹息
细雨中有你的泪水
他们的极端和狂妄的行为
伤透了你的心

他们自称是爱国者
却干着灭国的勾当
我们坦荡荡和光明磊落
誓要让祖国的多元特征
擦亮世界的眼睛

大红花 你不要灰心 and 失望
云一定会开
黑暗一定有尽头
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
他们就要疯了

大红花 我的国花
大红花 我亲爱的
你勇敢坚强地怒放吧
热烈欢迎及时雨的降临
把你浇洒得越红越好
我们爱你爱得深沉啊……

(3.3.2015于八打灵再也)

本刊副主编金苗先生
贤内助

蔡瑞兴女士逝世
我们感到无限沉痛

燭火文学季刊同仁敬輓

钟夏田的美、酸、苦、辣

美诗5朵

1、妓女

做妓女，要说妓女的话
这是毛姆名言

她的思想
不是妓女
难道也要说妓女的话？

2、钓诗

风翻诗动
一任李白低吟浅唱

恍作无钓之钓
乍觉 浮标微漾
轻轻提拉
竟钓起一束 美诗

3、幻象

庄生是蝴蝶
蝴蝶是庄生

世事迷离 难辨真伪

幻象

是迷离的立体呈现

4、死亡 1

他是癌患
用不败信念 藐视病魔

造物者以死亡终结生命
他却以生命抗击死亡

5、死亡 2

百花齐放 鸾凤和鸣
七大美女等着你

死亡 人道是
美的极致

黑黑黑黑 黑黑黑

(6-12-2014 哥文宁城)



酸诗五朵

1、寂寞

像给黄蜂螫着
像给毒蛇咬到

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2、欢乐

大家在笑
他也在笑

他的心
有一团乱丝

3、孤独

敌营战鼓擂动
兵如潮涌

将军跃马挥刀
一声怒吼：冲啊……

回头一看
后边空空荡荡

4、历史

老街铲平了
老屋摧毁了

义山变工厂
古迹换了样

没有流血

(题解：人说历史是
用血写的，本篇反其
道而行。)

5、谣言

有时很美丽
有时很恐怖

它是一粒
孵不出小鸡的
臭蛋

(7-10-2014 哥文宁城)

苦诗 5 题

1、泪花

私心 无知
磨掉灵魂的命脉

恍惚间
怒目而视
一个个先贤鱼贯飘过
眼眶顿洒泪花雨

2、人生

嬷嬷银发生辉
孙子孙女总围着她闹

大孙才撒了尿
小孙又拉一裤尿
小小孙 吵着要吃奶

嬷嬷轻叹：没完没了

3、熟女

秋千荡罢微汗侵
殷勤痴男争奉迎

她悠然神往 微露笑意
林花谢了春残
太匆匆

4、碎石

从山上滚下 欢呼解放

山洪暴发
碎石与亿万伙伴
给冲到晕头昏脑

它有一个梦
要做回巨大岩石

5、死恋

梁山伯与祝英台
罗米欧与朱丽叶

真爱感天动地
他苦追多娇江山
从弱冠到耄老
眼青鼻肿 此志不移

(23-10-2014 哥文宁城)



辣诗 6 题

1、神

他坠落深谷
靠意志支撑
回到人间

世上没有神
神就是自己

2、鬼

害过人的
背后永远站着
一个看不见
却老感觉存在的人

3、恨

他是杀父仇人
嫁给他是为了报仇

男人睡得很熟
她恋恋不舍
他给的床上高潮

尖刀在半空停住

4、爱

她去跳海
他去跳楼

杀了我
就是爱

5、香

奇臭的原始麝
摇身竟成世人至爱

难怪罪恶之徒
都要争做慈善家

6、美

是毛毛虫
是丑小鸭

一瀑飞泻的山泉
也得先在泥土中酝酿

(16-10-2014
哥文宁城)



高青的诗

心经

我每天走过林荫小径，
按着脚步默念着心经。

我心定神宁地思索，
那总结了的佛说。

观自在菩萨，
观察，
宇宙人生真理，
贯澈施忍进戒定慧，
般若婆罗蜜多六道，
身心自在，
上求佛道，求证真理，
下化有情，利济人群。

修行进入深般若婆罗蜜多时，
登彼岸，圆满成就。
心悟照见，
五蕴都是性空缘起假合妙有，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超度了一切执着苦厄。

舍利子，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空相即，
相依相成。

色即是空，
是性空缘起假合妙有的事物现象。
空即是色，
是无常无我无愿的事物本性。

依缘起观空，
观空不坏缘起。

有相无相无差别。
至于究竟终无相。

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是假名。
亦是中道义；
未曾有一法。
不从因缘生，
是故一切法，
无不是空者。

受，想，行，识 也是如此！

是诸法，
都是性空缘起假合妙有的事物现象；
一切法，毕竟空，
即一切，超一切。
不生不灭，
不洁不垢，
不增不减。

是故，毕竟空中，
没有色界，
没有眼耳鼻色身意，
没有色声香味触法。
没有眼界，
也没有意识界，
没有无名，
也没有无名尽，
乃至没有老死，
也没有老死尽，
没有苦集灭道，
没有智，没有得，
以无所得之故，
菩提萨陀。

依般若婆罗蜜多，登彼岸，
心无挂碍，
以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进入究竟涅槃之境。

三世诸佛都是如此！

故依般若婆罗蜜多，登彼岸，
得阿耨多摩三昧三菩萨，正觉正果。

故知般若婆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解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念般若婆罗蜜多咒，
咒语如下：
揭谛揭谛，
婆罗揭谛，
婆罗僧揭谛，
菩提萨摩訶！

前进，前进，
向彼岸前进，
大家向彼岸前进，
完成觉有情正觉正果。

二〇〇六年八月廿九日

莲颂

众生因缘起，诸法毕竟空，
中道莲花开，吐艳污泥中。

空灵

从蒙古包出来，
晨空一片蓝净，
没有一丝风，只有蝉声，
树木静然入定。

门口竹树肃立起敬，
稀客脚步轻轻，
这里远离了烽烟，
天地一片空灵！

我的心在空灵里沐浴，
将人间的污染洗净！

夜访苍佑

健步上楼梯，
八八高龄，
思路还很清晰，
连相会日期都记清！

身经百战的贤者啊，
在赤道客栈谈心，
三言两语概括尽，
临别再三叮咛。

惊闻二年前，
他们才德两欠，
竟然背师弃友，
甘为权贵充奴犬！？

如今，他们自我作贱，
丑态已暴露世间，
人民厌恶伪君子真小人，
如何去面对大选？

忠贞者已离心，
留下一群奸佞，
人民看不到，
黑雾外的前景！

你走了，把正义带走，
他们需要你，
但不知如何开口？

大难已经临头，
明年，时间一到，
大风一吹，

不知有多少大树被吹倒！

想一想吧，

再建一个82年的热潮！

（附记：夜访苍佑，返贵都酒店，心绪苍茫。看群友或聚或叛，小人当道，争权夺利，利欲熏心，丑态百露，人心已失，大难已到，还掩耳盗铃，盲目瞎马，夜半临渊，骄横招摇，弹冠相庆，…本欲割席拂袖，学陶朱而去，但局势危难甚，苍佑已老，规劝再三，盼我以党国人民为重，重整鞍马，以应付万一。可以吗？我看局势已倾，个人难以撑天，迟迟不敢答应。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恐负苍佑厚望。故留此小诗，以待思量。）

二〇〇七年十月一日槟城贵都酒店

旗海

望着漫天的蓝绿旗海
发呆，
跟着急湍的人潮
走来，
半真半假的话
留在耳里，
烦杂的心里
好不自在！

纯洁的民主歌曲
好难唱呀！
更何堪是魔谷内的败类
弄假，
怎能期待
狗嘴长出象牙？

我们在人间中道
生活，
几时期待莲花在污泥中
盛开？

7-3-2008

竹林

竹林在散发着益生菌，
驱散残留的败类，
你在林下静思，
我在风中养精蓄锐，
你我都在现世中醒来，
从纯理想的迷醉！

惊看人变成鬼，
鬼迷的人令人生畏，
连帮他们的手都咬伤了，
忠心的人都一一受罪，

真理的路还难走呀，
比三藏西游更累！

你我学习黄竹的胸怀，
了空无名的挂碍，
以宁静的心，
去观看变幻的魔鬼！

7-3-2008



海啸

昨夜机场挥别，
带着疑虑回来，
二百多个拜访，
竟然没有一人拥戴，
今年比六九年还惨，
官方也把恶讯捎来！
送机的朋友在长叹，
心怕全盘输光的大灾！

今夜的电视前发愣，
海啸真的到来！
民心变了，
像洪浪排山倒海，
四十年江山，
一夜之间就把朱颜改！

2008年3月8日

史英诗五首

(新加坡)

1. 追新弃旧留残痕 ——重游邻国名市 马六甲有感而发

惊见古城雅韵已淡化
当重游
登高了望时
华楼林立虽显现繁荣
但车流
所引发喧闹声浪
不绝响于耳
难享往昔宁静的情趣
为迎新追梦
舍去对旧的眷恋
永留残痕记忆抹不去

2. 温室之花 不识寒滋味

老视纸上知识为美酒
常品尝
藉以自娱而陶醉
人间疾苦从来不过问
自不知药涩滋味
如是的书生
纵然才智闪毫芒
亮丽胜过珠
置夜里
却乏街灯引路的光亮

3. 人之厄运难消

枪声一响时起鸟群纷惊飞
昔时常见之现象
环保的意识
而今已渐转浓稠
不再乱杀生
飞禽得拥展英姿自由
惜只惜
视人命为草芥的厄运
未消解
些许霸道当权者
把战机
当利刃乱挥舞
恣意滥炸致酿下人间惨祸

4. 诉求须理性 ——向占中香港学生 道出衷心话

因故而燃起火样激情
年轻时——
反殖的历史阶段
我曾拥有过
理性之触须的牵引下
与千万同窗
校园聚合以罢课泄愤
同香港学生
占中阻交通乱象迥异
岂可任怒火蔓延
而引燃
社会的秩序
终把绿茵般经济烧焦
国家今如日初升
正崛起
子民当须昂首高歌
不能酿阴霾把晴遮暗

5. 无奈的布局

自视为世界政局霸主
酿巨风
于东及南海
掀起滔天的惊涛
不断向神州沿岸冲击
美利坚选民
如霾疑虑布心头
遂决定
把选票化为怒火
毁总统声誉
几殆尽
高傲奥巴马
忙扮成
嘴含橄榄枝之鸽——
锋利一如刺
那敌意仍然暗藏
飞至北京亮相迭展姿
恣意显威盲从者
无奈何
随主子指挥棒而乱舞
献殷勤
假意唱起大平调



那草原山花烂漫

◆渡江云（新加坡）

这一切你仿佛是那么熟悉
也是脑后一片冰凉
也是飞身坠马
也是仰卧在地
霎时间
喧喧攘攘的大地
变得宁静起来
你半闭着双眼
仰望苍穹
金灿灿的太阳在淌血
蔚蓝蔚蓝的天幕
也被染得通红
此刻
你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
与秦兵苦战了一个昼夜
你指挥突围
部队走在前头
你殿后
且战且退
前头是夏日的草原
山花烂漫
身后战鼓隆隆
也是脑后一片冰凉
也是飞身坠马
也是仰卧在地
霎时间
喧喧攘攘的大地
也变得宁静起来
你半闭着双眼
仰望苍穹

夏日金灿灿的太阳在淌血
蔚蓝蔚蓝的天幕
也被染得通红
山花烂漫的大地
是那么温暖
你的266号战马
在身边长啸
不肯离去
你的记忆像红色一般耀眼
16, 7个小时前
你为孩子拉经被子
晨风凛冽中踏出家门
突然间
在云端
在悠远的天际
你听到孩子和他娘的呼喊
你说：孩子你别来
你坐轮椅
妈没法推到这里
你要的书包我已买好
那两条大号牛仔裤
就留给你长大了穿吧
就让我躺着吧
我真的累了
266仍然在身边喘息
266你回去吧
回到山花烂漫的草原去
不要再等我
因为我真的累了
真的

与诗有约

曦林

《绿岛·月亮》

月亮有时候像绿岛
绿岛像船
绿岛在月夜里摇
月亮在星空下飘

《云顶高原》

云喜欢在这里落脚
这山
时不时
没顶

《都是烟霾惹的祸》

太阳多了一份工作
现在
它经常要拨开烟霾
才能够把阳光
送到大地

怡鸽

无题

最穹苍的天际
放任着最闪烁的璀灿
围绕着没有边缘的襟怀
突现了宇宙中最真实的温柔

在亿万颗光芒里
肯定自己耀眼自己的美丽
极度宁静的丰姿
看清了世间的盛衰
不与人纷争艳色
却是最永恒的存在
没有汲营的繁华
却为人类带来赞叹
沉默的守候
他人最欣然的发现
不停歇的努力展览玳璎
纵使置在浩海一角
并不杳息
没有它
这个宇宙
这个天空
没有了美丽

2003年12月尾



我所经历的民主

史灵

当默迪卡之声

响自山冈广场

我正踏入法定年龄
首次握紧自己的权利
(手中一张选票)
为国家未来五年的命运
投进那先查后封的铁箱里
那是我的第一次
我内心极度欢奋
因我已是独立半岛的国民
正如高空飘扬的国旗
意气高昂
虎虎生风

转眼半个世纪已逝
当我投下第十三张选票时
也投去自己逾半百的黄金岁月
我自信不是糊涂公民
我明白什么议会民主
更清楚国民应尽的义务
但回报的一切权利
却始终未能如愿分享
开始不信政治民主
觉得它像一个骗局
口称以民为主
行则逆转为你们民主

令人深感莫名

获总票多的成为在野党
获总票少的稳坐权力宝座

自然会担忧
国家问题一箩箩
由种族至经政文教
早已五痼七伤
孰能为之平静
当国家面对债台高筑
向前一步就走到破产

人类本不该绝望
有志者正思改革
曾几何时
烈火莫熄之声四起
终于喊出改朝换代
虽最后功亏一篑
已然威胁当朝
这一次的失败
寄望下一次的 success

这一代的失败
寄望下一代的成功
坚信吧
世上没有不死的人物
世上没有不倒的政党

较木厂写真

◆蒙杨

一袭美丽的海岸线，
不见一个弄潮儿，
没有儿童嬉戏；
不知被什么撵走禁入？！
海浪不停地拍击，拍击……
澎湃的浪涛声，
撞击着什么似地，
好似张开了大口，
伺机吞噬猎物！
微风吹来，
感到莫名的寒意！
一座巨大的较木厂
唯一伫立海岸边，
一幢庞然大物！

厂外大路上，
木材车如梭排列着，
成了长蛇阵；
厂内橡木、火锯木……
堆积如山，
矮了又高，高了又矮……
推木、挟木的托拉机，
横冲直闯，

不停飞驰，
巨大的较木机，
不停地咆哮！
吼叫如雷声轰，
铁链沟皮带不停运转，
送木块运进血盆大口！！

骄阳烈焰，
夜晚浓雾；
淫雨霏霏，
大雨滂沱，
工人们像哨兵一样不得离岗！
要苦熬下去直到换班！
有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像落汤鸡；
有时饥渴难耐，
有时头重脚轻；
都得迈脚步，
握紧铁弯勾，
像机器一样运转，
源源不绝地运送！

眼望过去，

就像人的身驱，
一截一截地在沟内运转
喂进那血盆大口！
一处阴凉的盖顶寮下，
一个矮胖的人直站着，
有点像我们却又不像，
木刻似的脸，
两粒眼珠子溜溜转
紧盯住铁链沟，
深恐其中有隔离，
恼得“牛较”吃不过瘾！
如有不争气的“脚手”，
脸就会阴沉下来！

一道阳关，
有十多片锋利的大铡刀，
经过了这道大手术，
就粉身碎骨；
木碎纷纷从另道口吐出，
堆积如山，
越高越壮观！
外国巨轮一来，
半下子吃个精光！
矮胖子看了，
露出一丝微笑，
立即收敛了，
他又在深思了……
再如何精练打算盘子！



新年即景二帖

/姬昌

1. 爆竹

不是说
年那怪兽
许多年以前
早已歼灭吗？

为什么

除夕那晚
依然在门外
忽远忽近
整夜咆哮不已

2. 财神过境

家家设下香案
摆上供品
拈香
朝向正西方
诚心膜拜

子时一到
冲天炮嗖的一声
飞过天际
爆竹齐齐大喊：
财神到！

童幼心诗题

/怡鸽

风再吼
雨再大
也不能摧我坚志
我身虽幼小
却喜有绿衣陪我迎战
所以我并不惧怕
不懂得寂寞
更不知什么是孤单
看我头顶嫩叶满枝
连花香也来沾我刚毅
纯白无瑕不凛飘落
在人群中
我最渺小
宏伟的居室

却衬托我的勇捷
瘦削的脚丫
站得比任何人都稳
瞧芳香的泥土呵护我
温煦的阳光温柔我
细丝小雨洒润我
青草对我说
小树小树
你是最幸福、最勇敢的小树
你要快快长高大
与庙宇齐争高
与松柏齐争大
与青天比恒久
我说

小草小草您放心
我是健壮屹立不倒的小树
白洁仙花不会舍弃我
绿衣战士不会背叛我
琢磨精神不会远离我
后人乘凉全靠我
丰硕果实有赖我
先人忆旧也少不了我
所以请不要取笑我
我是未来豪仰万丈的大树

14/12/03

送马迎羊叹咏三首

——甲午已尽，乙未伊始，新旧年交替之际，感触良多，赋诗为纪。



林子

《岁末感怀》

茫茫烟雨促年残，
看罢风云马下鞍。
大梦犹酣原易醒，
小城虽谧有狂澜。
象牙塔内英才杰，
乖舛人间蜀道难。^{*}
楼外且闻新曲绕，
凭栏高处数悲欢。

^{*}蜀道难：李白古体诗，
借喻世道艰难。

《岁末抒怀》

荏苒韶光疾，
回眸夕日斜。
凋荣潭底月，
苦乐镜中花。
兴起求佳韵，
闲来品好茶。
任由尘俗扰，
晚霁灿天涯。

《牛车水年货市场》

小巷残年景若斯，
何堪市井叹春迟，
繁花纷乱难添色，
银柳横斜不满枝。
车水从来知冷暖，^{*}
风云此去看兴衰。
万家切盼祥羊至，
正是乾坤逆转时。

^{*}车水：指牛车水

春山

联花集

题森州武吉不兰律栋梁幼儿园联

栋梁温暖呵雏壮

梁燕呢喃奋翅飞

2013年11月13日

题芙蓉培华小学静慧图书馆联

静心酿得千花蜜

慧果丰收万宝山

2014年5月7日

题第六届全国老友大聚会联

甲峡洪澜翻腾今昔月

古城春水激荡老新鸥

2013年11月20日

题彭亨林明民众图书馆六十周年纪念联

奋臂黄流 林明好儿女 激浊扬清肩大任

凝眸碧水 书馆灿旌旗 迎风追日织千霞

2014年7月21日

贺李华联先生荣获第二十六届
林连玉精神奖联

华心若针石

联考誉东西

2013年12月2日

应友人之请，撰台湾高雄医学大
学校友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联

风竹悬壶跨广宇

痼疾在抱耀春晖

2014年8月9日

李华联先生，资深华教工作者，前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考试局行政主任。其得奖理由：“为华文独中统一考试系统奠基，引导统考走向专业化，促成统考文凭最终获得国内外大专院校的承认。”

题芙蓉振华中学二校联

振华骀荡迎春 春温细雨沐桃李

二校巍峨映旭 旭照芳林传炬灯

2014年8月15日



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

莫顺生

甲午深秋

晶宫交响乐游船十六天澳印沿海吟

1. 楼船叙别晚宴

星夜银舟灯色柔
红装燕服湧华楼
天涯缘聚何须识
谈笑酒香迎月留

2. 云月疾风 晚上

濛月强风过绿洲
楼船破浪逆南流
蟾华忽破云遮影
海现灵光喜复忧

3. 树熊说的话

我本道遥绿野山
无牵无挂几休闲
一朝沦落摇钱树
终日强欢掩恨颜

4. 澳印沿岸游

航行澳印岸边游
云海波潺悦意悠
仙岛蓬莱何处觅
只缘身在此银舟

5. 达尔文镇行吟

天灾人祸一孤京
远隔重洋北极英
雨泽野生千树放
夕阳几度照文明

6. 月圆东海感赋

昨夜蟾光银海穹
今晨只见雾千重
应知天命无常在
不叹人生似转蓬

7. 颂巴厘风情画

千庙百神鱼岛浮
艺坊异彩五湖讴
鼓歌典舞风情雅
陶醉八方欣悦留

8. 从澳海入东海

扬帆晨早泛东海
惊诧蓝流渐黑流
鸥鸟远飞鱼不见
只余浊水隔南洲

9. 苏巴拉华帝长坡吟

长坡商旅各争春
落户朱门共富贫
街项西湖天堂鸟
蓬莱仙境仅贵宾



日出



澳洲-雪梨(悉尼)



树熊说的话

用时间创造成就，让岁月见证辉煌

——纪念马中建交四十年

1974年5月，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迎接，见到我国首相敦拉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周恩来总理等了很久，中国政府也等了很久，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和重要领导人都等了很久，双方都等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马中建交。

时间的巨轮转到了今天，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这些风流人物已俱往矣。斯人虽去，但是马中两国后来的接任领导人在国际的舞台上仍然频频握手，马中两国的合作不断地扩展，情况令人感到鼓舞。

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中马经济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在致辞中说，中马建交39年以来，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中国连续4年是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连续5年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各领域合作均走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前列。我国首相纳吉也强调，马中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两国要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要契机，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马中两国的关系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确实不易。

之所以说不易，是因为马中两国虽然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如果要说两国之间究竟取得了哪些足以称道

的外交成果，在最初几年恐怕是乏善可陈。我本身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许对教育的问题会比较关注。马来西亚政府打开本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门户，是在90年代初期。从马中建交的年份算起，两者之间隔了十多年的时间；而马中两国在互相承认学位的问题上，在一种比较正式的场合签署协议，取得比较亮眼的成绩，是在2011年的4月底。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我国，除了在承认学位方面有一些令人惊喜的表现之外，温家宝总理还同意进口马来西亚的冷冻榴梿。这和马来西亚开放本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时间相隔了大概有20年，距离马中建交的时间则是37年。

清楚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我对温家宝总理当年同意进口马来西亚冷冻榴梿的做法，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马来西亚多数人都把榴梿视为“果王”，爱吃它的人很多。榴梿从播种到成熟，需要将近10年，有些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榴梿从播种到成熟的过程耗时虽长，可是，它一定会有成熟的一天，我们也一定会有享用的口福。

周恩来总理等了很久，等到了马中建交的第一步；马来西亚人民同样等了很久，才等到后来的留学中国、两国互相承认学位，也包括中国进口马来西亚冷冻榴梿这几桩美事的出现。我们的等待虽然漫长，但终究没有落空。如果说漫长的等待是一种煎熬的话，那么以马中建交几十年取得的成绩来

看，这也是一种值得承受的煎熬。没有经过煎熬和波折的过程，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关系，难免会缺乏韧性，而缺乏韧性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它会因外力影响或内部反应而不断摇晃，导致上层建筑面临崩塌的危险。

2012年，马来西亚被中国厦门大学选为设立首个海外分校的国家。厦大分校将建于雪邦沙叻丁宜，占地60.72公顷，预料在2015年9月落成。分校在第一阶段准备招收来自大马、中国、东协成员国及其他国家的学生，合计一万人左右。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表示，中马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此次合作项目，认为这不仅能够增进中马两国人民的交流，还将为马来西亚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对马来西亚教育界来说，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历史悠久且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来就应该得到积极的推广、传扬，在世界各个角落扎根，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散居海外的侨胞，继承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精神，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写下了教育史的新篇章。马来西亚虽然不是海外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马来西亚的华人对本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推动，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和热爱，却是备受肯定、毋庸置疑的。所以，厦门大学分校建在马来西亚，我认为是十分恰当的。

厦门大学有“南方之强”的称号，除了说明它是地处南方的强校之外，还表达了“宽柔以教”的含义。宋代教育家朱熹曾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

强，君子之道也。”在我看来，“含忍之力”四字可圈可点。刚强冲动的人，他们追求的是速度的优势，希望凭借自己的果敢和勇气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胜利。但这种急于求成的作风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让事情走向自己预期的反面。我们应该明白，速度如果没有理智和韧性给予平衡，就像一辆失控的轿车，走错路、认错方向，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忍耐、等待需要毅力，它不是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而是在了解事情的轻重缓急、权衡各个方面的利弊以后，以一种内敛的自信，沉着应对，逐步扫除障碍，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中华民族坚毅精神和过人意志的概括语。面对困难和挑战，只有克服，没有逃避，在一次次迎难而上的奋斗中增长见识、吸取经验，塑造完美的人格。马中建交四十年，不断开辟新路，不断搭建桥梁，都在为维护马中两国友好关系、加强马中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做出贡献。

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竣工，铁路桥和公路桥分别在该年9月和12月通车，有“天堑飞虹”的美名；马来西亚的槟二桥，在2014年完工，并于3月1日午夜12时01分正式通车，我国首相纳吉誉之为“马中关系的新里程碑”。

表面上看，南京长江大桥和槟二桥之间，没有什么可比较，与马中建交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南京长江大桥竣工之日，距离马中两国正式建立邦交尚有6年的时间，距离槟二桥完工则相差46年。不管南京长江大桥是多么地雄伟壮丽，它的建成是多么地激动人心，6772米的铁路桥，4589米的公路桥，并不足以连接马中两国，在它上方开不了马中

两国往来的直通车。在马中建交的历史坐标上，无论是纵轴还是横轴的方向，南京长江大桥似乎都不能占据任何一个点的位置。

然而，南京长江大桥和槟二桥之间，是有共通之处的；它对于马中关系的论述，也是存在作用的。

南京长江大桥和槟二桥，从建造到完工，都是用了大约8年的时间。历史的安排是很巧妙的，就因为这个8年，这两座桥才跨越了时代和国界的限制，并排而坐。我身为马来西亚子民，对这个问题做出这样的理解，并没有妄自尊大的意思。以气势和工程而言，槟二桥当然不能和南京长江大桥相提并论。不过，这两座桥某方面的共同点确实可以为马中建交这段历史增添意义。

我所谓的共同点，指的是两座桥的建造工程主要都由中国方面承办。南京长江大桥在1960年初期开始动工兴建，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创业的瑞年。由于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分歧，在中国和老盟友苏联之间引起了较大的冲突，苏联以撤走在华所有的苏联桥梁专家和研究人員作为对此冲突的回应。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中国人唯有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坚韧拼搏的精神，啃下这块硬骨头。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此天堑变通途。而槟二桥则是马中两国的技工携手合作打造出的跨海大桥。值得一提的是一群中国工程师和技工，为了完成任务，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中工作，精神可嘉。中国港湾槟城第二跨海大桥项目总经理房真如坦言，槟二桥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同时也给了他们莫大的推动力，希望再有机会与大马政府合作。

合作的基础是互相信任和认可，没有信任和认可的合作关系难以长久维系。南京长江大桥和槟二桥，都是令人瞩目、辉煌史册的巨大工程。前者让万里长江换了新颜，后者也使十几公里的滨海披上锦绣。在多少年以前，人们寄望欧风美雨冲刷亚洲大地，通过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提升自己国家的科技水平。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却把一项大工程交给中国方面的专才负责，这充分说明马来西亚领导人肯定中国专才在这方面的能力，而中国专才也以此为荣，期待着更多的合作。如果再结合之前谈到的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校的事情，这正是中国政府信任和认可马来西亚的一种表现。这种共赢局面令人无比振奋。

俗话说二十年人事几番新。四十年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来说，它足以产生深刻的转化。士别三日，尚且要刮目相待，更何况是几十年的时间呢？任何成就的创造，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马中两国从最初的握手建交到今日的融洽关系，都需要时间。时间和实践都可以检验真理，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云雾消散以后那轮喷薄欲出的红日。

用时间创造成就，让岁月见证辉煌。马中建交四十年，成果丰硕，情谊日浓。希望马中两国能够继续秉持着互信的精神和谅解的态度，在各领域密切合作，创造出更多、更辉煌的成就。

师生缘

——沙盖您在何方

1956年我到新加坡双溪加律培明小学任教，两位低班的实兆远南华同学则到中正中学就读高中。他们住在该校董事林树彦先生府第旁侧的板房子，与该校老师刘思一家成了一板之隔的邻居。我几乎每个周末与公共假日都到来与同学相聚。由于是彼此都休息的时间，大家便常常坐在我们屋里的通铺上聊天，或盘膝坐在屋外空地上下棋。无拘无束，丝毫没有师生尊卑之分。

刘老师总是上着白背心下系白睡裤，真是个‘一清二白’。虽然时隔几近60年，但他那一手指间夹着香烟，一手按着棋子，聚精会神，准备给对方措手不及的一击，形象与神态依然清晰。其实，刘老是忙里偷闲，上午固然不必到学校授课，但傍晚照样要到报馆上班。

我记得他当时在星洲日报，除了为电讯版看稿打标题，还兼《青年园地》的编辑工作。据说为了避免漏掉突发的重要新闻，前者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下版，对后者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了。因此文字功力较佳者的作品，往往很快就见报，尤其是中正同学当中的高手，就更是近水楼台了。这一来，被积压的稿件也就越来越多。

一天，哲嗣可传，即今长谣，竟从父亲

的办公处拿回一纸箱的存稿，和我的同学饶贞城，两人相对坐在通铺上，喜滋滋的一道儿披沙拣金。见有文字清通又言之有物之作，便交由刘老审阅。乍闻此事，各位也许会觉得情似儿戏。其实大可放心，长谣早慧，当时已经在写诗；饶君亦非等闲之辈，早在实兆远南华，便以‘管见’为笔名，在壁报上发表评论。我倒觉得，这是名师出高徒的文坛佳话。

今天读了《燭火》文刊的特辑，一时思绪万端。既然曾经如此接近，为何始终不曾就诗的写作技巧向这前辈请益？主要原因恐怕是刘老为人低调，从不显示自己之所长，叫我这胆小的晚辈不知如何启齿。当时，虽然也特别留意各报副刊，但所见作品可说一鳞半爪。日子一久，都模糊淡忘了。唯一记得的，是一首写马小诗的开头儿“朔风/磨尖了/你的双耳”。知父莫若子，长谣道其父作品特色在于遣词设譬的奇与美，绝非虚言。

走笔至此，猛然记起，前些时曾受嘱协助查访，其知音门生‘沙盖’行止，但迄无所获，深为抱歉。茫茫人海，看似无从施为。唯一线索，‘沙盖’君乃已故巴生热心华教人士越雅山（原名越景生）知交。今且借文末，请求知情者代为查探，一圆其后人心愿！

话到浓时留半句

七十年代，南马一位邬先生时常往返新马，每到办公室同高层谈完商务，总不忘记绕到我的座位闲聊天。

此君见识广，眼光犀利，三两次倾谈就穿透我的脑细胞。一天，他逼视我良久，说：老孙，我与你虽属新交，想赠你七个字，好吗？接过我撕下的半张纸，他写下：话到浓时留半句。

性格所系，我没能履行他的劝告，但这七字诀无时不漂浮。我开始少对陌生人掏心。偶尔老友会聚，话闸洞开，老毛病却又来了，不管浓不浓，留不住片言只语。

自问不是个爱表现、喜唠叨的家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时化为习性呢？或许，该从五十年代说起。那年代的青年，没有电脑的“纠缠”，又少了手机的贴身贴肉，读书成为普遍的嗜好。文艺青年追阅名家作品，晚间认真地学习写作。各大报文艺副刊先后“把关”的编辑们，不约而同提倡言之有物、清新明朗的文章，凡具有现实意义、简洁明晰、清新明朗的文章，不论成名作家的作品或青年习作，都有见报的机会。另一类无病叫痛、假情假意、捏造虚构楼阁的文字，相反的极罕在报刊上露面。

当时新加坡社会风气还好，朴实无华，阶级对比不如今日的强烈，年轻写作者培养起明快的抒情，一切文句发自真诚的感受，脚踏实地坦率的表述蔚然成风。年轻敢“办事”，勇于揭露与批判，评人评己不怕招惹旁人非议，知无不言言则尽底，展示了光明磊落的胸怀。

也并非什么话都可以割割直白。殖民地政府统治下关卡重重，丑恶的人和事，作者多以借代、象征、影射、类比，点到为止；

当权者稍感刺痛，不至恼羞成怒送进监房。

浸淫文艺的那些年，文艺青年中有学生，有工人和店员，大都青涩，刚起步，又因政府禁止中国文艺书闹“粮荒”。稿子投向大报，一部份投给青年草创的月刊。刊物后来次第被封禁，便转投其他不定期的、甚至像纪念会、游艺会、话剧公演这类特刊。有人查知单行本不必申请谁证，就此书本形式代替文艺刊物，叫“丛刊”。

五十年代各个邻邦独立运动如火如荼，文艺配合时代风，主张大道理用浅白的词语来表意，写眼前的现实，以真诚的情感。久而久之养成奔放直泻清澈见底的积习，改不了。后来认为这样的文风不改也罢，说不定不改更好，让一个透明的自己袒开在众人跟前，任人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从而知所进退，不亦悦乎！

文章不许太“浓”，平日言谈举止可以“补救”。在朋友群中高谈阔论比手划脚，引发一阵阵叹声、笑声和咒骂，彼此压抑的情绪于是挥洒无遗，这比借酒浇愁还要健康有益。

告别文坛，六十到七十年的一大半时光，忙着筹措三餐，荒废了文艺的进修，交了白卷。进入八十年代一度发奋补习，工余时间太零碎无法如愿。而且发现自己越来越笨，越笨越追不上时代潮流。

社会变了！工作速度加快，紧密度加强。文艺从大橱窗移置小角落，明亮的居所遂阴晦幽深。新人很多，进场快出场也快。新人的作品抗拒传统，颠覆结构，显示了语言、视角、表现的多元，我这上年纪的老头用了放大镜，常因找不到显微镜而放弃阅读。

时代变了！强调整理性的指南针失效，想尽法子意图教育或训勉后人的作品碍眼，对人群对社会自发地要担当些什么的篇章，全都挤进几本销路有限的文刊。一个又一个座谈会、研讨会、新书发布会、文友追悼念，出席者寥寥五六十至一两百人，站在座位后头望过去，白顶一片灰发半边。

人心变了！文学不是什么，不像什么！一不能治国，二不能交换衣食车屋，三很可能阻挡前程。万一文章写得好，迷上这玩艺，不去拼命挣钱，不去刻苦考取谋生的文凭，日后养家买车购屋就得同另一半吵个没完没了。

文学变了！群众要怎样的文学你知道吗？所谓健康文艺、严肃文艺、纯文艺未免老套，整个世纪谈些现实主义现代派是你们家在念经，“人民”“群众”要的是通俗的、低层次的、歌台即兴式唱唱跳跳玩玩的的东西，把色情掉转为情色，不堪入目的动作打上XXX，劳作之后咖啡配啤酒，眯着醉眼可看可不看的那些东西，电视有，晚报早报有，VCD和手机都一碰就有，弄什么纯文艺鬼才感兴趣。

自封意识形态推手的文坛前辈，以为文艺导师的地位高于政坛领导，这是严重的误判。建国以来且不提华文水平遽降，且略过华文报三合一造成文艺副刊锐减，也不去理会究竟还有多少人在买书、在读书，整个新华文艺界是充满危机感的，“退守边疆”的滋味苦涩、也未必守得住的。

奇怪的是：上年纪的华文作家、作者，好多人一年半载就发布新作品集，应了有人辞官有人赶科场的不同心态。写作是否有去郁疗伤的功效，尚待专家研究。

邬先生要我话到浓时留半句，算了吧！此时文字上、语言上能有什么真的良言，需要“浓浓地”倾诉？“浓”下去又有什么用？“你浓我浓”。不外再来一轮浓咖啡，顺带面包三几片，话声窃窃在耳，唾沫已随风溜走。

日本的“不妥”梦呓

/杨灿

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当局频频出现所谓“不妥”的叫嚷，近似梦呓，颇为有趣，值得我们欣赏欣赏。

例证有二：一是去年十一月间，日本《读卖新闻》英文版中把“慰安妇”译作“Sex Slave”（性奴隶），该报认为此“不当表述”、会“惹起误解”而特意致歉。这是日本当局近期试图推翻联合国有关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做随军性奴的报告之后的一种装傻作状，其目的是企图篡改历史事实。

二是去年12月13日，中国以国家公祭仪式悼念1937年日本兽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军民30万余人。日本当局又在叫嚷“不妥”，向中国“提出交涉”，说什么“不符合日本的见解”呀、“具体的受害人数难以认定”呀，如此等等的胡言乱语，企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

日本当局不是曾多次鼓励其官僚们去靖国神社拜鬼么？其中一只鬼名叫松井石根，在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罪名就是南京大屠杀，他负有犯罪责任而被处以绞刑。日本当局何必装傻呢，赶紧去唤醒被称为“兽类的集团”的头子松井石根幽灵，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铁证如山的历史，岂是叫嚷者可以撼动得了？这就说白了叫嚷者心中有鬼，阴魂缠身，已不成人样！

(2015年1月)

我写《信念》的背景与经验

——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的发言

今年11月18日在广州举行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期间“经典诗歌对话论坛”要我谈谈创作《信念——观秦俑有感》的背景与经验，我以为一篇作品的创作背景，似乎应由旁人来说更恰当，由作者来说，不免主观，况且我对诗学没有什么研究。这里试验谈一点我写作这首诗的背景和经历。

《信念——观秦俑有感》

他们焚我以烈焰
坑我以沙石
而我不死
我等诗
等诗一万年後
重见天日

这一天終於到来
我听见掘井的铲声
我听见人语
我兴奋地挪动身体
而我的躯已折
骨已碎
蓦然
一抹强光
伴着人间的惊呼
照见我
残损的微笑

《信念》一诗是我于1986年5月29日访西安观看出土的秦俑后，有感而作的。诗发表后，引起一些反响，特别是在中国，受到评家的赏识，那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1986年5月，我生平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那时期马来西亚政府尚未开放民间对中国的访问，但作为马来西亚经济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我有机会后随团到中国各地，而身为一位赤道歌者，我有幸游览游华夏风光景物，沿途写了系列诗作，如《长安赋》、《旅者》及《信念——观秦俑有感》等篇。

我生长在南洋，在婆罗洲，就是现在称为东马来西亚一州的砂拉越。我的祖父在清光绪年间即来到那里，我已是第三代了。我生于1937年，经历过英国人拉者王朝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运动，到今天马来西亚国的几个历史时代。我的父亲在日本统治时期曾经坐牢，我在参与争取砂拉越独立斗争中，于1966年与妻子被捕入狱，一同在集中营中度过10年的时光。我入狱时29岁，出狱时已39岁，失去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我的两位兄长也坐牢，一个还长达十五年。而于此同时，我的许多老同学好朋友都在斗争中牺牲了。

是的，我们离开监狱那一刻，实在有一

种重见天日的感觉。

但不论经历如何，在自己看来，写诗似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一种如佛家所谓的活在当下的体验，如古人的所谓触景生情表达。我曾说过，我把文学创作当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它的内容即是生命的感知，它的形式即是感知时自然的形态。因此，所谓创作，是一种出自于自然的生命表达，它无需予制造，它是一种自我的实现。

当见到出土的秦俑时，看到他们残损的身躯，想到他们在黑暗的地下度过千年，那蓦然出现的一抹强光，令我很震撼。他们的面容坚定如故，他们没有死，他们靠着生存的信念终于重见天日。

追究起来，我的生活背景也许就是我的我写《信念》的背景吧。

我坐牢的十年，也正是中国文革的十年。我出狱的时候，也正是文革结束的时候。到中国，我也有一种中国人重见天日的感觉，特别是对中国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感染到他们劫后重生的喜悦。

回想起来，在我初到中国时，在写观兵马俑一诗之前后几天，也写过类似残损的微笑的意象。

5月23日，在前往天津的京津火车上，我看见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我写了《皱纹》一诗：

“我看见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当他笑的时候/

在那一季烈火的/烙印下/有风的管痕/雪的啮迹/

龟裂的河床底/半个世纪的风砂/湮没了/青春的酒涡/眸中的浪漫/

但我依然窥见他的笑/在他深深的/皱纹里”

5月23日，在桂林游漓江时，我写了《阳朔感怀》一诗：

“此刻/我的心/是你无痕的水/平静是折腾后的一种/澄澈/正如一切微笑/流自悲泣/纵有你/ 嶙峋奇突的倒影//它曾经洪荒/曾经崩裂/曾经溶岩与狂涛与/此后一万万年的风雪洗礼/修成碧莲朵朵”

或许，这也是一种如当时中国文坛的所谓“伤痕文学”吧。

我说《信念》一诗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第二年，1987年，我在新加坡一间豪华旅店的咖啡厅里，遇见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女记者，她笑容可掬，明丽照人，她翻阅着我赠予的诗集，当她读到那首描写秦俑的诗，忽然俯在诗页里，泣不成声……我于是写了《在我的诗上哭泣吧》一诗：

“是重见天日的喜悦/在等待一万万后的今天/是挪动残肢的痛楚/当听见人间的呼唤/当时我只知道/残损的微笑/是死亡的解冻/现在才知道/哭泣/才是生命的重燃/哭泣吧朋友/在我的诗上哭泣/我的眼睛也润湿了/你我/已复活在万年后的/天涯海角……

(2014年11月8日凌晨 于古晋葛园)

/看看

说有与无

活了一大把年纪，说“春秋”已高，也无妨，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逾七十高龄，也该算是稀有动物了。有人告诉我，七十不逾矩。其实，用矩来限制七十岁的人，未免有点过份，试想想：人到了七十岁，精神体力已消磨得七七八八了，用什么规矩，或尺度来嵌制他们，还不是多余的事？

倒反的是，活到了七十，或超越八十的人，大体上都把是非看得相当透彻，纵然是非不一定有个标准，但还是有个准则；不说是非，那黑白总该分明，黑白是很惹人争议的，台湾今年“九合一”选举后，台北新市长柯文哲就疼绝“蓝绿”的纷争，决意把它们唾弃，要争黑白，让黑白分明，还市民公义。至于人到一个新境界，除了力争黑白的分明外，是否也联想到有与无的境界呢？

其实，人生的境界，大体上就分为有与无两大类。“有”。占据着许多人的心灵：“无”，也同样占据着人的心灵。有与无，是相对存生，好像黑与白一样。有，是实质的征象，无，是虚空征象。但根据道家的思想，有无是相生的，好像难易相成，美丑相随，长短相较一样。许多人，一生中常常存“有”的观念，不必我说，什么是有，有什么，都紧随心性，挥之不去一旦“有”成了泡影，“无”便呈现出来。因为有与无，两种念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缠绕心头，从年轻直到老年。苏东坡生前曾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说人认识了文字后，忧患便兴起。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有了物欲，苦疼便来了，苦的不是精神与肉体，而是哪种引人难过的有与无元素。

回头再来说七八十岁的人生，其实真也在有与无的境界中徘徊了七八十年。不管

你是有，还是无，都逃不了那种顽根。有人有钱，还怕不够多，像台湾人拼搏了好几十年，依然像穷措大一样，只信钞票不信神，那是台湾作家苦苓说，他甚至还说：台湾人需要的不多，要的很多。说句老话，钱是不怕多的，多钱固然用不完，但玩数学游戏，总是愉快的。许多贪官，富可敌国，还不是一样逍遥法外？清朝乾隆时期，宰相和坤不是私下表示：皇帝那有我多？一个人有了，要再有，或更有，这是不可抗拒的。日本人说：钱是老虎胆。西洋人说：没有钱的人，腰是挺不直的啊？那无呢？无，总是卑微的，泄气的，或失尊的。人在有无之间，叫人忐忑不安，吃不知味，睡不安枕。

说来也怪奇特，有与无固然那样惹人思绪，却也有令人反悔的时刻。特别是人到了落日黄昏，时常会因“有无”问题，引起不少精神顽疾，不是提心钱的多少，而是忧虑钱的寿命，想到这些，有与无，已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精神的问题了。如何安置，竟然成为研究的事项。无形中带给稀有动物，颇大的烦恼。这些有与无的问题，确实也困扰着许多人，尤其是世上的大亨，常因它们成为世人的话题，历久不衰。

道家对人生抱持看开的态度，佛家则要人看化，只有儒家向来看紧，一点不放松。我认为人生，只有三个阶层：一是物质的自然人生；二是道德的社会人生；三是精神的心灵人生。你属于那个阶层，就是那种人生的规范，对于有无观念的处理，就一点不困难。

我们已是属于黄泉路上的行人，淡化了有无观念，没有年轻时那股看紧的心绪，已趋向看开的胸襟，看化该是人生的归宿了。

写于 30-12-2014

平安夜——扶桑记忆

年终的十二月，到处散播着悠扬的平安夜的歌曲：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

每当听到这怀念的歌曲，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留学日本的一段回忆。

十二月的东京已经是摄氏0度至5度左右的严冬，对我们赤道而来的留学生可说是相当寒冷的冬天。当时我选读的是摄影专业，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街头拍摄。那年的冬天，学校已开始放假，我还是如往的每天早上，吃过快速面后，手提着照相机，乘搭约半小时的电车来到池袋站的东口准备取材，当一踏出东口，便传来了悠美的萨斯丰演奏的歌曲。那是由三位穿着圣诞服饰，头戴红帽子的年青人所组成的乐队，在演奏着，旁放着一个募款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十字，一看就知道为红十字会募款的。因为我是在新村长大的一位无神主义者，根本没注意他们演奏什么歌曲，更没有要探讨它的歌词，只在游子的内心深处，听见了其优美的旋律，情感上起了很大的安慰，也勾起对家乡的怀念。同时对当时冷战中的世局，祈望不再有战争，早日得到和平。

这三人组的乐队，也很友好的任由我近距离的拍摄。大约经过了一小时吧，感觉到有点寒意了，我也乐意的投下了一百日元的硬币，向他们行了礼，便离开了。

一面溜跬，一面拍摄我喜欢看到的人与物。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条小商店街，为了取暖，进入了一间专卖旧书的书店。正当集中精神看看有没有合意的旧写真集，突然间，背后传来了：

“MOSHIMOSHI（もしもし）喂！？”

我惊愕的转回头看去，一位毫不认识的，戴着园形帽子的中年男子，他继续提高

嗓门的追问：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你是？”当我想反问他是何方神圣时，他的右手已向我出示：警察证！

我在看着警察证，上面写着姓名：犬养德。（xx警署）。

我的心脏立刻停止跳动似的，我觉得没有做错事，何故给一位“秘密警察”盯上了，我正想再多看一下他的警察证时，对方已勃然不悦，声调也提高了：

“快点！身份证明书！”

我立刻冒出了一点冷汗，从荷包中抽出了我的学生证明书给他，他看了学生证明书上的照片，是如假包换的我之后，他才礼貌的说：

“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对不起！我只是履行警察的任务。”

他不等我提问什么的，就匆匆的走出书店，向车站的方向走去。瞬间，我本能的提起相机，要给他拍下“纪念照”时，他已混入人群中，拍到的只是他的背影。

我安静下来在联想，这么多行人中为何选中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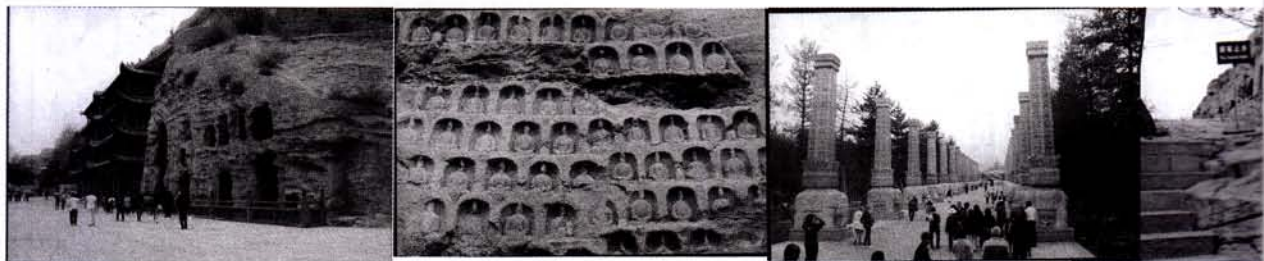
我不觉的看了自己的打扮：一条旧牛仔褲，一顶旧鸭舌帽、身穿一件从上野 AME YOKO(アメ横) 的廉价店购买的便宜宽大冷衣，手提着先辈不要了的旧提袋，里面装满了各种长短镜头，多卷备用的黑白胶卷，破围巾等……

这一身打扮，真像一位“衣冠不整”的流浪汉，怪不得给“暗牌”看中了。

离开了旧书店，迎面吹来了严寒的冷空气，使我哆嗦了起来。在脑海中，很少看见日本警察在巡察，想像中是治安很好的国家，然而“暗牌”是便装满街走啊！

这是我留学日本“最佳”的邂逅。

“平安夜”，祝福着世界安宁！



云冈石窟，鬼斧神工

●一介●

中国山西省大同市附近的云冈石窟，和甘肃省敦煌石窟、河南省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

石窟因位于云冈村而得名，始创者是北魏僧人昙曜，他所开凿的第16至20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称为“昙曜五窟”。公元494年，北魏的首都从大同迁到洛阳，官方造像建筑才告一段落。时间既长久，工程的浩大，可想而知！

它虽然扬名国内外，200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和中国其他古迹或景点不同的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困难，极少古代文人、名流来过此处，不像苏州、杭州、峨眉山、五台山、庐山……留下大量与它们有关的诗文。数以万计的《全唐诗》，只有宋昱一首写到它，然后直到明朝万历年，再有吴伯与的一首诗。到了清朝，才有几个文人或官僚偶然来到此处，留下少量诗文。等到平绥铁路、同蒲铁路通车后，交通才稍有改善，游人渐多，至于大规模改善基本建设，那是迟至近二三十年前了！

景区入口处的大型四位佛并拢塑像，全身金黄色，面貌慈祥、庄严，似在迎接远道而来的游人！进门后，左右各一列巨型柱子，柱子底端各有一头大石象，长长的由外向内伸延，大气磅礴，很能营造气氛！这两项设计，跟峨眉山金顶的十方普贤菩萨巨型

铜像，都是很成功的艺术品！

进到里面，看见造型美观、一左一右并立的菩萨像，似乎在欢迎游人。始创石窟的昙曜大塑像出现了：似苦行僧状，身材高瘦，但耳垂很长。据导游说，在造像时，由于古人的面貌根本无从查考，有人建议用当时对复兴石窟工程作了重大贡献的大同市某高官的脸部作头像，结果获得通过。不知怎样，在我看来，脸型倒很像近代著名的高僧弘一法师！

沙门昙曜，不仅是石窟建筑的始创者，也在此开始了译经事业！昙曜在《续高僧传》有传，他译有《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经》四卷。西域人吉迦夜，在此译成《杂宝藏经》等；沙门昙靖，翻译《提谓波经》等，可见云冈译经事业的兴盛！

浩大的石窟工程，是在一座小山（武周山）南麓边缘掘洞，依照天然形势，在洞内洞外凿塑大大小小的佛像而成，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有53个，分为东、中、西三区，最大佛像高达17米，大佛像尚能计算其数量，那一列列、一层又一层的小佛像，可就无从计算了，一般说法，大小石雕佛像约五千一百余尊。游人从第一窟开始，一窟一窟又一窟的观赏。

这些大小石雕，都属国宝级，巨型的雕



塑，鬼斧神工，气势慑人；小型的也都维妙维肖，神情逼真，令人叹为观止！遥想在千多年以前，在建造技术落后、交通困难的年代，工匠和手艺人是如何施工啊！长久以来，大自然风化作用的破坏不必说，被盗窃牟利的为数不少，现今只能在外国博物馆见到了。有的石窟空空洞洞，原先的石佛早被盗窃，一些盗贼偷不了大尊佛像，就向中小型的下手……满目疮痍，劫后余存的国宝，现在还有机会看到，怎么不庆幸啊！

关于举办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函

先生/女士：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东南亚诸国曾经遭受过日军铁蹄蹂躏，同时，广大华人华侨也组织形式多样、艰苦卓绝的反抗，并无私地支援祖国的抗战，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均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得到出色的反映。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百年历史上，“二战”时期是其作品最丰富、文学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在当今中国大陆继续探寻国内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品价值与意义之时，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反法西斯战争作品的研究却十分薄弱。

经我会提议，厦门市社科联将作为主办单位，并与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拟于2015年8月22-24日，在厦门市召开“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反法西斯战争暨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学术论坛。

此次学术研讨会将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的特色与价值，大体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 从中国文学、或世界文学、或东盟各国不同语种文学中的反法西斯文学内涵及艺术表现等角度比较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点。
2. 从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战争史、精神史等方面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价值。
3. 综合研究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的总体特色，也可从不同侧面作个案（个别东盟国家及作家）考察。
4. 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研究。
5. 东南亚华文新文学与海外其他华文文学异同。

会期3天，参加的代表主要是国内专家学者、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及研究者。

为了配合研讨会的召开，本会将编印出版《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以便研讨会开幕时分发给与会代表。会后将出版会议论文集，以检阅会议成果。

请参加会议的单位团体对此次会议时间、议程等安排问题，发表你们的意见与看法，并速将确定代表名单、是否住宿、以及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名单及题目，在本月底之前告知大会联系人，以便更好地进行筹备。

长期以来，我们与许多单位团体有着良好的合作，曾在共同开展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因此，我们真诚希望各单位、团体能继续积极参加此次会议的联办工作，若有此意愿的可作进一步商谈。

目前，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我们热切欢迎有关单位团体及研究者积极报名参加本次研讨会，如有需要，我们将尽快把《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的电子版发送给与会者，以便及早准备论文或发言稿。

请给予大力支持，至感。

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

2015年3月13日

会议联系人 苏永延

电话 13606908327, +86-592-2181947

电邮 suyuan7966@163.com

章钦

情牵故乡



谁人不怀念生长的地方，那边有童年脚印，有年少情怀，一串串悲欢的日子，人人就叫它故乡。

那天，老乡友李信良，邀约我回乡，同时也邀约故乡人黄荣兴前往，回去故乡看看，探望老乡友。

当车子走在回乡的路，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一幕幕就揪着我的心，牵引着我的念情，展翅飞翔在故乡的蓝天。

当车子来到霹雳司南马故乡的街道上，哗！故乡变化太大了。街道旁，泊满的都是汽车；摩多、脚踏车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兜了一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从车上出来，踏在故乡的土地，心头顿然就觉得那么亲切、温馨。脚踏着故乡土地，头顶着故乡蓝天，不管地有多宽，天有多高，回到故乡，故乡天地总会有不一样，地是格外的亲，蓝天特别蓝，这就是故乡的情浓吧！

拜见司镇老商店万和宝号，万和宝号，战前是黄容晓创办的杂货店，勤为居民服务，获得了JP勋衔，后儿子黄炳新守业，也继承了遗风，服务社会，同样获得了JP勋衔。现在是孙子黄兴俊继承商店，万和宝号欣欣向荣，三代勤恳守业，令人赞叹。

踏入店里，李信良告诉黄兴俊，他带来几位故乡人，特来探访他，黄兴俊高兴地和大家拍肩握手，引我们进入办事处。坐在办

事处，大家讲旧事，话当年，真是心有浓情诉不尽，话里充满温馨。真是，故友相见，情似拉律山高，意如吉辇河水长……

当我们走出万和宝号办事处，身后仍然送来声声叮咛、关怀，故乡人的憨厚，总会叫人感动。

我们前往探望成陆布庄的丘成陆、悦兴钟表店的郑文光、新艺洋服店的张国盛、牙科店的李扶宗，大家相约在悦香茶室喝茶，畅谈心中话，倾诉故乡情。

我离乡40多年了，大家坐下，心头真有许多千言万语难说尽，话里都充满了温馨关怀，每一句话都温暖人心，叫人情动。

看看大家，岁月在脸上刻上皱纹，在头发染上了花白。回首当年，大家年青小伙子一个，你我都是踏着脚踏车，为了生活奔波在一条条故乡大街小巷，风中来雨中去。

当我走在故乡的街道，那一间店，那一条路，那一棵树，那一个人，都牵动着我的情感，扯拉着我的心绪，滚滚在血液流动，真是情系故乡心激动，禁不住眼眶热烫了。

我心想，一个人不管你离开故乡多久，不管你走多远，故乡的情感，已早蕴藏在心头深处，常常心里有一句话：一件事、一个人、一首诗，就会牵动你的思念，追溯着一幕幕情景，这就是故乡情。



大时代的小故事

——读《华灯边上的寒星》

《华灯边上的寒星》，副题《驼铃说人生经历》，是驼铃兄（以下恕不称呼）2014年11月出版的一本“小书”，属于试制本、非卖品，正文86页，加上附录总共93页。

诚如本书副题表明：全书叙述作者的人生经历，从童年到1974年被捕，在扣留营四年后获释为止。它以一件事作为构架：方老前辈应邀来都门当文学研讨会主讲人，当晚在驼铃儿子家中过夜，在方老前辈要求下，作者一口气讲述自己大半生的经历，讲完恰好是廿一世纪的第一个凌晨。

首先详细叙述童年的生活环境——离开实兆远大约十二英里的马来甘榜双溪地南，不论是马来人、印度人或华人，全过着穷困的日子，也有述及日本占领时期抗日分子的地下活动。早已有名家或学者指出：童年的经历会在作者脑海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预设了日后写作的轨迹、作品的基本色调。1955年念高中三时，跟同学成立“青年学习会”，参加董家教的驱逐私德败坏的校长的运动，驼铃等多人被校长开除，但包括驼铃在内的四位高三同学，在政府主办的高中会考及格，没有了学校所发的文凭，仍能就业或继续深造。

不意这一开除事件，却如影随身，影响深远。次年，驼铃已在吉打北部尤仑的指南

学校执教，后来却遭亚罗士打警方政治部邀去问话，结局很出人意料：政治部官员知道驼铃曾投稿《学生周报》，要求他参与它举办的野餐会与座谈会，打进组织，充当政府的线人，查探内情！

事缘当年的反共“第三势力”也在文学方面打击现实主义，既创办《学生周报》，随后又出版《蕉风》（首任主编方天，原名张海威，是中共早期领袖、后来变节的张国焘之子），不免引起警方注意，要查清它的底细。这的确是马华文坛的一桩大事，影响至巨——彻底改变了马华文学的风气与格局！自从马来亚宣布晋入紧急状态、中国大陆解放后，大批左翼文人与进步青年被驱逐或自愿离开星马，香港与台湾的右派文人乘机纷纷南来，逐渐填补了文学空间，形成“左右派易位”或“红蓝换防”（蓝指国民党势力）。政府当局，在摸不清底牌之前，当然有所顾忌！及至查明右派文人的活动，既不会威胁到自己的政权，也不至于损害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于是双方谅解、妥协了，那是后话。这是极好的学术研究题材，值得搜集资料，写成专著或博士论文。

驼铃拒绝充当警方线人，打入《学生周报》组织，心中惴惴不安！刚好有同学替他在新加坡谋的教师职位，赶紧辞职南下，到

新加坡去了！后来，亚罗士打警方还寄信到他老家，限他14天内到该警局报到，否则警方将采取“断然行动”。幸亏驼铃复函应对得体，以后就不再纠缠了。

书中有讲到他在新加坡执教的情形，之后与友人到芙蓉创办“芙蓉书局”，又因重执教鞭，到森美兰利民济新民学校任教，在校长调离后升任校长……倦鸟知还，1966年回到霹雳州爱大华哲仁新村华小执教，结婚生子。1973年，他的小说集《家福》出版了……

全书最主要的部分，应是1974年被逮捕的章节：他应召去怡保教育局见注册官，再跟随一华籍警长去火车站酒店的一个厢房，开始审问，然后移师警察局，一再重复审讯，最后送到甘文丁扣留营，失去自由长达四年。

驼铃与“组织”搭上关系，极为偶然（当然经过对方的策划）。一天傍晚放学（该校当年是下午上课），将要回家时，一位他校教师L某（我在电话中问知是临教）匆匆赶来，表明读过他的小说，很受感动，想交个朋友，驼铃便告知住处，欢迎他见面交流。

只过了两天，L某便来到驼铃家，谈论文学问题，之后便常来了，话题也逐渐超出文学方面。L某表示自己是有人组织的，交一些油印文件给驼铃阅读……较后他表示：组织需要经济上的支持，驼铃找到几个朋友，按月捐出一点小钱。次年（1974年），他要求驼铃写篇《思想汇报》，后者照做了……五月初要求替部队买几种分量不少的药品，驼铃通过一位药剂师朋友，在檳城买到了……

到了六月，形势急转直下，驼铃终于在

7月20日被捕。

此书虽是叙述自己的往事，但因为具有普遍性、概括性和典型性，让我们从中看到了时代的影子，所以就不是纯粹个人的事迹了，其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

先谈普遍性。驼铃童年听到的地下抗日活动，是那个大时代平常不过的事，凡是热血儿女，都会视死如归，奋勇抗敌。那位返华升学的书店合伙人、安顺少女，虽仅点到为止，但当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再说在中学成立“青年学习会”之类不同名称的小团体，各校几乎都有；为了爱校、爱母语而掀起的罢课与学潮，也是常事。至于像驼铃一样，先先后后因牵涉到反政府活动，被判坐牢或送往扣留营的，为数真不知有多少！本书提及：某一时期甘文丁扣留营的难友，达到一千！上述数事，都不是个人孤立事件，可以见微知著，闻一知十，即有其代表性。所谓概括性，是指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看了《华灯边上的寒星》，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知道政治犯的遭遇：审讯的过程，还有几组人轮番审讯呢！单人监禁室“设备”如何，餐食是怎样的，监狱和扣留营有什么分别？这就不仅是驼铃一个人的“偶发事件”，政治犯遭受到的，庶几如此。驼铃邻居的政治部官员，执行任务时的“草木皆兵”；他的老同学、老邻居、最先替他在新加坡谋得教职的某君，后来竟然是向警方泄密的人！某同事险些被扣留而终究未被扣留，结果还调升为校长，是否与“合作”有关……这些人性的弱点或黑暗面，也都有其必然性，绝不是某个人一时的“即兴”之举！

典型性可说是概括性的进一步发展、提升，以创造典型人物。《华灯边上的寒

星》应属纪实散文，不是小说，自无必要也没有足够篇幅创造典型人物，但我觉得书中有几个角色，很有典型，具有典型人物的雏形。像50年代盘问驼铃、劝他打进《学生周报》充当卧底的，就有“政工”的本色；1974年轮番审问他的一组“政工”，尤其是那个态度较温和、“谆谆善诱”的老者也属此。劝诱驼铃参加“组织”的L某，经常一副笑脸，每次收月捐，就用簿子把捐款人姓名记录下来，一点警惕性都没有，须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绣花针……”当驼铃感到风声紧急的时候，约他到某处商谈，他不紧不急，施施然迟到了……这是“革命浪漫主义者”？“左倾幼稚病患者”？他的真正身份，驼铃和我都觉得是谜。还有，驼铃也是很有典型的。正像鲁迅所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华灯边上的寒星》，小故事，代表性强！

我赞同书中方老前辈一再对驼铃说的：“写，要写！”

“刮刮乐” “乐” 如何？

/丁娜

又见“刮刮乐”行使诈骗伎俩，这回是在森美兰芙蓉，不料失手，一批成员落网，被控上法庭。

“刮刮乐”成员活动的场所，大都在车站，一组人数约十名左右，都是年青人。他们一盯上猎物，就以前堵后围地把刚出来的搭客团团围住，使对方措手不及。开口宣传“刮刮乐”的“乐趣”，大都是女性，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叠摺纸，开言道：只要你拿一张，刮一刮，说不定幸运者就是你，可赢得一辆进口的外国名轿车，价格约为几十万元。斯时也，如果你不设法突围，想试一试，就会上当：一刮，她就会恭喜你中奖。紧接着，她就说此项奖要立即去其公司办理手续，缴费约六、七千元左右，逾时作废。如果你说身上没有带足钱，她说无妨，你有银行存摺就可以解决，因为她可以协助。平日自称不具贪心的人，如果这时定力不够，难免会动摇，最终将坠入骗局之中，任由对方摆布了。90岁的老婆婆被骗，从银行提出10万元存款，交给“刮刮乐”成员就是一例。

我无意批评老婆婆的不智，而是感叹她为人过于单纯老实，不知道世间人心的险恶！

从芙蓉“刮刮乐”成员的落网，我看到了犯罪年青化、欺诈公开化，并形成一种跨族群化“刮刮乐”成员有华、巫、印及砂拉越加央族等的年青人；他们来自大马各州，汇合成群“找吃”，就有跨州际化的趋势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这批落网者不过是跑腿，为何落网者不过是跑腿，为何警方没有顺藤摸瓜，把躲在幕后操控的“刮刮乐”大佬也揪将出来？！

(2015年1月)

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乌拉圭作家基罗加其人其作

一、基罗加其人

基罗加全名是奥拉西奥·基罗加(HO-RIACIO QUIROGA)，乌拉圭著名短篇小说家。由于作品丰富、构思奇特、手法独辟蹊径，被拉美文学史学誉为“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王”。

1878年基罗加诞生于萨尔托城。年少时他便喜爱文学，曾大量阅读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鲁文·达里奥(1)作品，并钻研过左拉和爱伦·坡的作品。他19岁便开始投身文学创作活动，21岁(1899年)创办《萨尔托杂志》，开始写作。1900年他赴巴黎考察，翌年回国后与友人组织文学团体“加伊·萨贝尔茶会”，发表其诗文集《珊瑚礁》；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的文体风格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

1903年开始，基罗加长期侨居阿根廷，担任师范教师工作，业余时间则从事短篇小说创作。他在阿根廷北部林区居住多年之后，于1917年迁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本国政府任命为驻阿根廷领事馆的秘书。在此期间，他将在林区收集的大量素材以及在阿根廷社会中的见闻用于创作当中。

中国学者江志方对基罗加生平有较深入研究，他为《基罗加作品选》中译本代序里写道：“奥拉西奥·基罗加一生清贫，但他并没有低头丧志，一生都在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不断奋斗。为此，他曾一再改换职业，

他搞过摄影、自行车运动，当过木工、机械师、教师、外交官，学过园艺学、陶瓷制作、小型船只

制造等等。在爱情和家庭生活方面，他的遭遇也极不如意。可贵的是他在逆境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事业。

“这位乌拉圭作家在工作和爱情上充满激情，但另一方面他情感复杂，好斗成性。在他的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更是充满悲剧。他的阿根廷籍的父亲是因猎枪走火而丧命的。几年后，他的继父因不堪长期受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而自杀。他的两个兄弟死于青少年时代。在米西奥内斯热带森林的孤寂中，他的第一个妻子自杀。1937年2月18日深夜，基罗加在受尽病痛折磨之后自杀身亡。两年后，他的女儿艾克莱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基罗加的文学观，虽然属于现代主义，但却是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中国学者朱景冬·孙成敖合著的《拉丁美洲小说史》，在一章节中，称道基罗加是一位有见识的作家，书中写道：“1928年，在欧洲先锋派文学冲击下，基罗加不随波逐流，坚持现实主义道路。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如《文学信仰》、《文学证券交易所》、《民族小说的危机》、《小说修辞》、《完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等。这些文章从理论上



探讨了小说的结构、情节、语言、风格等方面的问题，表现了一位有见识、有经验的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现状和前途的关心。”

二、基罗加其作

1917年基罗加的《爱情、疯狂与死亡的故事》短篇小说集面市，震惊拉美文坛，作家从而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由于集子中共有十五个故事，其中大多以爱情、精神变态和死亡为主题，情节离奇，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是拉丁美洲的“恐怖现实主义”的开创之作。但也有人认为不足为怪，因为拉美的社会就是恐怖的现实，如果作家敢于正视、致力反映客观现实，是无法回避恐怖事件的。

下列是基罗加作品编目，短篇小说集六部，长篇小说一部，童话两部：

1.《别人的罪行》(1904年，短篇小说集)；2.《受迫害的人们》(1905年，短篇小说集)；3.《爱情、疯狂与死亡的故事》(1917年，短篇小说集)；4.《大森林的故事》(1919年，童话)；5.《野蛮人》(1920年，短篇小说集)；6.《阿纳孔达》(1921年，短篇小说集)；7.《荒野》(1924年，短篇小说集)；8.《过去的爱情》(1929年，长篇小说)；9.《丛林来信》(出版年份不详，动物故事)

从学者的研究材料，以及各种拉美短篇小说选本来考察基罗加的创作状况，我们会惊讶发觉到这位乌拉圭作家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既有反映阿根廷和乌拉圭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和侧面，又有若干篇章纯属于唯美主义作品，而这两类作品都离不开作家所喜爱的表现题材，即爱情、疯狂或神经失常、死亡。

1. 笔底生辉——拉美社会各阶层的风貌

关于前者，以《挨宰的鸡》、《独立钻石饰针》及《脑膜炎及其影子》为例。

《挨宰的鸡》描写马基尼夫妇生下第一个孩子，不久变成白痴，便向医生请教，后者判断这是隔代遗传的梅毒所致，不宜再生育。可是这对夫妻却以侥幸心理否定科学的鉴定，一连生下了四个白痴。初期，夫妇俩心中无限悲苦，依然十分怜悯他们的四个傻儿子，悉心照料，为他们冲凉、进餐等等。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夫妇俩以为这个小女儿也会与前面四个傻儿子一样的命运，但这灾祸却未降临。夫妻俩对这个女儿满意得不得了，由于过分宠爱，后者逐渐变得粗野了。有了健康的女儿，作为母亲的就觉得再也无法容忍那四个白痴儿子，便交由仆人照料。女仆的态度也随主人的脸色而转变，对四个白痴儿显得很粗暴，从此他们完全得不到丝毫爱抚。

一天午饭过后，这对夫妇外出散步，女仆也回家了，却单独留下四个痴呆儿和一个健康的女儿在家里。四个痴呆儿从窥见女仆杀鸡的过程得到启发，便模仿女仆杀鸡、拔毛、放血所作的事，把妹妹捏住，拔其头发，折磨至死，尔后把她拖到杀鸡、放血的厨房里去！

基罗加笔下的马基尼夫妇属于中产阶层，经济生活不错，也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但却是愚昧无知，根本不相信科学，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不宜再生育。结果连最小的女儿却被四个无人照顾和管教的白痴哥哥杀害。罪魁祸首是谁？作者虽然没明言，但从他笔锋所向，不正是拉丁美洲长期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人们怎不愚昧、落后和知识贫乏呢？

《独立钻石饰针》，写的是首饰匠卡西

姆的家庭悲剧。卡西姆的职业是首饰匠，擅长镶嵌宝石，但他没有开店。他的工场就是房间里，坐在窗下干活，为几家大商号镶嵌宝石，没有发财致富的想头。

身材瘦小、体弱多病的卡西姆，却娶到一个年轻貌美、爱慕虚荣，渴望自己也是一枚贵重首饰的妻子玛丽亚。每当丈夫镶完一件首饰，她总是要戴上它对镜自赏，不舍得摘下。有一天，卡西姆镶好的一根胸针失去踪影，后来终于发现它是戴在妻子的胸前，他要她摘下，却引发后者一阵子的争吵。后来有人请卡西姆镶嵌一枚独立钻石首饰，工作是异常忙碌的，他就听见背后妻子恼怒的话语和失望的埋怨，一天之中她要打断他干活十来次，拿着这颗宝石对镜配衣自赏。看来妻子的占有欲是越来越高涨了，她甚至要求丈夫带着这枚首饰跟她逃走。卡西姆这时只得苦苦解释、劝慰，才能让她情绪平静下来，上床休息。但她却睡得不稳，梦中仍然叫嚷：“把它给我！”

“行，是要给你！就差一点儿了，玛丽亚。”卡西姆漫应道。这时正是凌晨时分，他终于把手上的活儿干完了，轻轻走进卧室，把那枚饰针直插进他妻子的心脏！

《脑膜炎及其影子》，单从文本来看，它果真是曲折离奇的爱情小说。事缘一位出身豪门望族、年方十九、容貌出众、名叫玛丽亚·埃尔维拉的姑娘，在社交活动中结识到一位年轻工程师杜朗，便一见倾心。但是，封建礼教的束缚，加上等级观念的作梗，使她无法向对方表达爱慕情愫。她脆弱神经经不起这样折磨，卧病在床上，迷糊间将自己的隐秘讲了出来。家里的成员都认为她神经错乱在胡言乱语，但为了她早日康复，特请杜朗来安慰她。不料杜朗在陪伴她

期间，自己也坠入情网。埃尔维拉病愈之后，慑于封建礼教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得装作忘掉病中的一切，对杜朗冷冷冰冰。杜朗非常气愤，不愿再作“影子”，决心远离家乡。在这关键时刻，埃尔维拉才表露自己的心意，挽留杜朗，有情人终成眷属，喜剧收场。

基罗加刻画人物，冷静、简练而没有说教，没有给时代背景作任何描绘，颇似京剧那样没有布景。但当这出喜剧的帷幕落下之前，作为读者的我们，便可以从清晰中看到遥远的拉丁美洲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与人溶为一体的身影。

2. 低吟浅唱的唯美主义之作

关于后者，即唯美主义的作品，以《儿子》和《死去的人》为例。

中国拉丁美洲文学史家吴守琳对于基罗加的唯美主义作品《儿子》和《死去的人》有深入研究，认为前者属于“凄惋”，后者是“伤逝”。他给唯美主义的作品，概括其特征：“唯美主义的作品往往是中性的，不写什么问题，专门抒发某一种感情引起淡淡的悲伤，或引起怅惘、思考。”因为“基罗加从孩提时代起，命中就充满了不幸死亡。因而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写暴死的情况，或死亡的感受。”

《儿子》情节并不复杂，写一位鳏夫带着一个儿子过活，日子过得很不容易。儿子的生命就是他的信念和希望。

一天，只有十三岁的儿子拿起猎枪，准备到森林里去打猎，父亲吩咐他吃午饭的时候就回来，儿子答应了。可是到了中午十二点，儿子没回来，父亲内心开始焦虑；后来听到一声枪响，看不到有人过山谷和铁

丝网，这无异告诉他有一件巨大的不幸事故。父亲心里恍惚，没带砍刀就出门；穿过长满针茅的山谷，挨着一行仙人掌走去，都没有找到他儿子的丝毫踪迹。

父亲承受不堪忍受的忧虑，精神恍惚中，突然看见他儿子正从旁边的一条林中小道走出来。

作家基罗加突然笔锋一转，用死者（即儿子）的眼睛“在50米外的林子里看见没有带砍刀的父亲的表情”，他眼睛润湿并加快步伐，父子相拥抱——父亲双臂搂住儿子的腿；儿子却缓缓抚摸父亲的头。说：“可怜的爸爸……”父子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然后就回家去。

文末却是揭开谜底。作者写道：“他（指儿子）只是为幻觉的幸福而微笑……因为，这位父亲是孤独一人在走路。他没有遇到任何人，他的手臂是架在空气上。因为在他后面，在一根木桩脚下，他亲爱的儿子还躺在太阳底下，腿朝上缠在有刺铁丝网上，上午十点钟就死了。”

《死去的人》（或译《他死了》），情节很简单：一个割草工人，清除了香蕉园里地段，想跨过铁丝网，在地上休息。不料，他要跨过去时，左脚滑了一下，跌倒，手中的砍刀插入他的腹部，他的生命大限就即将到来。吴守琳认为：“作者就这事件做了许多发挥，写了死者半个钟头死亡过程中的思想活动，表现了现代主义的特点。”

这个特点是什么？吴守琳指出：

“（一）虚构：作者描写的死亡过程

是理想化，虚构的。他既不痛疼，更不喊叫……他估计了短刀插入腹部的深浅情况，冷静地、准确地得出结论：他要死了。接着他展开了对死亡的畅想，这样把死写成平静、冷淡、无痛苦的过程而突出了对死亡哲理的思考、分析。这不可能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却符合通篇文章淡淡的伤逝情调，怅惘的感情，理智的思考、分析。

“（二）对死亡的态度：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去，主人公考虑了死亡意味着什么，他异常冷静，对死亡感到不可思议，周围没有任何变化，一如往常，他却要死了，要离开这个世界……

“……现代主义追求形式美，首创了许多新的艺术手法，它们是：音乐感、美感、文字美、象征艺术、联想、虚构、幻想和现实混在一起写等等。和十九世纪以前的艺术形式相比，这些都是创新。但应该承认，这些艺术手法都是初步提出，未必得到充份发展。”

基罗加这类唯美主义作品，颇有低吟浅唱的况味。笔者个人浅见认为它并非是上乘之作，只能说是一种实验性的创作，似乎是在告诉读者：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2015年1月）

注（1）鲁文·达里奥，尼加拉瓜著名诗人、作家，开创了西班牙语现代主义文学，被誉为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旗手。

❖ 叶清润(博特拉大学中文组硕士生)

金枝芒的散文(续)

.....

几个月来,我难得看到那么一个不平常的景象,象这个黄昏一样,一件事情震撼了全国小埠几百人底心;大家兴奋的向街场奔过去。

.....

几百个人围着一个粗大圆圈,好奇使我费力地挤了进去,看见人群里站着个摆杂货摊头的老板,低垂着头,脚边三包毛巾玩具之类的东西零星地散开着。有一个十多岁的满身弄髒了的孩子坐在上面,两腿以最大限度摆开着,喘着气拉着襯衫的下绿端末的,又抬起头来看看大家,投射去成人似的懂事的眼光,接着又憎恨地昂侧着头,看了看站着傍边的人的那張低垂着的脸,就高高兴兴地,带点儿骄傲似的笑起来了。

有个人头上顶着一張凳子,嘴里嚷着让开点挤了进来,狠狠地用脚拨开了地上零乱的东西,放下了凳,站上了呼喊使大家静了下来,他高呼着:

"汗奸!"大家不等他说完,几百个声音汇合成一个声音,唤醒了要沉睡下去的黄昏。

(九)《一天的生活》(为儿童节而作)

(以金枝芒的笔名发表于1938年4月3日的《南洋文艺》)

小学生为了要准时上课而要求爸爸买一个闹钟则不得要领。从中反映当时的不景气与失业的严重性。以及反映了小学生对陶先生的以藤鞭主义的教学态度的不满与控诉。

.....

我醒来了,象每天一样,惊恐地抬起头来,向东边的窗洞里望去,啊!我差点儿叫

了,虽然肩背还觉得有点儿酸痛,身子也很乏力,但我一下子掀开了绒毯,跳下床,那太阳已经从橡树林探出了头来,园园的,红红的,大大的一个。

"这样贪睡的!"我用两手拍着大腿,不是么,时间少说一点也经有七点半了。

"没有那个东西是不行。"我又想着了闹钟,達利有他对我说:"每天六点钟,一定可命令闹了醒来,马上起身。"

这么多好,但是几天前和爸爸说了,到今天还没有买来,正想着时,看见爸爸匆匆忙忙地出去,我走他面前,非常认真地说:"爸爸,买闹钟!"

"只晓得买什么,一个月没有找到工做了。"

我真的嚇呆了,真奇怪,上次我爸爸说买闹钟时他笑着答应的,今天却变得这么凶。

呆呆的站了一会儿,说起昨夜没有做出来的二个算术练习题,想起先生那支藤鞭在屁股上的抽打,就什么也不再想,忙乱的走到井边,打起一桶水,把嘴凑了去喝了两口水,再把手捧些水来抹了抹面,就走到房间里去拿出了练习簿来。

早晨,空气是新鲜的,天气也很阴凉,脑子是很清爽的,想呀想呀的,还是想不出来.....

我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书包,胡乱地吃点东西,跨上脚車,象拼命一样转过二个小山山,飞也似的到了学校。

(十)《儿童节小景》

(以金枝芒的笔名发表于1938年4月11日南洋商报的《狮声》)

儿童节,老师们讲解国内儿童被日本侵略

者伤害的惨剧，而激发他们拿到的红包全数的捐给了国内的儿童。

开会，起立，行礼；大半觉得有点儿讨厌似的；站得歪歪斜斜，随随便便在把头点了那么垂下。

一轮到唱歌，大家又象得了水的鱼儿了，那么有劲有力地拉开喉咙，涨红了面，涨红了颈，高高地唱出一声声壮严的，仇恨的，愉快的调子。

“前进！前进！”每一个孩子，显得连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在哼了，身子跟着拍子，一起向前挺着，有着沙粒的水门汀地上，一齐地擦出刹刹的声音来了。

演讲啦！几个顽皮的孩子在伸舌头，做着鬼面；他们差点要叫出来：

“讨厌啦！”

但是一个个老师，孩子讲呀讲的，每一个孩子全安安静静坐着；虽然有的觉得伤心了，在低着头想：祖国的孩子这样可憐的。

也有人睁大眼睛投射出兇狠的光彩，心里也想着：“东洋鬼子这样可恶的。”

会场里的空气在变换着，但只在孩子们的心里，面上，嘴是紧紧地闭着的；但闭着嘴谁都觉得现在有着千万句说话哪！千万句话都要说：“不打倒东洋鬼子不认中国孩子，也不能活着不做小奴才。”

老师在分发红包了，虽然只有五个铜板，但老师着重地说：“是礼物，学校送给大家的。”

但一下子就有个孩子象骂人一样在高叫了：“是礼物，我们送给最可憐的中国的孩子”

一会儿，几百个红包在讲台上上了，是高高的一堆；但远远的看去，却是一点点红色的小东西。

（十一）《给孩子介绍一个好童话〈文件〉》

（以金枝芒的笔名发表于1938年4月29/30

日南洋商报的《狮声》）

金枝芒对理想的乌托邦，寄望于新生的儿童。所以积极的向儿童们推介当时苏联的出名童话家：班台莱耶夫的作品，希望能对儿童培养高尚的革命精神——为了革命要勇于牺牲。

现在夏饶先生又给我们翻译了这本《文件》，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童话，也是一个明快有趣的故事，读起来比《錶》容易懂得，事情生动简单，却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益处：一句话，这是一件最美丽，最可爱，最好的礼物，我们要好好受一用牠，不但正应该读一读，而必是要读读。

事件实在很简单的，有一个现在管理着苏维埃农场叫特洛漠夫的，讲着他年轻时在内战中给红军送一个秘密文件的故事：

年轻时，他替地主放牧过绵羊，做个木匠，十月革命发生了，他象所有的老百姓一样，投身在红军中，和要保 护沙皇的专制的白军作战。

一次，他们给白军包围了，救兵不很快来，就要完全被消灭，于是，长官叫他送一个文件出去讨救兵，但得经过白军的防线，这，不但生命危险，机密文件落在白军手里事情更糟，但红军特洛漠夫，献身给革命战争的人是不怕牺牲的他要用一切方法甚至生命来保全，或者毁灭文件。

（十二）《亡乡人》

（以金枝芒的笔名发表于1938年5月14/17日南洋商报《狮声》）

通过黄先生，小越和葛先生三位离乡别井到南洋的小山城任教的老师们，不时对家乡的思念。同时对东洋鬼子那么的惨酷，烧杀，不管老的小的……。亡乡人虽在异乡也应该贡献他们的力量。

黄先生冲过凉，粗粗打扮了一下，稍稍抹了点脂粉，就往校园去散步，在盛开得红红黄黄的美人蕉丛里，缓缓得穿来穿去，又时时像

嬉弄牠们一样：拉着一张张壮大的叶瓣的尖端，抖落了点粘在着的雨珠，又时时用着爱抚的姿态，抹着饱满了的一个个淡紫色的尖长蓓蕾。

……

小赵和葛先生走到她身边，连呼吸也要想抑制地静静地站着；但两个儿视线一接触，一下就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

小赵对着葛先生尖起了嘴唇，指了指她，用着和姿态全不调洽的口气说：

“黄先生，又在想念着家乡吧？”

“可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诗人，又是热情而多愁的姑娘啦！”葛先生紧接上去，显得认真地说。

……

“大江南这一次真是浩劫。”小赵学着黄先生常常说这些话的腔调说了走前去，拉住黄先生的一条手臂摇动着，意思是在责备她不该这么冷冷地。

“东洋鬼子那么惨酷：烧，杀，女的，不管老的小的，掳去全一车一车……”黄先生以忿忿的口气开头，但讲到这里，声音轻了下去，把头倒在一肩膀上，象不好意思是讲下去。

葛先生等着这个黄先生不注意他们的机会，对小赵耸耸眉头，满带着怜悯的感情似的吞吞吐吐低声说：

“近来看见你老是这个时候在这里思念着家乡，憂憂地做诗吧？”

“有什么法子，亡乡人！”黄先生差点儿叫了起来，垂下手身子。

（十三）《阅报室里的小风波》

（以金枝芒笔名发表于1938年5月29日南洋商报的《狮声》）

曾先生和梁先生在小小的阅报室里，对每次汇钱回中国和香港之间的汇率比较，则反映战时中国经济对外汇市场的软弱。也同时窥见一些知识份子，国难当头，他们所关心的是外

汇汇率的变动，而不是祖国屈辱和人民愤起抗战的命运。

……

曾先生拿了晚报坐在沙发里，身子侧了几下，弄成了个半的舒服的姿势，翻到了汇兑栏摺成四分之一象要仔细地看牠一下，或者说，要下一个心想，分精研究，付给那些单调的数字以一种可爱的生气，让他们跳跃地活动起来。……

终于，他安静地闭上了眼，在倾听着心窝里抖散出来无声的愉快的声音：

“今天又泻了一元多，汇中国百元要四十元零七五啦！”

“不差，远道还算好！”倒底曾先生哈哈地出声笑了。

“师母有你来了吧！，这么高兴。”梁太太的身子一闪，从门口进来了；照常是用尖得刺耳的声音说着，双手就迅捷地叠起来掩住了嘴吧，把笑声显得呕匿了。

梁太太依旧沈默着，曾先生也觉得没趣似地沉然了一回说：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回头打败了东洋鬼子，回去带的是钱，还怕没有家，没有……？”这次，曾先生还轻轻的笑了。

梁太太听着听着愤怒不知不觉地消散了。心头觉得有点癢癢地忍不住。

“汇香港多少了？”她自言自语地说着，还低下身子去拾起报纸。

她找到汇香港的一行但五十二元六二五几个字，像尖而且志的钉子一样打到了她的心里，而突然地哭了出来：

“还要汇多！”

象是过度刺激，使她安稳似的，她喃喃地说：

“香港怎么一年都没变的啦！”

“香港是英国的呀！”接着，曾先生显得热心地说了许多话满有知识地解释着香港和中国为什么不同。

“为什么中国钱跌，香港钱不跌？”梁太

太搭证似地说着，並弄着报纸。”中国打仗，香港不打仗。”曾先生瞧不起对手这样无理地说。

“中国在打仗，买枪买石炮，要用许多钱，要用许多钱，跌了，和外国交易不是大吃虧么？”

（十四）《大家应读的“家信”》

（以乳婴的笔名发表于1938年5月30日南洋商报《狮声》）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金枝芒也热衷于把列宁的伟大革命事迹介绍到群众中去。

“列宁家书集”，是一本值得大家读的书。

十九世纪最后和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头：是一个剧变的时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机——伊里奇的一生便是积极地站在这个转变的中心。（韬奋读书偶译）在这个人类剧变过程最重要的这些年头，列宁“始终不倦的准备工作，富有决战的效用”。（引同上）收在“列宁家书集”里的那些家书，就是这个时候写的，于是，这家书集，就成为那个大时代底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目前，在我们做奴隶还是做自由人，或者说生与死的抗战中，中华民族也已临到了一个“严重紧急的转折点”，而这“不仅仅是锻炼着我们中国一国的运命，其实也正是铸造着世界性的条件”（黄奉序列宁传记）而在列宁写那些家书的后来一个时期中，在“后退的欧罗巴和前进的亚细亚”的论文中激励我们的话好像就在今天说的：“真正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不只会痛惜自己的处在长期奴隶的地位，不只会幻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能够进行斗争，去反对压迫者。”（引同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列宁一生所做下的事业和学说，不只是苏联底，它们指导全人类，也指导着中华民族

去打倒日寇求得解放。

（十五）《母女两的故事》

（以金枝芒的笔名发表于1938年7月7日南洋商报的《狮声》）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周年而作。陆芬和同学们都满怀热情的想回到中国去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然而却与养育的母亲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然而却在同学来邀请她代替一位生病的同学演出抗日的话剧而释怀了，也得到了母亲的宽容和谅解。充分地说明了只要决定抗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要回祖国去……”蓦地，陆芳双手捧着脸，像神猎人追到穷极的野兽一样，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接来抖颤着，她又猛然地投到母亲的怀里，双手扳住了母亲肩头，像要一下洩出心头年长月久的积郁一样，尽情地哭泣了。

“要你养，十年来，可靠了吗？你滚好了，靠一双手怕养不活老命，只要看看我的手，十年来为了你在衣服上揉烂了……突然，母亲放低了声音，“你爸死的时候……”哭泣再也使她说不下去，头一阵眩，眼前一阵黑暗里像爆裂了金色的星人，她摇晃了几下倒了下去。陆芳失神地扶起了她，脑袋像蓦地清醒了一样，说不出一句话，任自己忏悔的眼淚去流着，母亲睁开了眼，久久地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一样望着女儿，眼里兇狠的光芒缓缓地露了起来，她举起了紧紧的拳头向陆芬打去。

第二天傍晚，阿银带着一个大姑娘跳跃着匆忙地进来……

陆芬的眼睛是红肿的，她羞怯地抵下了头。大姑娘不好意思的低了头就热烈地说：

“芬姐，请你去帮点忙，真不巧，快到纪念七七上台的日子了，林玉姑病了，芦構桥之战的戏里缺掉了二姑娘，怎样好？”大姑娘笑

着，在等待着她的回答。

陆芬轻轻地抬起了头点了两下答应了。

陆芬像忘了几天来的事情了，身体躺着觉得舒舒服服的，也好像听到心里笑着的声音。

.....

她拿起剧本，把头躺得近灯火一点，忘形地哼起剧本里的小调来了..."

"...七月里来是七巧，日本鬼子打到芦沟桥..."隔壁的母亲扑地笑了出来，陆芬羞怯地连忙吹熄了灯火，像在黑暗里可以不觉得难为情。

但心头，喉咙好像痒痒的，于是，她把头蒙在被里，又小声小气地哼了起来：

"八月里来...."

(十六)《大地的海》

(以乳婴笔名发表于1938年10月24/25日南洋商报的《狮声》)

作者对当时东北三大左翼作家：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的作品有一定程度的敬仰与崇拜。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便是这时期完成的长篇小说。描述东北人民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而勇敢地站起来反抗的故事。

.....

端木蕻良先生的《大地的海》，是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是反抗者侵害和掠夺，他们的儿子对母亲的爱来铲用刀来奉待的锥大地的"独夫"的战斗的故事，是一幅"被世界绝称着的沃土，黑色的草原的，怒海的东北的彩色的巨绘，也是一个中华民族要摆脱去万世的奴隶底命运而挺然站立起来作万世自由人的，保卫他们靠着生息的土地更好些活下去的，崇高的，悲惨的，壮烈的，在死里求生的故事。他们要让自己的土壤一起，在几十年的炸压下，在敌人凶残的侵略下将要死亡的时候，在以血肉生命作者的战争里解放出来。

(十七)《山灵》

(以乳婴的笔名发表于1938年11月18日

南洋商报的《狮声》)

由胡风先生翻译的朝鲜和台湾的短篇的小说集。充分描绘了当时朝鲜和台湾在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

.....

胡风先生翻译的朝鲜台湾的短篇小说集《山灵》，还不到一个月就再版的非常优秀的译本出版已经二年了，在这个激变的大时代，二年该是一个冗长的日子，然而《山灵》还不曾是一本"旧书"，在书里所讲的是几个朝鲜台湾奴隶底被侵害和被欺侮的悲惨的生活底故事，以及多少年来他们看明白了侵略者底凶残血腥的魔手所放在脚前的是一条黑漆的，绝望的，是自己，是子孙灭亡的路，每一个人都要活着的，他们要从奴隶的生活里解放出来作个自由幸福的主人底决死的战斗的英勇的姿态来果刚的信念，要在黑暗里闪亮起光明，要在黑暗里争取新生，这当我们要沦为他们同样的命运的当头，对同一种侵略者直立起来，以白刃迎接赤血，截断侵略者底血腥的魔手，为自己，为人类，为世世子孙以血肉建起自由独立的时候，《山灵》还是一本簇新的新书，而且《山灵》有传达给我们的，即使只讲了朝鲜台湾的事件和人物的一点点，还是一样坚强有力地震撼我们底心，炽热我们底血，刺激我们底心，炽热我们底血，刺激我们底灵魂的，读着《山灵》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底子孙，任谁都会这么的活着，把自己献给这一次抗战；活着，就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凶残的侵略者在中国，在朝鲜，台湾，在日本在地球上消灭，不留一个，活着就得这么来着，因为《山灵》明明白白的激动了我们，告诉了我们；否则，是在为怎么样的奴隶在漆黑的浓暗里悲惨去灭亡、自己、世世子孙，以及全人类。

❖ 山泥

简略探索中国新诗与 马华新诗的发展及远景

(一) 前言

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生，如果选修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修专业，探研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知识是理所当然的。而身为华裔的马来西亚公民，在钻研这一门学科的同时，又难免要涉足研究本土源自中国的马华文学，其中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及戏剧等等。

在本土发展的中华文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除源远流长的历史情意结外，同时也不期然地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而迈步向前。

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际，对中国新诗与马华新诗的发展及远景作简要的探究，相信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二) 中国新诗与马华新诗的关系

中国虽被誉为世界上的诗歌王国，可是，在新诗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历程却不不到一百年。马华新诗的创作历史也不相上下；因为它是紧随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发展的。

中国新诗的开创，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当时，随着胡适在一九二零年出版诗集《尝试集》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之后，新诗的创作便有如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参与新诗创作的著名作家有：郭沫若、刘半农、沈尹默、朱自清、康白情、闻一多、徐志摩……等等。一时之间，创作新诗的诗人辈出，人数真是多到难于尽录。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展开；随着中国新诗

的蓬勃创作，远在迢迢千里外而文学还是处于萌芽阶段的马来亚，却也和中国新诗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从中国飘洋过海来谋生的华侨，仍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而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只是自己谋生的地方，绝大多数的人，把本土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都是南下的移民，正如新加坡新一代的诗人淡秋所描写的：

自舱底孕下第一步的我
是南下的一颗草籽
不带乡间的泥土
就是这样，他们飘洋过海而来。
而诗人邱静溪则形容：
一个浮萍的季节
苦力与飘泊齐来
草籽、浮萍都是飘泊的，还没有扎下根

来。这是诗人心目中，早期华裔同胞移民的形象。

当时，在这里由华裔同胞所创办的华校，都是以华语、华文作为教学的媒介语文。课本是以中国的课本内容为教材，教师也绝大多数是由中国聘请来的，学生的作业和作文也都是中国的教学制度为准则。另一方面，由华商、侨领或文化人所创办的报章、刊物的文艺副刊所登载的文艺作品及新诗，大多数是以中国文学的创作风格为依归。虽然所写的内容和主题，背景和对象都不尽相同，但创作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

这样一来，当时所萌芽的马华文学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环，而新诗的创作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理解，马华新诗的创作与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着血肉的关系的。

在这一脉相通的关系上，彼此间又有着怎样的互动影响呢？

（三）中国新诗与马华新诗的互动影响

从以上所说两者的紧密关系中，可以明确地领会到，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后；在高举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大旗的道路上，中国新诗的创作也影响着马华新诗的创作，而其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

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号角吹起，随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歌声唱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抵抗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战争、奋勇保家卫国的新诗，有如汹涌澎湃的巨浪，激动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扉，冲击着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围墙，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是如此，在马来亚疆土上抗日浪潮也是这样！

请看看当时在这里的诗人怎么说？椰青在《战争底风》里写道：

风
战争底风
我们迎接你……
从亚细亚的
原野，
吹过
中国海，
深阔的太平洋……
似暴风雨，
似瀑布，
似海燕。

而诗人刘思则在《吼社（诗歌专叶）献诗》中说道：

勇敢地诅咒，叱退
这腐朽的时代。

在大众面前，
说出你的恨与爱。
吼，伙伴呵，
咱们的歌声要同海潮澎湃。
看明儿朝日
怎样从怒涛下奔来！

我们再看看另一些诗人是怎样为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勇往直前。诗人李蕴朗在《诗人回去了》的诗中写道：

热带的诗人回去了，
他不再在
椰树下的海滨，
怅望着：
天边的云彩，
海水的碧蓝。
那远方，
受伤的祖国
呼号着，
亚洲大陆上
江水卷起血色的浪潮呵！
……

诗人回去了！
……

他将
跨过南中国海的绿水，
在光荣的战场上，
拾起刀枪。
……

年青的，热情的
血制的笔
挥落在
中华民族史上
永远闪光的
一页！

诗人对祖国的热爱是多么地鲜明；诗人要为祖国牺牲的心是多么地坚决；诗人挥发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多么的伟大！

新诗，不论在中国或马来亚，都成了抗战救亡的战斗武器！这一时期，英勇优秀的

诗人辈出，但在战争中也牺牲和失去不少。

在抗战救亡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新诗和马华新诗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两者的互动影响，正有如血肉一样相联结在一起！

（四）新诗发展的坎坷路

二十世纪，从初年到末期，是一个苦难的世纪，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苦难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可是，却又不幸地陷入“内战”的苦难。最后才从苦难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而获得了解放，摆脱了半殖民半封建统治的枷锁，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

在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新诗，当然也是齐步向前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面大旗昂然在新文学的天地里迎风招展，许多优秀的作品也随风而出，随旗飘扬。

可是，随着国际形势骤变，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变。一九五七年爆发了“反右斗争”，许多优秀的诗人都成了被整、被批、被斗的对象，甚至成了地下囚。接着，一九五八年推行“大跃进”运动，随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推出，大量粗糙的“民诗”、“民歌”、“民谣”代替了优秀新诗的地位。

更糟糕的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引爆的“文化大革命”，许多在“反右运动”后尚余留下来的部分优秀诗人却被批斗为“牛鬼蛇神”而摧残、而牺牲、而坐牢，而下放。

这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一波又一波的斗争，不但深深地危害了中国新文学（包括新诗）的发展，同样的也给马华新诗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欺压和剥削的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受奴役的人民都纷纷起来展开斗争，迫切要摆脱不合理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

饱受英国殖民统治、压迫、剥削和日本侵略、蹂躏的马来亚，当然也不例外，随着争取解放独立斗争的第一声枪声响起；随着“我爱我的马来亚”歌声的高亢，大家都共识“马来亚是我们的国家，人民要自己当家做主人”。爱国主义的大旗已准备插在马来亚的国土上，马华新诗目标和方向，也随着大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诗是这样写，歌也是这样唱的：

我爱我的马来亚
马来亚是我的家乡
日治时代不自由
如今更凄惨
谁知寇去英帝来
如今成苦海
兄弟们呀姐妹们
不能再等待！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英帝殖民统治者开始疯狂地向马来亚人民进攻，它野蛮镇压、血腥屠杀英勇的人民。进步的工会、学生组织、民间团体、社团机构、报章、刊物都被封闭了，领导人被拘捕、枪杀、监禁或驱逐出境，无数的反抗者被逼上“梁山”。许许多多的优秀马华诗人失踪了，牺牲了。……除了地下的诗作，马华新诗随着失落的文坛遭受到空前的摧残。新诗的发展，从高峰跌入低谷；由灿烂暂时暗淡下来。

虽然，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马来亚的“民选政府”由英国殖民统治者手里接过政权而宣布马来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森林里为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并没有停止，紧急法令也没有解除，紧急状态仍然存在，人民的结社、言论、文化、教育的发展仍然受到严厉的控制和压制。

不过，在控制和压制的隙缝间，许多有

正义感的文化人，进步的诗人、开明人士，还是勇敢地起来办报纸，出刊物，出版新书。他们所采取的风格和形式仍然沿着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路线前进。但是，爱国主义的主题和情怀已绝大多数由中国转移到马来亚本土。且看本土诗人长风葛怎么写？在“根的成长”诗中他写道：

当九重葛艳艳地长起
归属感的根就深深地扎下
再一阵豪雨、再一季阳光
那根，就会扎的更深
中国，就会离得越远

从五十年代来到七十年代初，马华文坛、政坛深受中国“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激起一阵热烈的涟漪。但是，在有企图的政客制造严重惨痛的“种族冲突”后，所谓“民选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依照殖民统治者的伎俩，封闭左翼政党，禁止进步书报，关闭职工会和逮捕各界领袖及其成员……白色恐怖弥漫，刚要炽热起来的马华文学火点又被吹熄了。作为战斗武器之一的诗歌，也逐渐被“冷藏”了。

在诗歌创作坎坷的路上，历史似乎在跟我们开玩笑，中国诗坛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在马来亚的诗坛上也出现同样的状况。一般上，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诗歌，有许多是思想意识强烈的，政治味道很浓烈，对当权者的冲击很明显也很入骨，于是受到压制和排斥。

往后，许多诗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写作者，他们改变了写作风格和技巧，普遍采用朦胧、隐喻或象征……等手法进行写作，形成了所谓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诗派。但他们所写出来的诗，不容易被一般人（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读得懂，理解得明白。要细加解读，既费神又费时。

人们对这样的诗就“敬而远之”了，新诗也就更加被冷落了。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末，由马来西亚

政府、泰国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停止武装斗争。因此，国家的政局相对地和平稳定。许多人热衷于大型的硬体设备及发展工商企业，并且放眼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投资。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地繁荣起来。

随着经济的改善，人们开始侧重物质文明的享受而忽略了精神文明的素养，社会上的所谓文化活动，多数局限于娱乐性的追求和资讯的游戏。

文学的发展，仅仅是局限于像一个点缀品的角落，新诗，更是走到“边缘化”的边缘。

（五）中国新诗与马华新诗会有远景吗？

新诗，从上个世纪开步走来，今天，不论是在中国或马来西亚，都因客观和主观的各种因素而被“边缘化”，那么，创作新诗这条路是否会有远景呢？

纵观中国新诗与马华新诗发展的历史虽然还不到一百年，可是在过去那个动荡的世纪里，新诗，对国家和人民都曾起着巨大的影响；作出过辉煌的贡献。

今天，新诗虽然处于“边缘化”的非常时期，不能像以往那样发挥其潜在的功能，但这不等于“无能”，功能的发挥，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在中国是这样，在马来西亚何尝不是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吴晓教授有精辟的见解，他说：“诗歌虽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所谓的复兴……诗歌本来就属于精神领域中的上层建筑，只有在社会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诗歌可能得到一定的发展，才可能被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接受和认可，作为其精神上的一种享受。而我们现在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一个繁荣的诗歌创作局面需要很长时间的蕴酿，当然民间是主体的力量。”

这样精辟的见解，不是加强了我们对新诗有远景的信念，巩固了我们创作新诗的信心？

还有，关于诗歌未来的发展，吴晓教授也明确的指出：“诗歌将延续所谓的‘边缘化’趋势，现在谈诗歌的复兴还为时尚早，今后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诗歌可能会逐渐繁荣起来，但这个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发生。”

此外，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位中国资深诗人谢冕为新加坡诗人槐华主编《半世纪的回眸》一书所写的序里怎么说：“槐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而又亲切的世界。……说亲切是因为这些诗歌是用华文写作，而且就文化根源来看，这和中国诗歌受到共同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很多诗人历史上和现实中还和中国诗歌界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文化根源和语文上的一致性，使我们仿佛面对着亲密的朋友和兄弟的吟唱。……诗人之间的交流本来就可超越语言的障碍而达到心与心的拥抱。而现在，在我们和新、马诗人之间，连语言的藩篱也除了，我们之间简直就如朋友、家人的促膝晤谈，这对诗人而言真是一种罕有的幸福。”

最后，诗人谢冕还献上祝福：“祝继承了三十年代开创的辉煌传统的新马华文诗歌，在九十年代以至未来世纪有更为长足的发展、进步。”

这一番深具意义的话，更深刻地告诉我们，中国新诗与马华新诗是有远景的，前途是光明的！

（六） 小结

纵观以上简略的探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诗和马华新诗发展的进程，两者不但有密切的关系、互动的影响、坎坷的遭遇，甚至还有共同漫长的路要走，不过远景是光明的。

今天，中、马两国的国情与民情已有所不同，但对华裔同胞来说，却有着源远流长的共同文化传统、共同语文和许多共同的习俗，更何况中国新诗和马华新诗也是世界文学资产的一环。因此，若以宏观的角度来创作，文学的大方向还是可以一致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起飞；随着全球各国人民都在热烈学习汉语和中文，期盼中国新诗和马华新诗能相互走出国界、跨出区域而迈向世界。

希望有一天，具有中华文化优秀精髓的新诗不再被“边缘化”而是生机勃勃、高瞻远瞩地踏步在世界文学的行列里扬眉吐气、绽放异彩！

参考资料：

- (1) 吴晓教授讲课笔记。
- (2) “浙江大学导师基本信息”网站。
- (3) 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槐华编
- (4) 吾国吾民诗歌创作选——南洋商报文艺丛书
- (5) 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著
- (6) 马华新文学大系(六)诗集(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方修编著

写于：2007年2月7日

◆康静城

一本意义不凡的书

《刘思 留诗 留思》

——读怀念刘思诗文集

10月10日傍晚，自邮箱里取得诗人长谣兄惠赠的《刘思 留诗 留思》——读怀念刘思诗文集一书，仅致谢意。

顾名思义，此书是长谣与弟妹们为怀念他们的先父刘思的诗文集。书里有提要如此写道：本书收集诗人刘思生前身后由亲人、学生、本地作家、外地学者所撰写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的诗文共61篇，尚有刘思晚年创作的诗新旧诗19首及诗文拾遗9篇。阅读这些诗文，读者可全面又深入地认识作为家长、师表、报人和诗人的刘思。

确实如此，笔者读了此书后，对刘思老前辈的生平和创作成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兹略述如下。

刘思（称呼从略）（1917—2012），原名刘世朝，笔名刘思、高云和方达。他是马华新诗的先驱者，也是新加坡第一代拓荒诗人。因为创作了许多抗战诗歌而被誉为“抗战诗人”。1935年南渡，1937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创作。1939年他与文友李蕴朗、椰青、冯蕉衣、王崑等成立了新马第一个诗歌团体“吼社”，他亲自担任“总务”。1950年任职于《星洲日报》，1956年兼任任教于中正中学，也因此影响了许多学生，使他们也纷纷热爱文艺，而先后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计有原甸、史英、严思、杜南发、吴垠、常枚、方然、伍仲、韩山元、怀林、夏彬、朱德春和莱米等。即是桃李满门，又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也促使中正中学文风兴盛的一个原因吧。在他的言传

身教、耳濡目染下，自家的四个儿子——长谣、喀秋莎、古琴和二炮，两个女儿安琪和方莎（皆以笔名称呼），也都在文艺道上发挥所长，各有不同的成就。

诗作收录于《刘思诗集》（1981）、《刘思诗词集》（1982）、《诗家刘思（诗词集）》（2000年）等诗集中。

身逢乱世，战争时期，皇军侵略祖国——中国（当时新马属于英国殖民地，海外华人都属于侨民）诗人为抗日救亡而“隔海助威”，不负使命，吼出时代的强音，吹响号角，鼓励人民参军抗敌，同时诅咒法西斯战争贩子的邪恶！试读这些诗作，便能使人感觉到诗人的满腔热血、且忌恶如仇：

《世纪的呼唤》

世界的法西斯蒂啊，/你忍心拿了枝罪恶的秃笔，/向我脸上涂上耻辱的颜色？/你想将真理的明灯吹熄，/把日月星辰，一切光之体点黑！/你诬惊雷是我的步响，/你说暴雨是我的呼吸。/老人听了慌张，/孩子见了战栗。

世界的法西斯蒂阿，/你想把宇宙掷入恐怖之网中，/请撒旦出来统治一切，/露个狰狞的笑脸，/要看众生之伦在你眼前死灭。/世界的法西斯蒂啊，/世界的法西斯蒂啊，/你是狡猾第一，/你是鲁莽第一，/你是聪明第一，/你是愚昧第一，/古往今来，/问谁可匹？……/世界的法西斯蒂啊，/你鼓动战争，/你忘记反击，/你不怕自身碎裂。/世界的法西斯蒂啊，请你试为我一瞧吧：/罗马城的春草，/可有当

年一样碧?

1938年4月11日

吼社《诗歌专页》献诗

你,年轻的歌者,/不要徘徊,/向现实,/把嗓子打开。

勇敢地诅咒,叱退/这腐朽的时代。/在大众面前,/说出你的恨与爱。

抓住神奇的一忽,/给历史划一条分界。阻力吗?就跟普式庚一道走呵,/将生命掷向前人比赛!

吼,伙伴呵,/咱们的歌声要同海潮澎湃。/看明儿朝日,/怎样从怒涛下奔来!

* * *

不平凡的时代,由不平凡的诗人来抒写。/

不平凡的时代,不能用软弱的笔调表达。/

诗人的慷慨激昂,要为弱者鼓舞士气、/

唤醒沉睡者醒来,面对现实,不让法西斯的恶势力吓倒,并将“勇敢地诅咒,叱退/这腐朽的时代。/在大众面前,说出你的恨与爱。”

1939年作

《起来,中华优秀的儿女们》

起来/中华优秀的儿女们/除了斗争/不要再幻想生存

长城保不住华北/黄河羞别了中原

大好山河/任胡马醉啸,胡马牧奔/看武汉城头/

一面浴血的大旗呵/萦绕着多少被侮辱被损害的梦魂/起来/中华优秀的儿女们/让怒火尽化炮火吧/让英魂变成国魂

人说露西亚的豪杰/曾引太阳到他们的祖国/我们要借烽火双翼/给祖国驮来自由与幸福

起来,中华优秀的儿女们/抗战吧/决

斗吧/予侵略者以打击吧

我们/我们是皇帝的子孙/皇帝的子孙/是不许被侮辱的/伟大的一群哟

读着他的诗篇,便使人想起五四时代的诗人艾青、闻一多、田间、冯至、闻捷和臧克家等的抗战诗篇,即激情澎湃,又充满民族的凛然大义,他们的诗篇,似匕首、又似投枪,像炸弹般,要对准敌人东瀛皇军猛然轰响,灭敌于瞬间!

他一手写新诗,(自1937年至1964年),一手写古诗,(自1952年至1970年),两者都有极高的成就,是新马、新华文学史上少有的杰出诗人。诗歌所取的创作题材,即有大我、(如写国家抗战、赞颂正义,写社会大众弱势群体等。)也有写小我(如写怀乡、亲情、友情、悼念、寄赠等)的作品。通过叙事、抒情和咏物等表达了多方面的内容,为新马和新华文坛留下了丰富的诗篇。

而他高明的创作手法、技巧的多样化,对格式的重视,节奏的掌控等,使作品更能引人入胜,而且许多作品充满乐观精神,慷慨激昂,鼓舞着读者,更使人百读不厌。

诗人到了耄耋之年,还作了不少古体诗,试读一读下列这两首亲情与友情的五言绝句,诗意高雅,用字却浅白易懂:

《诗赠长女珊瑜》

何处有鲜花

鲜花在我家

我家花怒放

鲜红羞晚霞

2011年

《贺心珍艺展》

南天一小岛

风下出瑶草

手植自心珍

艺高人未老

文转第63版→

读刘世朝(刘思)老师的新诗 《抒情组诗》

刘世朝老师的新诗和旧体诗(尤其是旧体诗词),无论是在内容和写作技巧上,那种独树一格的风格和成就,都已经达到后人不容易逾越的高峰。他在修辞的铸字锻句和意境的塑造上,深具严谨精练和高邃的想像空间,为后来的学诗者,留下了写好真诗词的优秀典范和探索的宝库。

在众多评论刘老师诗词的文章中,多数是较注重于那些反映大时代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篇章(无可否认,这类诗词在刘老师创作宝库中是居於主导地位),较少看到有对那些抒写日常生活和底层人物作品的剖析。

这里,我选出刘老师的《抒情组诗》,来看看他怎样着笔生动描绘那个年代一个马来少女的形象。

用诗的形式来表现人物,这对诗作者是一个挑战,写得好的并不多见。因为在通过诗句表现人物的过程中,如果以平铺直述的辞藻去体现人物,其结果往往是扁平而呆板的。那刘老师在上述诗中用怎样的笔调塑造"对象",让"她"达到与众不同的效果呢?

在《抒情组诗》里他这么说:"半幅纱笼影,忽然在窗外摇摆",单单读这两句诗,我们马上就能会意作者是在通过马来族

所独有的服饰"纱笼"来表现一个马来女孩的用意,这样的写法,就避开了诗写人物时,形象太"露"和太"白"的通病;同时,用"纱笼"来替代直接对人物的描绘,让它更能发挥想像,也让"对象"处在更活泼,更生动和更富于色彩浓烈的场境上。〈'半幅纱笼影/忽然在窗外摇摆',如果不是作者对人物经过深入观察后,再在语言辞藻上精工锤炼(相信精于旧诗词的刘老师,在这方面应用的会更得心应手),就无法写出这样的诗句;——一个马来少女,匆匆在窗口一闪而过,我们看到的只是半幅纱笼的影子。用"影子"、"忽然"和"摇摆"突出了人物的年轻和动作的敏捷。那匆匆的一瞥,让人留下多少的遐思……。

我们再看看刘老师怎样以写诗常常用到的"比喻"法来精彩地表现他笔下的人物。"宇宙随裙影飘摇/掉头急一瞧//你像孔雀飞来了";穿着纱笼的女孩一登场,就猛然大气夺目,那彩色艳丽的纱笼一摆动,就如有人执起彩虹飞舞,天空大地都随之飘摇,定神一瞧,她就像一只身披彩装的孔雀凌空而来。没有长篇大幅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叙述描绘,短短不足二十个字,一个非常立体,

(文转第64版→)

(←文接第62版)

心珍能文,擅画,雅好雕塑,尤喜欢旅游,目虽有障,心却愈明,吸故纳新,自成格调,每有所作,粲然可观。

2011年2月17日

诗人在高龄92岁时,在儿孙鼓励下,重新执笔,写下了长达90行的新诗《太阳说的

话》,思路清晰,热情如故,可说是诗坛难得的佳作,也是一篇值得推荐给本地中学生欣赏的好作品。

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完稿

(←文接第63版)

容光焕发，动作灵巧，笑语吟吟的姑娘就活生生的站在眼前。紧接着，作者又这么写道：“别笑我这时/又在篱笆外徘徊/为的要窥伺/你怎么从枝上下来”，没有着墨更多的去述说女孩出现后的行动，而只是说自己在篱笆外“窥”伺她坐在树枝上摆弄，仿佛害怕惊吓了停在树上的孔雀，而目的就是要看她怎样美妙的飞下树。看呀，乡村女孩那羞、活泼和纯真的性格，在作者侧面的刻划下，跃然纸上。而在这种从正、侧两面的角度下铸造出来的人物，就显的格外灵气和鲜活，也为整首诗带来可读和耐读性。

用辞精简准确，力道轻重从容，这是刘老师诗作的长处。在他大多数的新诗里，所用的句子大都非常简短有力，有时只用一句诗，甚至一个字就画龙点睛似地道出了一种心情，一个意境。在《抒情组诗》这首诗里，这种特点都处处可见，这还需要读者慢慢去细细咀嚼才能体会其中的精妙。

诗，并不难读懂，尤其是对一首真正的好诗；但是读诗却也有异于如阅读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如小说和散文等。要读“懂”诗，读者首先必须“爱”诗，然后要“精”读，然后再加“想像力”和“连贯”性，久而久之，诗兴“就会不知不觉的出现了。这是读了刘老师的诗作后的题外话。

❖ 辛羽

心头有一把声音 ——读诗，读刘思——

先说个故事：大约半个世纪前，有一天，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到繁华世界闲逛，两人都是爱书之人，就在一个书摊前停下脚步，随手翻阅。父亲突然指着一本香港出版的文学杂志说：“这首诗——是抄袭我的。”儿子一看，原来是新诗《关山月》，是他曾多次听友人谈起的父亲写于二战期间的一篇作品，有几句还流传一时：“一梦便出塞，身外都是风沙。青春在指头呜咽了，颤动的流入琵琶……”但父亲没有收存旧作的习惯，他始终没能完整地读过。没想到竟然在这里不期而遇，而且还要靠着文抄公的抄袭，才使它得以重新面世！

这位父亲就是诗人刘思先生，他的儿子是本地知名诗人长谣。

刘思是马华老诗人，本地的文学长者，无论生活，做事，育人，写诗，一贯的谦卑，低调。原名刘世朝的他，1917年出生于中国广东潮安。1935年南来，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37年开始为文抒发胸怀，为国运民生呼号。除写诗外，也写散文，作品散见于当时报章副刊如《晨星》、《狮声》等。他也是当时诗歌团体《吼社》总务，创作了许多慷慨激愤的抗战诗歌。1950年后十年，他在《星洲日报》先后任副刊及国际新闻编辑。1956年到中正中学兼课，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本地知名的作家、诗人。1970年因病退休。2012年12月27日早上，这位始终抱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诗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6岁。他为新马文坛留下许多充满“童真、豪气、花香和笑声”的佳作。

这首《关山月》，题目取自乐府旧题，多抒发离别哀伤之情。历代诗人如沈佺期、陆游等都曾以此为题写诗，著名的更有李白的那首五古：“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以关、山、

月描绘壮阔的边塞图景，表现征人怀乡的意绪，气象雄浑，自然，千古传唱。

而这首新诗，短短八句，洗练精粹如律诗：

一梦便出塞
身外都是风沙
青春在指头呜咽了
颤动的流入琵琶
关山月
今宵还照汉宫吗
莫向旧日妆台
当心有人踟蹰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刘思的一位远在广州的归侨文友，也是作家林秋，曾在致函友人时，一再寻问，写出“青春在指头呜咽了，颤动的流入琵琶……”的刘思，出版了诗集吗？可见这两句诗，多年来一直在读者心中萦绕。

诗句写的是家喻户晓的和番的王昭君。两千年前，一介荆钗布裙，远赴异域，为国家的边疆赢得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她美好而短暂的青春，却只能付与塞外的风沙！在“青春在指头呜咽了，颤动的流入琵琶……”里，把指尖挑动的琴音喻为青春的呜咽，轻拢漫捻，如泣如诉，“颤动”的既是琴弦，更是心弦，凄美的叫人心碎！乐音的震颤，倾诉的正是乐手的衷心。“琵琶”代表的是域外的风情，一句“流入”，人、琴互为表里，彼此渗透，融为一体了，充塞时空的，只是袅袅的、茫茫的乐音。青春，呜咽，颤动，琵琶……纷呈的意象，流荡着无尽的惆怅与哀伤。

长谣说，他父亲刘思战前诗歌的两个母题是抗战和思乡，这首诗的侧重点在去国怀

乡。然而，去国的背景总是灾祸、战乱，正切合了他当年弱冠下南洋的际遇，身世感怀，穿越千年，他的诗，昭君的乐曲，都是对和平阳光的憧憬，是一声对命运浮沉的悠长的喟叹！

偶尔读到现代诗人席慕蓉以《关山月》为题的一篇散文，写的是观赏画家楚戈一幅画作时的感想，她写道：“在这月光与山峦之间，有汉唐那些时代里的征战，也有我们这一个时代的阴影。有李白的悲凉。也有属于楚戈自己这一生的沧桑。所有语言无法描摹出的令人痛楚的遭遇，楚戈都把它们画进这一张画里了……而其实，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东西都是存在着的，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在楚戈的心里，在他的笔端，那些东西一直都在等待着，等待着被唤醒、被激荡、被抒发的那一刻。……”

诉说的不也就是我们三十年代正当年轻的诗人——刘思吗？！

刘思曾经说过“诗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心头好像有一把声音，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沉的感情，如果压抑着就会死掉！”

刘思，写诗作文长达数十年，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古诗，被新马文坛誉为“跨世纪的诗人”。诗风吸收不少中国旧诗词优点，极具巧思，独创一格。短短的《关山月》就是很好的佐证。他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作为一个一生淡泊名利，是非分明，以正直的人格和积极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涯坎坷的诗人，他还留下了亲人、朋友、学生对他的深沉的思念。

25-2-2015

✧高中/陈依霖

一厘米的距离

“益友，要跟我去超级市场吗？”伯伯出门前问我。“不。”简短地回答，一口拒绝了他。跟着伯伯一起出门，真丢脸啊！知道我是孤儿的同学在外头遇到了我和伯伯，每次都爱嘲笑我、讽刺我。

“球鞋不买了哦？嘿嘿。”伯伯笑着。讨厌，总是用我喜爱的东西诱惑我。我抵挡不了球鞋这种“高级”的诱惑，决定跟伯伯到超级市场去……只要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

“去就去咯。”我起身，伯伯高兴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我一股劲儿地把他甩开了，然后跑到他的前方，大步大步地走向家附近的超级市场。“等我！”伯伯从后面喊。这句“等我！”更激发了我加速往前冲的动力。我越走越快，渐渐演变成跑，最后竟成了“逃”，逃离了走在伯伯旁边的尴尬。直到转头时只看见一个小黑点在慢慢移动，我才放下心中大石。

超级市场里人声鼎沸，我可不想别人看见我和一个有啤酒肚、自以为幽默，又没刮胡子的光头佬一起逛市场，这样会大损形象，而且一点也不酷。我就这样一路跑到超级市场内的售鞋部。球鞋款式繁多，看得我眼花缭乱，从便宜的冒牌货到名贵的耐克“勾勾”鞋和“三条线”阿迪达斯都有。我左挑右选，最后选了双三百令吉的蓝白耐克鞋，反正伯伯有的是钱呀！这时伯伯正巧走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终于追上你了，我找你找得又累又热又饿……选了球鞋？什么颜色？”

拜托，又不是作诗，不需要每个句尾都有押韵吧！找一个人就找得又累又热又饿，真是造作又夸张！我在心里嘀咕。

“蓝。”我把鞋递给他瞧瞧。“很漂亮，也很便宜。”他笑着把鞋放进手推车里。哇，这人有钱到疯了，我暗自叫好。“走咯，付钱、付钱、付钱咯！啦啦啦……”他像个老顽童似的又唱又跳，真是丢人现眼！球鞋是我的，他高兴什么？

“来，益友，你走我旁边。”他转过头跟我说。“不要。”我索性走在他后面，才不至于那么难为情。我默默地跟在他后面——虽然之间距离至少有五米——注视着他的背影。

他微微驼着背，排骨般的身体套着件简陋的背心。穿得真寒酸！他穿的短裤棉布制成，有些

松，裤管很大，瘦骨如柴的腿只占裤管的三分之一。他推着手推车，走路很慢、很慢，且停停顿顿的，好像连推一个手推车也有什么好踌躇的。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他脚有点跛，且有动过手术的疤痕。

有钱人，穿的却是已经“开口”了的人字拖鞋，真是守财奴。只要他微微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地中海”头顶。他的头发稀疏，灰中带白，白里又透红，红红的头皮占据头顶的面积已经越来越泛滥，越看越好笑。

柜台处有很多人，他一边排队一边吹着五音不全的口哨，丢脸死了。排队排得有些无聊了，他开始和队伍中排在后面的男人搭讪。聊得很忘我，竟连到他付钱了也浑然不觉。我走过去，打断他们的对话：“伯伯，到你了。”他脸红地向那男子道歉，然后付钱去了。他付钱的当儿，那男子跟我说话：“你伯伯告诉我你很乖，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啊。他说你很情绪化，有时会闹脾气，因为你没有父母……你的伯伯对你很好吧？”

点头，还是摇头呢？我迟疑一会儿，半点半摇地给那男子模糊不清的答案。那男子似笑非笑地道：“他对你很好，连个陌生人都看得出，你怎么看不出呢？喔，你伯伯要走了，你随他去吧。”我走在伯伯身后，我们之间的距离从之前的五米减少至一米。我若有所思地端详他的背影。怪了，钱这么多的人买不起一件好衬衫？合身点的裤？有钱人穿“开口”了的人字拖鞋？还是最便宜的蓝白色那种？他的钱花到哪儿去？做……头发护理吗？不可能啊！他跛脚，怪不得走一段路就“又累又热又饿”。钱……拿去买义肢？不合逻辑。他左手右手各提一个袋子，左手的塑料袋内的物品明显比较重，因为他的肩膀稍斜了下去。半透明的袋子隐约呈现一个盒子，一个鞋盒子，一个耐克牌鞋盒子……

这时，伯伯转过头，我赶紧揩去脸颊上的泪痕。

“走我旁边啦，益友。”

我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我们之间的距离从之前的一米变成一厘米。

❖ 高中/林闻卿

水火不相容

昆仑山上圣火灭，世界漆黑一片。

无尽深渊，无尽的火海，炽热的温度扭曲了空间，一片片的热浪袭来。一道身影悬浮于深渊的洞口上，他霸气外露，炽热的眼神正扫视着这片火海，无形中在与这片火海争锋相对。

“这些年共工残害民间，我需要你的力量！”他的声音不大，但犹如天外之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以吾之名，召唤你！我的伙伴！”下一刻，火海在沸腾，一道身影从火海中贯穿而来，准确的说是龙影！随之而来的是道龙吟声，龙吟响彻九重天，方圆百里内的飞禽走兽无不为之颤抖，仿佛在告诉世人它的到来。接着龙盘旋于那人头上，还对着周围喷火示威。那人暗自摇头，举起了右手，虚空一抓，奇异的一幕上演了，本还在飞翔的龙顿时身形一凝，动弹不得了，一拉，那龙就被来到他面前，一跃，坐在那龙身上了。那龙象征性地挣扎了下，随后还是低声吼了一声，表示臣服。

“祝融，原来你还记得我这个老伙计啊。”那龙竟口吐人言！

“当年你犯下的错玉帝可是记得一清二楚，我这次是带你戴罪立功的。”

不周山

有一道身影坐于不周山山脚下，人面蛇身而红发，他满脸的不甘心与气愤，看见祝融来临，他的眼神中更毫不吝啬地对着他释放出了杀机。

“共工，别这么瞪着我，虽然我知道洪水之事不是你所为，但毕竟因你而起，你乖乖束手就擒，我会在玉帝面前替你求情的。”

共工冷冷地喝了一声：“在我面前你就别演戏了，别人不知我还会不知？根本就是你栽赃嫁祸！”最后那几声都因他的磨牙声而变了音。

“看来你是不肯束手就擒了！”

“水火本就不相容，想抓我？拿出点本事吧！”

尾音未落，共工一个凌空虚度，眨眼间就身立于山峰上，他双手一举，天地顿时一暗，在他的后方竟出现片海啸！这一刻，他释放出了无形的威压，仿佛举手间都有着毁天灭地的大神通。祝融见状却丝毫不惧，手握长枪，与火龙升上高

空，一人一龙宛如一体，天地中的火元素自行朝他们汇聚而来，空气在燃烧，水波一般的热气荡漾开来。火红色与海蓝色成了个鲜明的对比。祝融与火龙借助冲势，朝着共工冲刺而来，来势汹汹，不可一世。祝融长枪矛头对准了共工，冲刺中一团火焰忽然出现在了矛头上。同时，火龙发出了震天的咆哮声，汹涌的火焰从它口中喷出。共工向着祝融那方向面目狰狞地挥出了高举的双手，此时的海啸变得更加澎湃与集中朝着祝融袭来。

轰，水火不相容，两种完全不同能量的撞击无比猛烈。天摇地动，红蓝两色光芒四散飞溅，巨大的龙躯反弹而起，在空中转了数圈才稳住了身形。共工却显得较狼狈，他倒飞而出，嘴角溢出了鲜血。明显的祝融在这次的碰撞中占了上风。

两人随后大战了三百回合，祝融依旧英气十足，共工却已伤痕累累。共工见不敌祝融，脸色一变，不知从何处拿出了柄长剑，一柄已黯然的剑？他以剑割掌！咦？流出的竟是海蓝色的血，那画面有着说不出的诡异，血在长剑上凝出了个特殊的符文，长剑顿时光芒大放！他骤然出剑，这一剑斩断了长空，这一剑天地变色，这一剑朝向祝融立劈而来。祝融挡个措手不及，匆匆地凝出了个火盾，但还是往地面高速落去，大口大口地咳出了鲜血。长剑顺势斩落地面，地面凭空出现了个大水潭，随着血雾，祝融的身影也消失在水潭中了。

这一剑也把火龙给劈飞了，因大部分的攻击已被祝融化去，火龙很快地就稳住了龙躯。共工斩出了这一剑后，神情中竟透露着一种释然的感觉，但他已脸色苍白，神剑也再度黯然了，为了这一剑他着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火龙见状，机不可失，它猛的冲刺瞬间来到了共工面前，来了一记神龙甩尾，一尾的把共工抽向了不周山，一击得手后迅速地潜入水潭中救出了祝融，火龙所过之处水雾腾腾。共工见祝融没死本已释然的表情变成了种舍生忘死的果断，共工一股地撞向不周山，这一撞不周山塌了！

“宁可我负天下人，勿天下人负我。”

天塌了，天真的塌了！漫天星河坠落而下！有如世界末日。

责任

(1)

上帝把夜幕缓缓地放下，温暖渐渐被夜幕给遮盖……流失的，是唯一让我感到温暖的阳光……这是第几次了，第几次从那个家逃离出来，已经自己也数不清了。但让她自己觉得可笑的是，每次逃出来后，都会愕然惊觉除了那里，自己根本无处可去。

没人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地了解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家里的所有人都比较喜欢姐姐，因为姐姐漂亮、成绩又好、乖巧温驯，与之相较，我长相比姐姐逊色、会顶嘴惹麻烦、成绩也输给姐姐。姐姐想要什么大人都会尽量满足，而我提出要求的时候，大人总是一副不耐烦的神情，然后说一句：“我考虑看看。”我是知道的，那神情是在告诉我：你不配提任何要求。所有人的眼里永远都是姐姐，姐姐是最优秀的，而我是最一文不值的，我就是一个麻烦精，我和姐姐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姐姐在的时候，爸爸妈妈根本不会吵架，因为他们要提供姐姐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我在的时候呢，怎样吵都没关系，甚至有时候还必须充当出气筒。

那种家即便再待上一秒我也不愿，但是我要忍，必须忍！我需要钱，我需要他们对我仅剩的良心——每个月的高额零用钱，虽然姐姐的零用钱也比我高出很多。还有一年，只剩一年了，考完试，拿着成绩就去报考外地的学校，能离这个家多远就多远，反正他们也不会来看望我。高晓乐，加油，一年很快就过去，你很快就能脱离那个让你厌恶至极的家了。

我巡视了四周，看见了很多和我一样在流浪的人，理由也跟我一样在家里待不下去吗？不，肯定不是，世间充满着理由，流浪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怎么会那么凑巧跟我一样呢？若真的有跟我一样理由的人，那么肯定不是偶然，因为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偶然，有的，只是

必然。看着店面橱窗的玻璃，自己流浪的身影也倒映在里头，不禁冷笑了一下，看着玻璃里头的自己：“呵……回去吧，在街上流浪，你也未免太堕落了点。”

站在家门前，明明就是自己的家，为什么总是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在外头踌躇了很久，实在不想进去。我深呼吸一口气，缓缓地迈开脚步，打开门，迎接我的是没有一丝温度的黑暗，无所谓，反正这个家从没给我超过零度的温暖。我了解这个家的所有摆设，即使在黑暗中还是可以不经思索地走向楼梯处。

“你给我站住。”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不过没意识到她的存在，还是让我不禁吓了一跳。眼睛也逐渐习惯了黑暗，我转过身，看见的是那双带着藐视的眼睛。

她非常难得地问了一句：“你去了哪里？”

我冷漠得不带一丝感情，仿佛这个不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妈妈：“你什么时候变到这样关心我的？麻烦，讲重点。”

我的这种语气已经在她的地雷边缘了，但她还没失控，但语气明显的透露出不爽：“高晓乐，我是你的妈妈！你觉得你可以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吗？没大没小，还真的是生你不如生块叉烧！至少叉烧还可以吃！”

“那么一定是你上辈子善事做不够多，不然怎么会生出我而不是生出叉烧？”我毫不留情地反驳回去。她太阳穴附近的青筋明显暴起，是的，身为小孩的我顶撞父母而且语气还那么不可一世，也难怪她会那么不喜欢我，但也不想自己平时到底对我有多好。

她迎面向我走来了几步，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会被赏个巴掌，但事实是——没有。我的眼神里透露着惊讶，她竟然没打我？今天这女人到底是吃错什么药才会那么反常？

她从她的包里拿出了一本小簿子，那是我

的银行簿。

她无视了我的惊讶，开始说重点：“我不跟你废话，为什么最近你的银行里的钱增加了不少？你是不是偷偷在外面找了份兼职？”

我瞄了一眼在她手上我的银行簿，说得非常理所当然：“感觉最近变肥了，想减肥，所以把吃的钱都存起来，不可以啊？这样也得罪你？”

平时不管我，发现我银行里的钱的数目不对劲，才装出一副妈妈的样子，看了还真是让人想反胃。

“你这个死孩子，你妈妈我不管你，你倒是越来越不知好歹了啊！现在很猖狂嘛，翅膀硬啦，会飞啦？”

我看着逐渐情绪失控的她，冷静地说着：“就算还不会飞，我也想尽自己的能力去试着、学着飞！因为没有人教我该怎么样去飞！我倒要看对你们千依百顺的姐姐到现在还不愿意自己学飞，以后会在这个社会会跌成什么程度。”

她气急败坏地指着乱骂一通，我直接上楼回房，戴上耳机，懒得去听她的那一堆废话。

(2)

今天的天空，灰得像哭过，头也一直隐隐作痛，胸口也闷闷的，好像有种不祥的感觉……一直有种不安的感觉围绕着我……

就在我时常挂在脖子上的玉蝉的绳子忽然断了后不久，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晓乐吗？你快点赶去XX医院！你姐刚才在便利商店遇到抢匪，在被抢匪抓去当人质的时候，抢匪伤及了她的大动脉，目前血流不止！你赶去，你们是姐妹，你应该可以输血给她！”

去，不去？姐姐虽然对我不会怎样，可是她的眼里总是对我有着一丝嫌弃，或许这连她本人也不知道。可是一想到第一个通知我这件事的人是我朋友而不是那两个人的时候，我就更加不想去了！现在是怎样，怕我的血输进去姐姐身体里她会变笨、变叛逆？可恶——

我拿起钱包和手机直接赶往XX医院，我的无情还不至于会让我对自己的姐姐见死不救！

赶到医院的时候，姐姐已经在急救室，而那两个人则在急救室外面，一个焦头烂额地在急救室门口来回踱步；一个则双手捂着头地坐着，一言不发。

“情况怎么样了？需要我捐血给姐姐吗？”我率先打破那焦急的沉默。

“医生说情况很危险……在送来医院之前已经大量失血，已经叫我们做好心理准备……”爸爸冷静地把现在的状况告诉我。

“我愿意捐血！”

“你给我闭嘴！就算你愿意捐血给晓松，她也根本不能接受你的血！”她情绪失控，不禁提高声量，眼泪也簌簌流下。

不能接受我的血……？这什么意思？

“等……什么意思是不能接受我的血？你们两个其中一个给我解释清楚，什么是不能接受我的血？”

爸爸眼神抱怨地看着妈妈，抱怨着她说了多余的话。妈妈也深知自己说错话了，也即可闭上嘴，不再透露半句。

我眼睛直直盯着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的疑惑变成冷漠。或许是被我盯得很不舒服，爸爸很是别扭地道出：“晓乐，其实……晓松她不是我们的孩子，她是你阿姨的女儿，可是在她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你阿姨和姨丈双双因为空难而难逃一劫。当时我们还没有你，所以你妈妈就决定替你阿姨抚养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般看待。但有了你以后，她变得很奇怪，或许是知道你的出生会改变她的生活，所以她很抗拒。你妈妈就决定狠下心，只把好的全给晓松，弥补她那不平衡的心理。因为她是你阿姨唯一留下的孩子。晓乐，别看你妈妈这样，其实她也很关心你的。”

呵……对自己亲生的比对亲生的好……那女人肯定是头脑秀逗了才会这么做，姐姐眼底总是会有一丝嫌弃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会抢了妈妈对她的爱。我想她过后应该很满意吧，爸爸妈妈什么都以她为主，看

到她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她应该在心里讥笑着说我活该吧？

“晓乐，你就不要生气吧。你想，晓松年幼的时候就失去双亲，多可怜啊……”她似乎良心发现自己常年的忽略我，是她的不对，而开始低声下气。

我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两个：“对啊，她好可怜。可是我呢？我的双亲并没有死，可是却跟死了一样，我反倒觉得我比较像是被收养回来的，明明我的亲生父母就在我身边，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可笑？”

他们两人听了我的话后，低头不语，像是反思，像是惭愧，像是内疚。

之后医生出来，宣告抢救失败。我最“亲爱的”姐姐高晓松……不，李晓松才对，享年21岁。

(3)

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扫墓的日子。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姐姐的坟墓，我把花放在墓前：“以前我总是羡慕着你可以独占爸爸妈妈的爱，可是当我得到的时候，我发觉我已经不想要了，已经不屑要了。你懂吗，你是最幸福的，死后可以得到亲生父母的爱，死前可以得到我的父母的爱。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他们现在对我的好，是来自于歉疚、内疚，是想要补偿，根本不是爱。所以我压根没打算原谅他们。

其实我该谢谢你们造就了性格扭曲的我，不然现在的我应该不可能坚强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父母根本不爱自己，虽然这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的事。

但是，叛逆期结束了。即使不原谅他们，我也该为你 回报他们吧？作为一个孩子应有的责任。

❖ 高中/黄佩莹

劫 匪

寒风不停来袭的夜晚，他独自漫无目的地在人来人往大街上徘徊。他抬头望向天空，一眼望去，却是一座座的高楼。夜里没有他想象中的漫天星星，取而代之的却是各种颜色的霓虹灯。蓝的、绿的、黄的……他第一次觉得这些光亮刺伤了他的眼睛，那些夺目的霓虹灯令人他睁不开双眼，看不清眼前的迷蒙。

直到耳边传来了路人们的欢笑声。

“啊，糟糕！忘记买牛油了！”一个身穿红衣的女生惊呼。

“你怎么那么粗心啊！我们快去买，再过不久店都该打烊啦，今天可是平安夜呢！晓婷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回去呢！”

“没有牛油怎么烧烤啊！走吧，我们快去！”

他看着那群人从他身边大步走过，他只是看着他们。周围人们的对话，更显出他的孤独与寂寞。在这充满了欢乐笑语的平安夜里，他只能像个疯子一样的在大街上游走。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根本不会有人在乎他是谁，他在这里干什么。等待着钟声响起的平安夜，广场上等待的倒数的人越来越多，四周热闹的气氛与他毫无干系。

他知道今天是平安夜。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的儿子还在家中等他，或许嘴边还挂着一句话。“爸爸，我给圣诞老人写信了，真希望明天会收到他的礼物哦！”想到儿子那纯真的模样，顿时就像被安了一颗定心丸，那些在他心中的彷徨与不安早已远去。

他试图寻找着落单的人，他拐进一条阴暗的小巷里。他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纵然他活了三十多年，却还是有很多事情没做过。

好比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他像是一匹野兽，等待着美味可口的猎物出现。

二

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一个小时。他在犹豫是否要放弃等待。好不容易他下定决心要放手做一次，但是却等不到机遇。就在他想放弃离开的时候，他听到了脚步声。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起来比他小了几岁。他咬了咬嘴唇，狠下心往那小伙子冲去，给了小伙子痛快的一拳。他此刻的目光，就好比冬眠觉醒的野兽，痛宰着面前无力反抗的羔羊。

“把你身上的财物都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刀，搁在小伙子的脸上。这还真是新手的做法，若是娴熟的人来做，肯定直接给他一刀。让那些反抗者知道，什么叫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小伙子试图反抗，但他用极大的力气把他压在墙角。最终，小伙子只能乖乖地交出他身上的财物。这可是赤裸裸的打劫。他的第一次。他接过那些物品，然后迅速地离开那条巷口，混在一个人潮汹涌的广场中。

人生中第一次打劫的他，用尽全力奔跑着。

他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整理一下他的思绪，调整他那因第一次打劫而不规律的心跳。他深深觉得这社会实在病得不轻……而他更是病入膏肓且无可救药。他在这日渐腐败的社会中成为了一个恶人、一个罪人。他有良知，但却有不得已这么做的理由。若是让人知道他劫财的理由，也只不过会让人认为那是他的借口罢了。没有人会原谅他的，这个社会永远只会看着表面。

或许，这也是他为自己犯下的错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他刚被公司裁员，失业了，家中经济全靠他的一点零工支撑。有人说，劫匪就好比一个残障人士，不用自己的双手去赚钱，而是夺取人家的劳作成果。他绝不是那样的人，但他怎会沦落到这般田地呢？

十二点的钟声即将响起，他大步走向一家精品店。他用那些抢来的钞票，为儿子挑了两份礼物。在这之后，他在人海中拼命地移动着身子，正往家的路上前进。

三

终于到家了。他一进门，儿子便往他身上扑去。

“爸爸爸爸，今天是平安夜，我的礼物呢？”他把其中一份礼物交给儿子。

“哇，谢谢爸爸！爸爸，我爱你！圣诞节快乐！”

正好是十二点，平安夜结束，圣诞节到了。从窗外看上去，无数的烟花在夜空中璀璨着，大放光彩。儿子见着了烟花，心情更加激动起来。妻子走过来，抱住了儿子，一家人一同欣赏着烟花。这也许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吧，他想。烟花结束以后儿子便睡了，他把那些买礼物剩下来的钱交给妻子之后，再把另一份礼物挂在一颗很小很小的圣诞树上。他觉得，既然错了，就由他去吧。

第二天早上，当他还躺在床上时，便听见儿子的声音。

“啊！圣诞老人真的有收到我写的信哦！爸爸你看，圣诞老人给我的礼物耶！”看见儿子的笑容，他心中的罪恶感减了不少。他不再去想昨夜的事情，现在的他只想沉溺在这种幸福里。

但，有因必有果，他所犯下的错总要承担的。

没有人能认为他是对是错，每个犯错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理由。

没有人是绝对的坏人，如同没有人会是绝对的好人。

四

八小时前。

“靠，我去你的打劫！”

一个脸蛋肿起来的小伙子坐在路上。他把该还给高利贷的钱弄丢了，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开始诅咒那个劫匪，却也感谢那个劫匪，让他想到一个可以改变现在生活的方法。更贴切的来说，是一个手段。

所有的因果还再轮回转。

于是，在这腐败城市的夜里，又多了一名劫匪。

◆高中/刘凡绮

你

下午。我呆呆地坐在柜台，虽然有帐篷的庇护，可是这马来西亚的天气真的是无比热热热情。

老板走了过来，突然往我的手一拍，我抬起头看着他，一脑子都充斥着四个字：莫名其妙。他看着我说：“拍蚊子啊”（在福建话里隐喻着没顾客），接着又一脸不屑地走进办公室吹冷气。

身旁坐着一个小鬼旭正，他是老板的侄子。他为什么会来这边混呢？是因为阿辰纯粹请他吃一支冰淇淋就俘虏了他，小孩子很好骗的。

阿辰递给我一瓶冰的矿泉水，然后他跟那小鬼径自聊了起来。

炎热总叫人慵懒，冷水慢慢地被倒入我的胃，凉快啊！我随手抓了一个能遮太阳的东西挡着自己的脸，避免被太阳的紫外线“攻击”。趴在柜台睡觉，这种时间是很少顾客会来买东西的。

就这样，周围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也就这样睡了一阵子。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旭正也在我隔壁睡着了。奇怪，这小子怎么那么老实的在睡觉？我抬头，有个影子笼罩着我。有一个笨蛋坐在柜台前面。我拍了拍他的背说，很晒，进来帐篷里面。他一脸不以为然的一边玩手机游戏一边跟我说他打球的时候也是这么晒的。汗珠随着他的轮廓滑了下来。笨蛋。

旭正眯着眼，不爽地看着我：“姐姐你睡什么觉啊，只有宝宝才会一直睡觉啊，要不是哥哥叫我安静呆着，我也不会想你一样睡着啊，都几岁了……”

我摸摸他的头，笑了笑，带着威胁的口气说：“你还得跟着我混啊，对我礼貌一点哦小子。”

他自豪地大笑三声，说他老大是阿辰！

下一秒，他一副苦瓜脸，原本他的天空是放晴的，瞬间乌云密布，因为我告诉他阿辰明天就不干了。

小鬼可怜兮兮地望着阿辰，仿佛是在求证。阿辰酷酷地点了点头。

小鬼忽地吐了一口气，把手探进裤袋，边说：“我不会太伤心，因为我有这个做纪念！”他掏出一支冰淇淋棒。

我和阿辰傻眼后对望大笑，不可思议。

谁也没想到他会把冰淇淋棒收起来啊，通常吃了就丢呀。

“帮我签名吧，你是我遇到最好的哥哥，第一个请我吃冰淇淋的哥哥。”

我们再次相视而笑。

人与人的相遇是很奇妙的，阿辰、小鬼与我似走着一样的路，却经历不同的过程，抵达一样的终点。我们像两道交叉路，在交叉点相遇后，又继续各自的旅程。谁也不知道分开后与相聚的距离有多近。

但，帐篷外的天气仍是无比的热情。

◆初中/蓝慧馨

岁月遍地红

枫叶将日子淹没
歌声是萧萧的背景
朝望彩云暮看晚霞
谁人体会风云过？

寂寞掺杂着泪水
伴随着世俗的眼光
朝入尘世暮宿风中
谁人理解孤独痛？

唱 岁月编织的歌
梨花带泪再问是与非
醒不来梦中桃花相映红
盼望到绿意盎然的你

举 一杯香醇的酒
回望人生辗转的岁月
凝望梦里桃花遍地红
但笑近在咫尺不相知

◆初中/林詠芝

十五的月

四周的路灯都坏掉了，靠着车灯微弱的光照亮阿嬷家前的小径，小径旁有条小河，潺潺的流水声间接不断。今天的天空没有星星和鸟儿的伴随，显得特别空虚，月亮显得孤寂。时隔了好久阿嬷还没出现，还是需要我去催促，唉，真是太麻烦了。我不满地下车进屋找阿嬷。

“阿嬷，吃饭啦。”我快步走进昏暗的客厅，没发现阿嬷。我再次大声地唤她，回声帮我又重复地叫了她好几次。周围空洞洞的，令我急发慌，我走向有光线的地方，看见那张阿嬷常坐的藤椅。我突发奇想躺在藤椅上。站在她的立场，我沉思：她坐在房间内放空，电视机却依然闪着画面，一个人好孤单。一个人的早餐、一个人吃饭，面对一个空无一人的房子、一个人过着度秒如年的日子。她每天单调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每天是如此地反反复复坐守家里的冷冷清清。忽地，我一阵鼻酸，一道又厚又粗的墙把心中的声音反射得更大。耳边突然传来小声车鸣笛声，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我即刻又唤了阿嬷，她才从房间走出来，对我笑了笑，再转身把房门锁上。她尾随我身后，我带她往车子的位置走去。

我们在露天的饭馆吃饭，阿嬷脸上挂着开心的嘴脸。挨三顶五的人潮警告着我们必需等待。坐在外面等待的我们各有所忙，我闲来无事开始眺望四周。每个人都在低下头滑手机，我发现阿嬷她喜形于色认真地看完我们所有人的脸孔，眼睛不停地眨，像是再帮我们照相。她顿时不笑了，头抬高凝视着月亮。我对她开始观察，我看见她的脸瘦了所以颧线特别明显，脸被无数岁月划过伤痕，皱得像一张被丢弃的纸再次摊开的

样子。阿嬷望着月亮许久了，五官才有了变化。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不时嘴角还会翘一翘展现出欣慰的笑容。再仔细地看，她的眼珠与黄色的月交融，没有一丝星星的痕迹；眼神如柔美的月光一样悲欢，又略见一丝的惆怅。我好像为她感到一阵心酸。此时，她留意到我在凝视着她，缓缓地说：“多久没看过这么圆的月了。”这句凝重沉淀、似悲似喜的话，震撼了我的心。啊，我的阿嬷有多久没出来看月亮了，她有多久没出门了，才会如此地赞美月。我的心头涌起了澎湃潮水，惊涛骇浪，外表却意外的冷静。本来手机发出的声音全都被沉默锁上。

服务员先帮我们打破沉默。阿嬷积极地为每一个人夹菜，她知道我们爱吃什么。爸爸也开始为阿嬷夹菜，我们看到爸爸的举动也跟着做，阿嬷碗上的食物就像在叠罗汉。她笑容可掬，陌生的感觉被我们淘汰，来了一个叫融洽的参赛者，我帮她擦嘴，她笑得更开心更安慰，当下，不知为何我想让开心的表情永远停留在阿嬷脸上。

时间总是在偷跑，欢乐总是被它牵走。到了家，家人依然没有下车，我牵着她的手走到了大门口，阿嬷慢慢地自己走了进去那个叫家的建筑屋。她一直要先走，跟我挥手，我赶她要她快点进去，要好好照顾自己。她点点头，转身进家去了。屋外，我看见她把电灯都关上，只剩下房间的灯光，漆黑的夜，突显得阿嬷的寂寞。

我的阿嬷，她一个人守着一间孤独的房子，等待十五的月。

◆高中/林佳仪

差异

远处飘来了阵阵的咖啡香，浓郁的香味使人精神起来。这个小镇里弥漫了浓浓的人情味，让人觉得很温馨。小镇的一头，有着三排老旧的店屋。每一家店都经营着不同的生意：杂货店、咖啡店、点心店、面包店、神料店、鸡饭店、纸扎店……走着走着，不时会听见有人高谈阔论，他们不在意别人递来的眼光，继续他们的话题，也许，这就是小镇里的特色吧！

有家茶餐室里聚满了来吃早餐的人群，就是这家“顺记茶餐室”。茶餐室里坐着一群有些显眼的年轻人。他们一共有四人，从左边算起第一位年轻人，戴着一副粗框眼镜，叫做林伯仲。第二位年轻人，额头右角有条淡淡的疤痕，叫做叶麟尚。第三位年轻人，穿着有点前卫，叫做潘振毅。最后一位年轻人，头发剪得有点像刺猬，叫做陈耀林。

我走进了这家茶餐室，我很自然瞄了下那群年轻人，毕竟来这家店的顾客，说实话，都是些叔叔，阿姨级，甚至是阿公，阿嬷级的，除了店主的儿子，其余都是上了年纪的顾客，只有他们，一群年轻的男子，所以他们立即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走到了“老位子”坐下，我并没有开口，但老陈却捧来了一杯黑咖啡。老陈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他的儿子，我们叫他小陈。这杯咖啡不甜不苦刚刚好，老陈果然知道我的喜好。我光顾这家茶餐室已有五十年了，今年刚满六十岁。我拿起报纸，阅读今天的新闻：一位老婆婆在某广场被打抢。突然，某处传来一声拍打声。我循声探去，原来是那群年轻人所引起的。拍打声是由叶麟尚引起的，他用力拍了下桌子，猛然地站了起来

说：“我家那老老板真是啰嗦！”他说的“老老板”应该是老叶，他是老叶的孙子。“甘蔗水不是甘蔗吗？你们说那老老板过不过分！”口沫横飞，叶麟尚七情上脸地继续说：“说什么祭拜天公要用甘蔗，要我去买！大年初八，我找了一整天的甘蔗，就是找不到。他要怎样！我好不容易凑足十瓶甘蔗水，花了整整三小时绑成像甘蔗的样子！那老老板还要敢嫌弃！甘蔗水不是甘蔗吗？你们说！”整群人狂笑。

听完叶麟尚的事迹后，坐在他隔壁的潘振毅也兴致勃勃地要说他的故事：“你说说看，难道，衣服洗了就不用晒吗？”潘振毅看着他的同伴，同伴们也看着他，期待他接下来要说什么，潘振毅继续说：“我说我家那老太婆也太不合情理了吧！农历初一时，我看见洗衣机里的脏衣服越来越多，好心按下开始键，开始洗衣。”“洗衣罢了！有什么不合情理？”等得不耐烦的陈耀林道。“就是嘛！合理衣服，再合理晒衣服，对吧？我可是很乖地帮了忙，不想老太婆劳累……”“你能说快点吗？”叶麟尚也等得不耐烦了！“结果……她生气地把衣服扔在地上！喂！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洗的衣服！你们说！她是不是老糊涂了！农历初一晒衣服有错吗？”“那衣服是洗衣机洗的，不是你。”突然，伯仲蹦出了一句话，大家顿时笑了出来。

“轮到我了！”陈耀林激动地站了起来，举起他的右手。“耀林，我们不是在比赛问答，手放下来。”哈哈……伯仲说完后，一阵刺耳的笑声不停。“伯仲，你很喜欢‘炸’人！”叶麟尚是第一位从笑声里回神

◆高中/詹苓施

恨之入骨

的人。寂静片刻，陈耀林像是一位老师正在提问学生：“你们说，吃牛肉有错吗？前天，我吃了一片牛扒，为了孝顺父母，我打包了两份给他们。他们却不领情！还说我不孝！买牛扒孝敬他们也有错吗！牛扒很贵诶！不吃就算了，还要我跪在观音像前忏悔！”他们拍拍陈耀林的肩膀，安慰安慰他受伤的心灵。

“伯仲，你呢？”看来，潘振毅很想听林伯仲的故事。“我？每个人都要说？”大家一致地回答林伯仲：“是！”“那……我就说了。”突然，林伯仲猛然站了起来，说：“你们都知道吧，我的父亲是中文教师。他……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喜欢街舞，我爱街舞，那有什么错！他要我写书法，我就写了，只是，我边跳舞边写，他就骂我！说什么，写书法要定下心，他又知道我的心没定！还说不让我学街舞，要我学太极！太过分了！是吧？”呼了一口气，林伯仲便坐下了。“太极？你们能想象伯仲打太极吗？哈哈哈……”笑声回荡在茶餐室里，依旧不停。

我看在眼里，听在耳边，脑子里一直回荡着他们说的话，那些话已深深烙印在我心坎上。原来，我们在他们年轻人的心里，只有“古板”二字。心好像被什么压抑着，说不出来。我不知我现在在报纸后的表情，我想，一定很难看。我喝了一口咖啡，深深叹了一口气，不知是悲伤，还是咖啡，已索然无味。

空气逐渐稀薄，我发颤的身体萎缩，放小，直至渐渐地远离大家的视线……四周一片寂静，时间似乎在我身上停留了……我深深地吸气时，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而吐气时，剧痛瞬间爆开，当我再次缓缓地轻轻吸气，体内再次爆发起新一波的疼痛……那痛化成了无数的荆棘，紧紧地爬在皮肤上，刺破并深入骨子里。只要轻轻地一碰，荆棘将会收缩，那痛将在骨头里加倍放大，侵蚀我，并占领我……

这毫无止息的痛燃烧到脑海里，瞬间，它激怒了我……

狂怒迫使我冲出人群，在黑暗中拔腿飞奔……

邈邈寒风直接从我身上吹刮而过，长途的奔跑使我喘个不停，但我一番的奔跑一点也没缓和我脑子里的狂怒。

恨，我恨他们，我恨所有人，我恨这世上的一切一切……

这次，我不再狂奔……

一切变得如此的静悄悄……他盯着夜光下苍白蓊犹如魂魄的丛林，有好几分钟，除了一片漆黑混沌，他也看到了模糊的暗影向着他的方向缓缓走来。

走出黑暗的那一刻，他清楚地看见那先前的暗影，那是一位妇女。她手推着摆挡用的小推车，一身朴素的装扮与脸上显露的疲倦透露了她辛勤的点滴。妇女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只说：“这位少年，天已暗了，怎么还不回家呢？”

妇女眼前的少年不语。

一响扑翅声降落在附近的树上。一首精心策划，丛生喧哗的恐怖之歌，开始从他们口中涌出。

月光下，少年的手一挥，利落地割开妇女的喉咙。他看着妇女两眼圆睁、翻白，生命之血一点一滴流失。

❖高中/林佳仪

嗅觉

他蹲坐在妇女身旁。原本那慈祥劳累的脸孔已转白，乍看之下，这妇女与孩子的妈有几分相似。血腥的铜味如同土堆上的烟，一阵阵的随风吹来。他深深地一吸，那令他陶醉的味道。就连血液也如此的相象！

突然，远方传来了一阵隆隆低鸣，仿佛轻蔑嘲弄的笑声。然而向他袭来的不是狂风，也不是雨水，而是那歇斯底里的愤怒，哀伤与绝望！情绪如浪，一波波袭击他，斩伤他那已受伤的灵，流失的魂。

云开月现，月光洒入丛林旁的空地，一群手握枪把的警员围起一名男子。男子扭曲的脸部，带着仇恨。

突然，一声短暂而急促的巨响响彻云霄。男子膝盖一软，跌跪在草地上，绝望地用手按压枪伤。他慢慢地翻身侧卧，整个人卷缩成一团。男子颤抖的双眼闭上了，他的胸口仍在起伏，但非常轻微。

万物寂静，小孩的哭声异常低沉。有那么片刻，男子眼角瞥见了小孩那痛苦的眼神，怒视着他。

一阵微风轻轻吹拂……男子的身体剧烈的颤抖，嘴里嚷嚷的反复说着妻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时光如滚向沙滩的波浪，滔滔不绝地奔赴终点。”

人的大脑实存在着数亿细胞，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开发。

“啊啾！”欣悦第N次打喷嚏了！

“林欣悦同学，这已是你第N次打喷嚏了，你是故意的吗？”被全班同学称为“虎姑婆”的古月笼老师用她那长满皱纹的手指着欣悦。

“不是的虎姑……不是的古老师。”欣悦从同桌玉姗的手中接过卫生纸，然后转头对古老师说。

“不是？那你明知我教课时最讨厌有人打扰了，你还一直打喷嚏！还有，你刚才说什么虎姑的，是谁？”欣悦看着老师，欣悦仿佛看见古老师的牙齿长得尖尖的，双手的指甲也是长长尖尖的，真像一个“虎姑婆”，不禁失声喊了出来：“不要啊！”这一喊引来了无数双的眼睛看着她。

“林欣悦同学，我在问你为什么，你却说不要啊？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师放在眼里！”古老师生气了……我该怎么办？欣悦望向玉姗，希望得到她的协助。玉姗明白了欣悦的眼神传递，马上站起来说：“老师，其实欣悦她是鼻子敏感！”

欣悦自己赶紧为自己辩驳：“老师，不知是谁在吃薄荷巧克力，我一嗅到薄荷的味道就会不停打喷嚏。”

古老师听了欣悦的解释后，深呼吸口气后说：“可我没嗅到任何薄荷的气味，你是不是随便找个理由骗我？”

“不是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欣悦坚持着自己的解释。

“好！我就一个一个地检查，到底谁敢在我教课时偷吃！”语毕，古老师便要求同学们站起来，让他检查。不久后，她就在一位同学的抽屉里找到薄荷巧克力……

* * *

“臭袜子的味道，饭菜的味道，母亲香水的味道……”欣悦垂着头，不发一语缓慢地走入家门。

欣悦是一名初三的中学生，其实欣悦还有一名弟弟。她恨极了这名弟弟，她多希望没有这名弟弟。她不明白，为什么到了21世纪，人们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欣悦本是林家唯一的女儿和孩子，从她出生至现在，她的父亲，一个不折不扣的重男轻女的代表，只拥抱过她两次！她还记得第一次是在她五岁时，奶奶去世了，在灵堂，幼小的她给爸爸一个拥抱，一个鼓励的拥抱，所以正确来说，是她拥抱父亲，不是父亲拥抱她。第二次，是在她小学毕业时，应母亲的要求，她父女俩拍个拥抱的画面。哈！那是多大的讽刺啊，亲生父亲竟然连个父女的拥抱也是应人要求的。

两年前的……

欣悦刚升上初中一不久，弟弟也是一名刚升上六年级的小学生。她的父亲为了庆祝他们……哦不，是……他长大了，买了他最爱吃的肯德基的炸鸡，大家可想而知，那个“他”是谁吧！可恨的是，父亲他……他竟然瞒着她，偷偷地把肯德基的炸鸡留给弟弟，还吩咐弟弟不可告诉欣悦。

欣悦刚从学习回到家，一走进屋里，总觉得有种熟悉的香味，很像是肯德基炸鸡的味道，便欣喜开口问：“妈，你买了肯德基的炸鸡吗？”“嗯，你爸他……”母亲刚要说什么便被父亲打岔了：“没有买，你又不是不知道，以我们家的经济能力，哪能常买肯德基呢。你是不是因为看见朋友吃，你才找个借口，其实是要我买给你！”“可我明明嗅……”嗅到肯德基的香味，但后面的话，她把它说在心里。她知道，如果她把后面的话说

完，肯定又要被父亲责骂了。

过后，她便回房，刚走进房间，她发现她还没脱袜子，想要打开房门，到屋外脱袜子。怎知，让她发现了事实。她听见了母亲劝父亲不要这样对欣悦，父亲却叫弟弟吃快点，别让欣悦看见，免得她吵着要吃。欣悦的头不知怎么的剧痛了起来，像数万根刺在刺着她的大脑，突然，她的鼻子失去了嗅觉，不知过了几分钟，才恢复了嗅觉。欣悦的头仍剧烈疼痛着，她继续听着他们的对话，她听见母亲先开口了：“孩子他爸，孩子听见了该怎么办？”“哼！我还怕她听到不成？女儿本是赔钱货，养她已经不错了，还要让她吃好吃的？还好，我还有儿子。”赔钱货？听到这儿，不知是什么温热的液体从欣悦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此刻，她多想忘记那气味，那炸鸡的香味，但，它依然留在鼻子里，持久不去。

* * *

“臭袜子味、饭菜味、母亲香水的味、香皂味……”欣悦皱了皱她的鼻子。

欣悦揉了揉鼻子，“啊啾！”欣悦又开始打喷嚏了。“难道……家里有薄荷冰淇淋？”欣悦又揉了揉下鼻子，用力擤了一下鼻子，努力理清鼻子，脸上一片木然。

父亲数以百计的偏心，渐渐地，欣悦麻木了。她的心麻木了，但，她的嗅觉却永远、永远都不麻木。父亲依然瞒着她，继续埋藏一个个放食物的地点，这地点只有他，欣悦的弟弟知道，父亲以为只有他们俩知道，却不知瞒不过欣悦的鼻子。

藏起来的食物，其实欣悦地都能找出来。但是，她没拆穿父亲，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把悲伤藏在心里。

人的大脑实存在着数亿细胞，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开发。

◆ 鍾夏田

古道照颜色 ——航班BJ318诡异事故

2014年7月17日14:30pm

柴可夫驾着那辆L国制造的四轮驱动车，以时速140公里的高速，向着他的家乡朴来茨克镇驰去。

柴可夫是L国《有理报》驻H国首都捷夫市的首席记者，他是接到同乡老友的通报，说家乡朴来茨克镇刚刚发生了惊天大事，一架民航客机不知怎样，坠毁在麦田里。现场一片混乱，罹难者的遗体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你赶快回来，这样大的新闻，一定轰动全世界。

四轮驱动车的收音机，不停播报着坠机新闻：“这是新闻快报，今天国际时间下午14点12分，一架M国鸢航班次为BJ318的民航机，在H国东部坠毁，据消息来源指出，客机是被一枚导弹击中，机上298人，包括搭客与机组人员，无一生还。S国总统鲁斯拉，第一时间严厉谴责了这一击落行为。所有的消息源头，都把矛头指向H国东部的分裂武装组织，说是他们用“扑克”导弹，把飞机打下的，而提供武器的L国，也脱离不掉关系……。”柴可夫在所能接收到的资讯中，就只得知这些有待证实的初步消息。

2014年7月17日16:00pm

柴可夫来到肇事现场，只见处处都是焦黑的痕迹，现场已被封锁，许多武装人员荷枪实弹看守着，如临大敌。柴可夫走向一个看来是主管之一的军官，表明自己记者的身份，但是对方一直摇手不许进入，推说傍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叫他到时去采访。

柴可夫用远视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包括飞机所能看到的残骸，比如涡扇发动机、机翼、机窗部份、机轮、烧焦的座椅，还有没有烧完的行李袋等等；当然，柴可夫也拍了一些尸体较大碎片的特写镜头。

这些工作做完后，柴可夫想到，是不是可

找到一些目击者，请他们谈谈当时的情况。他第一个去找的，是与他通电话的老友伊凡。

“太可怕了，”伊凡犹有余悸地说：“当时，我在距离朴来茨克镇约10多公里的麦田工作，看到一架中了弹的客机，在巨大的火焰中猛烈冲下来，老天，起先我还以为是撞来我这里呢。”

“有没有看到是给什么武器打落的？”柴可夫问道。

“这个我并不清楚，但是在出事的大约半个小时前，我看到有3架军机在我头顶飞过。”伊凡答道。

柴可夫接着采访了另外几个农夫，所得到的答案都大同小异。

傍晚20点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是H国东部地区武装组织召开的，主持发布会的发言人，极力否认BJ318航班是他们部队的导弹击落的，声言他们并没有“扑克”导弹，并且指控是政府军所为。西方媒体的通讯员发问了好些尖锐问题，发言人皆以“尚未获得相关资料”轻轻带过。

2014年7月17日20:30pm

当柴可夫回到老友伊凡的家，伊凡一家正围着电视机看新闻广播，当然，他们看的正是BJ318航机坠毁的新闻与评述。柴可夫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报导与评述，都是把责任推在H国东部武装的头上。当把台转到S国FMM有线电视新闻网时，S国总统鲁斯拉正在为BJ318空难发表评论，他指控东部武装攻击民航机的行为是“谋杀”；他还指责与东部武装有连系的L国是“帮凶”，因为发射的“扑克”导弹，是L国供应的。

柴可夫心中有很多疑问：“扑克”导弹H国政府军也拥有，为什么西方国家与西方媒体这么肯定，一定是东部武装组织的“扑克”导

弹击落？而且反应时间快到离谱。还有，西方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媒体，在证据还不很足够的情况下，口径一致地把所谓的“凶手”锁定为东部武装势力，也很令他吃惊。

他也觉得很奇怪，作为被西方与媒体攻击的一方，L国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方，至少到此刻为止，仍然保持缄默。

2014年7月17日14:30pm

在M国首都河口市，鸢航空公司总部的高级人员，正在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我们的运气实在太坏了，”CEO阿杜拉叹口气说：“才掉了一架BJ580，真正原因还未查明，现在又掉一架，真是祸不单行。”

“可不是，你看这新闻稿，夏航班机迟5分钟经过，就逃过一劫，”总经理摩汉接口说：“还有，据说D国总理的专机，也在25分钟后通过该空域。他们实在好运。唉，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迟5分钟才通过？”

“我们总理知道这事了吗？”CEO突然问道。

“我想他应该知道了。”总经理说：“不过，你最好还是知会他一下，免得他怪责你。”

CEO拿起电话就打，没想到接通后，讲没有一句，便搁下电话。

“总理要我们去见他。”CEO说：“摩汉，你陪我走一趟。”

2014年7月17日15:00pm

总理看起来脸色不大好。

“阿杜拉，这件事我们须低调处理，”总理说：“我只能告诉你们，大国博弈很复杂，我们小国，讲什么没人听，也做不到什么。有关细节我暂时不能告诉你们。总之，我们运气太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阿杜拉和摩汉茫茫然，只好点点头退出总理署。

回到总部，他们拟了一份文告，公布了一些资料，例如失事客机型号、搭客名单、搭客国籍等等；最重的一句话，是要求国际社会找

出凶手，加以惩罚。

2014年7月18日

今天，全世界各地报章的封面头条，都是“H国东部武装扑克导弹打下民航机”的新闻，除长篇累牍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片和示意图，显示导弹是如何打下客机的。其中有几张照片，注明是H国东部武装的导弹车队，从L国边境进入H国东部，最特别的一张，特写了4管导弹发射器的运载车，而其中一管发射器是空的，照片说明是：“显然已发射了一枚导弹”。

杭港市的一份报纸，刊出一篇所谓专家的署名文章，提出一些“证据”，直指H国东部武装就是凶手。这篇预设立场的文章，获得多份华文报章转载。但那些所谓的证据，有些还没有获得证实，有些则是想当然耳，显示可能是一篇别有用心专文。

西方媒体更是加大力度，众口一词的直指凶手谁是。FMM有线电视则重复播出各种各类“专家”的评论，从“各个角度分析”，结论就是“H国东部武装发射了导弹，而导弹的来源是L国”。所以，L国要负很大的责任。

2014年7月18日10:25pm

L国首都默士格市的总统府，布登总统正与总理科里科夫及一批核心幕僚紧急会晤，商讨应对西方领袖与媒体的攻击的对策。

“这些可恶的家伙，一口咬定是我们提供导弹。”布登总统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说，此可忍，孰不可忍？”

“鲁斯拉那厮，最不像话，”总理科里科夫接口说：“把所有责任推到我们的头上，唯恐天下不乱。”

停顿了一下，布登问道：“他们最厉害的，是经济制裁。我们以前的L联，就是给他们的禁运加制裁搞垮的。如果他们如法炮制，我们能顶得住吗？”

科里科夫正要回答，布登总统的一名副官，手上拿着一具无线电话，匆匆走过来，说道：“总统先生，热线电话通了，是S国总统鲁斯拉打来的。”

布登接过无线电话，望望科里科夫，叭叭嘴，瞪瞪眼，扮个鬼脸，好像是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

“嗨，总统先生，你不是忙着在骂人吗？怎么还有空来找我聊天？”布登挖苦道。

“嘿嘿嘿，”电话筒传来鲁斯拉的干笑声：“喂老布，你有麻烦了。现在全世界都咬定是你们提供导弹，你逃不了，你就承认了吧。”

“是吗？”布登冷冷地说：“总统阁下，你该知道这不是我们干的。”

“我当然知道，”布登可以想像，鲁斯拉那厮是在涎着脸说话的：“那又怎样？谎话讲一百次就成真理，我们的盟友多，我们的媒体强，他们和它们说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怎样？”

“Fuck，”布登显然有些动怒：“这就是你们S国的普世价值！”

“你不好这样讲，有本事你就驳斥吧，看全世界的人信你还是信我。”鲁斯拉说。

“那你想怎样？”布登试探地说。

“很简单，你退出H国的半岛和东部地区吧。”对方说。

“假如不呢？”布登还是在试探。

“我们可不是闹着玩的。”鲁斯拉说：“我们会实施经济制裁，你们现在钱不够用，对不对？”

“我们是不怕制裁的。”布登回敬：“全世界200个国家，并不是全你讲了算。”

“我老实告诉你，你的底我们摸得透透澈澈了。你的经济只靠石油支撑，对吧？我只要把油价压低，比如说，压到每桶20元，看你死不死。”鲁斯拉威胁地说。

“我们不怕，”布登顶住：“我们有杀手锏，我打赌你们也不会好过。”

“不要妄想动用武力，也不要妄想那条东方蛇会帮你。请记住，我们有最好的导弹和最坚固的防御网，你绝对讨不到便宜的。”

“嘿，你也不要忘记，我们有权首先动用核武，”布登突然作出反威胁：“我也要老实告诉你，我们有2千多枚威力强大的核弹，还

有几百枚分导式弹头的洲际导弹。我们一次过发射千多枚核弹头轰你，看你的防御系统防得完吗？给你拦下900个好不好？还有100个可以打到你们稀巴烂。不要以为我在讲笑话，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我什么都敢做。”

“这样看来，我们谈不拢了，那就走着瞧吧。嘿嘿。”鲁斯拉说。

“嘿嘿。”布登也报以两声嘿嘿。

布登把电话交回给副官，望望科里科夫，好像在征求他的意见。

“总统，我们的卫星有一些资料，可以说明一些事实，不如我们公布一小部份，让世人看看，你认为怎样？”

“好，就这么办吧。”布登回说。

2014年7月19日08:00am

柴可夫一大早就起身了，他把所有订阅的报章和期刊有关空难的新闻与评论，都详细看了一遍，包括L国发表的空难卫星图，觉得说服力不是很大。他又把他那天在现场拍下的照片，与“哥哥网站”公布的几百张卫星照片反复比对来看，以他对导弹的粗浅了解，觉得飞机应该不是被地对空导弹击落的。理由是当中的一些飞机残骸，比如有一块大面积的机窗部份，大小弹孔累累，显然是被空空导弹或者机枪打中的成份较高。

他突然想起老友伊凡说过，在客机坠毁之前约半个小时，看到3架军机在头顶飞过；这是不是与空难有关？

于是，他拿起电话，打到朴来茨克镇伊凡的家，接电话的正是伊凡。

“伊凡，我是柴可夫，那天你说出事前你头顶有3架军机掠过，你可以再详细描述一次吗？”

“那3架军机，我认出是政府军的锯式25型，准没错。它们是朝东北方向飞行的。”伊凡很肯定地说。

“好，谢谢你，伊凡。你的资料很有用。”柴可夫放下电话，继续比对手中的照片。但他心中想着的，却是那3架锯式军机。于是，他上网去找有关锯式军机的资料。

在网上找资料太方便了，只要一按键盘，要的东西就出来了。

锯式25，是一款二代半的老式军机，配备有两发空空导弹，还有一挺口径相当大的机关炮。但是，它的爬升极限只有1万公尺，而它配备的空空导弹，射程也只有2千公尺。

这也就是说，当天莺航BJ318航班，它的巡航高度是1万3千公尺，锯式25即使飞到极限，再加上导弹的射程，是不可能打到BJ318的。

这样看来，BJ318被军机打下的推测，是不能成立的。

除非，锯式军机冒极大危险超越极限高度，比如说，飞到1万1千公尺或以上，才有可能完成任务。但是，如果是这样，飞机有九成可能性，因承受不住压力而致结构解体。

然而，报上并没有锯式飞机意外坠毁的报导。

且慢，有没有可能是有关方面故意隐瞒？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号：H国有必要打下这架民航机吗？

如果上面的推论成立，那么，这究竟是H国政府的图谋，还是军方的单独行动？

2014年7月19日11:05am

柴可夫来到捷夫市空军总部，准备就锯式军机的事，查询一下。

但是，每个部门总是推来推去，都是一个标准答案：无可奉告；柴可夫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失望透顶的柴可夫，路过一个食堂，他想，进去喝杯咖啡，醒醒脑也不坏。由于已是用餐时间，偌大的食堂都坐满了人。柴可夫选了一张只坐了一个食客的小桌子，礼貌性地和那位食客打了个招呼，便坐下了。

才呷了一口咖啡，同座食客便向他搭讪：“老兄，看你是记者吧？我叫莫申科。”

“我叫柴可夫，确是一名记者。”柴可夫望着他，说。

“采访什么新闻？”莫申科问道。

柴可夫望了他一眼，不着声。他要打探的

事儿，有一点机密性，实不宜过于张扬。

“空难？……”见柴可夫不出声，莫申科试探地说。

“你知道这事儿？”这引发了柴可夫的好奇心，他接口问道。

“老实告诉你，”莫申科压低声音说：“我是军方的线人，如果须要，我还可以带你去见一个人，但你要付200块美金。”

2014年7月19日13:05pm

莫申科领柴可夫到一间农舍，离开捷夫市已是40公里以外了。

“他是一个飞行员，名叫波斯科。”进入农舍后，莫申科说：“你们好好谈吧。”

波斯科半卧在小客厅的一张躺椅上，神情有些萎靡。

“嗨，波斯科，你好。我叫柴可夫。”柴可夫走近躺椅，稍弯身躯地向波斯科致意。

波斯科迟疑的望着柴可夫，眼中露出敌视神色：“你是什么人？”

“我是新闻记者……”

“你走吧，我没有什么好说。”一听是记者，波斯科马上一口拒绝。

“你心中一定有不能解的郁闷，”柴可夫察颜辨色，说：“你讲出来，或许我能帮你解开心结。”

“你帮不到的，”波斯科捂着脸：“你帮不到我的。”

“你是东部人，对不对？我也是。”柴可夫从口音作出判断，并企图动之以乡情。

“东部人又怎样？”波斯科颤抖地说：“做错了永远回不到头。”

“哦，能不能讲讲？”柴可夫用东部腔调说。

“我不讲，你只不过想拿去卖钱。”波斯科显露鄙视的表情。

“不是，你弄错了，”柴可夫纠正：“我是要全世界的人知道真相。”

“我不信任你们新闻记者，永远口是心非，永远唯利是图，虚伪！”

“那不是我，”柴可夫说：“我有我的原

则，而且，我从不出卖原则。”

“你真是这样的人？”波斯科软化中还有些狐疑。

“正是。”

“好，我把所知道的讲出来……”

2014年7月15日15:15pm

H国空军总部的秘密会议在进行中。

“我们接到可靠情报，南美洲的‘银砖峰会’结束后，L国总统布登的专机，回程会经过我国东部空域，今天这个会议，是要决定要不要干掉他。这是一个爱国课题，大家须慎重考虑。”空军司令首先致词。

“这家伙太嚣张了，简直就是搅屎棍，”副司令说：“如果抹掉他，国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套。但是，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以我军现有的装备，在技术上也有困难。”

“有困难是肯定的。”司令说：“记住，这是我们空军单方面的行动，不涉及政治领域，以免使总统处于难堪的局面。”

“长官，我粗略推演一下，”参谋长小心地说：“我们固然要冒很大风险，但如果成功，我们的利益将会很大。也就是说，这个险值得冒。”

“万一失败呢？”副参谋长提出这个问题。

“对，如果我们要做，也必须预设各种善后方案。”司令说。

“如果失败，我方最多损失几架飞机，这我们付得起。最怕是国际上的政治风暴，万一纰漏太大，国家是担当不起的。而且，L国的报复肯定很强烈。”副司令说。

“所以，总统一定要预先知道，由他去布置应付之道。”参谋长说。

“好，当我们的军机飞上天那刻，我立刻通报总统。”司令说。

2014年7月16日8:15am

在空军的飞前会议室内，波斯科、托尔泰和科里奇正接受参谋长的出征命令。

“你们3位都是本军的一流飞行员，现

在有一重要任务交付你们。”参谋长庄严地说：“明天，也就是7月17日，14:30pm左右，我命令你们去毁灭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将出现在东经45度12分、北纬112度50分，目标颜色是蓝、红、白相间。明白吗？”

“明白。”三人应道。为国出征是军人天职，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也没有权利要求上司明告目标为何物。

“目标将在1万3千公尺的高空巡航，我们飞机的极限高度，加上空空导弹射程，并不能达到毁灭目标的目的，所以，我命令你们3人，把极限高度提升至少1千公尺，在适当的时空开火，三机齐发，以保证完成使命。明白吗？”

“完全明白，长官。”波斯科等3人一致应答，但他们也知道，这很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好，很好。现在我们来演练攻击目标的技术细节。”参谋长说。

2014年7月17日14:20pm

波斯科、托尔泰和科里奇驾驶的3架特别甄选和特别加固的锯式25战机，在基地塔台的指令下，准时于下午14点10分，轰轰的飞上蓝天。他们照着演练的方式，向目标区域飞去，并在该范围内盘旋，等待猎物到来。

这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能见度肉眼可达20公里以上。时间慢慢的过去了，目标的预定出现时间逐渐逼近。

“558呼叫669，目标出现了吗？OVER。”558是波斯科的代号，669是托尔泰，而科里奇的代号是773。

“还未捕捉到，669答558，OVER。”

正当波斯科想向上爬升，以便探看另一层空域的情况时，他听到科里奇的呼叫：“558和669注意，目标在本机右舷出现，方位大约是东经45度11分，北纬112度49分。773正在爬升到攻击高度。OVER。”

“558收到，正在爬升。OVER。”波斯科注意到，他的雷达已捕捉到一个光点，便开足马力强行爬升到攻击高度，然后用雷达锁定

目标，当达到适当的高度与距离时，他猛然按下按钮，只见两枚空空导弹，像银蛇一样，拖着白光向目标轰去。

这时，他感觉到机身勒勒作响，像要爆裂似的，他连忙操纵飞机向下猛降，以避免飞机在空中爆炸。这时，他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景象：第一，他的两架友机，都在空中起火解体；第二，他赫然看到，被他的导弹击中的目标，竟是一架标志他相当熟悉的民航机！

2014年7月19日13:40pm

讲到这里，柴可夫发觉波斯科全身在发抖。

“我打下了一架民航机，天呀，几百人的性命，就这样完了！我是凶手，我是杀人凶手。”波斯科在歇斯底里地号叫，声音相当骇人。

“这不是你的错，波斯科。”柴可夫安慰道：“如果没有这项行动，你也不会误击，不要把责任全揽上身。”

“可是，怎么说我都有责任。”波斯科沮丧地说：“你完全不了解，每当我闭上眼睛，就看到无数的鬼魂，在我面前飘舞！”

“所以，我更加要把这真相报导出去，”柴可夫说：“这样，全世界都会知道，有一些人的想法，是多么可怕。”

“如果我把掌握的资料全交给你，我必然会大祸临头，你也有危险。”波斯科说：“但我现在受良心谴责，生也很痛苦，我不会怕。你够胆的话，就拿去报导吧。”

柴可夫接受这项使命。他在农舍把全部资料整理清楚，重要的拍了照，放入一个公事包，然后准备步出农舍。

2014年7月19日15:05pm

柴可夫拎着公事包，正想步出农舍，走向泊在树荫下的座车之际，突然4条大汉从树丛闪出来，围着他。他意识到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们很清楚你，柴可夫先生。”其中一个看起来是首领的开腔说：“我不妨告诉你，我们是中调局的人，你现在做的事，严重违反

了我们的利益。”

“我只是尽我做为媒体人的天职。”柴可夫说。

“你是H国人，对吧？你应该为H国的利益服务。你何苦为L国卖命？”对方说：“你知道你的资料如果泄漏出去，会对你的祖国造成多大伤害吗？这是叛国行为！”

“我虽是H国人，但我服从真理，我只为真相服务。”柴可夫平静地说。

“好，我们做个交易，”对方把一个特大信封丢在门外的一张小桌上，说：“里面有50万美金，交换你放弃插手此事。”

“我不会出卖原则，更不会出卖我的尊严。”柴可夫凝重地说。

“好，你喜欢莎娃还是波姬，任你选，我们会满足你。”对方又把10多张美女的照片，丢在小桌上。

柴可夫向那些照片瞄了一眼，哼了一声，绕过他们几人走出去。

他在树荫下停了一会儿，望着前方。前方的山脚下，一座教堂巍然矗立。高高的塔尖，那十字架在金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十分耀眼。这应该是和平的时刻。他想，这不就是中国人讲的“古道照颜色”吗？

不知为什么，此刻他回头望了一下，忽然听到农舍内传来一响枪声，使他心头一震。

他迟疑了一下，随即昂起头，望着远方明亮的教堂塔尖，阔步走去。

“砰砰！”两粒子弹射进了他的背部，正是心脏的部位。

柴可夫的身体，向左倾斜，然后倒在地上……。

作者声明：

- 1、这是一篇文学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2、文中提到的国家，似有似无，座标经纬度也是胡诌的，不可当真。

(2015年1月5日哥文宁城)

❖ 李选楼

缤纷岁月

一、

丁小云刚被聘来这里工作时，对新社会里的生活，她觉得新鲜。

她看到一个有纪律的社会，感受到都市里快节奏的生活，接触到多元的民族，听到新的语言，她有机会认识更多朋友，对新的事物感觉有趣。

她在组屋楼下的咖啡店里当个助理。

老板娘要她努力做好咖啡助理的工作。当时，小云看着她才四十出头的微胖的圆脸，暗地里数着那缺乏保养的皱纹。老板娘开启着嘴巴的交待，令她得忍受着她别扭的语言，并认真地地点着头。刚开始，丁小云被安排和赵晓青一起。赵晓青在这里的工龄比她多了两年半。在小云开工之日，她已经开始了另一段续约生活。自然地成了她的师姐。小云胆战心惊，初学讲话的婴孩般地学习着，尤其是咖啡店里的语言文化：

“咖啡乌……咖啡乌加代（糖多）……茶……茶丝少代〔糖少〕……踢球（阿华田）……阿花烧（热的菊花茶）……”老虎一只（啤酒一瓶）……中国（苹果水）……”

晓青告诉她，这些歌都必须以闽南和福州语调唱出，每个尾音都拉得长长的，要求高低有致，像是唱歌。“茶乌番……”〔番：马来人；他们喜欢薄而甜，不加牛奶的茶〕；“茶吹……〔不太热的茶〕”。晓青说着唱着示范着，还问她懂吗？她点点头，可是又愣愣地看着晓青，仿佛了解她的教导，心里又在思考着什么是闽南话。

“歌”的内容变化无穷，其中，“白水”〔牛奶水〕还是以广东音唱出。小云听了几乎笑出声来。

咖啡店的语言真是丰富，有时她还拉长声调，“Barly Water”，那是薏米水的英语唱词，开始，小云叫喊“巴黎我的”、“我的巴黎”之时，就是觉得难记，就是转不过舌

来，认为自己总是喊得不那么好听。赤道终年如夏，喝薏米水的人多，有时还得在“Barly Water”的尾部加个“烧”或“冰”的闽南音，这是中西的结合，唸不多久就习惯了。

小云过后还察觉到，不论是海南人、福建人、广东人或是潮州人开的咖啡店，店里的唱词都是一样的“同化”。有了多种语言的唱词，才能显示小小的咖啡店，也维护着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特色，以及大家的和睦相处。

晓青的工作经验丰富，比小云年长五岁，算了算，也该有二十七八岁了。那一身白晰的肤色，被套在及膝的紧身短裤，和一件印有“兴兴咖啡店”的衬衫里。一头长发在工作时，就牢实地扎在头顶，像个兵马俑。晓青初时常在小云的面前演练，“唱唱数曲”，显示她的功力，使小云在学习时，一直不能忍住大笑。

晓青告诉小云这“歌”是唱给泡咖啡的头手听的，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合作歌”，远远的“歌词”一唱，咖啡头手便有充足的时间，从容的把饮料备好，等着她来领取。有了这类唱和，两年来，她与头手间合作无间，工作效率很高。

小云好奇地听着。听着时就紧张了。她在暗中演练习时，还是觉得很不容易。有好一阵子，顾客还发现她暗中启着唇齿。大家以为她刚来，过不惯这里的生活，或是热得发晕了，以致神经有些失常。

她也能唱吗？尤其是早晨，人们都有喝咖啡的习惯。从六点开始，一直到十时，咖啡店的人流不断，吃早餐的人多，客人买早点叫茶喝水，服务员就连坐下来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老板娘不只强调歌要唱得动人，有韵味，还要求小云牢记顾客喜欢的饮料。“要让他们感受最佳的服务，天天都回来找你。”

“对于女顾客，你要显示出比她家的女佣还辛勤；男顾客就更不用讲了，一坐下来就将

茶水捧上，将他们服侍得感觉比老婆还好。哈哈……他们到咖啡店的次数就多了。”她说。

看，又有顾客来了。“咖啡乌散〔两杯〕，罗地〔面包〕两片，炸弹〔鸡蛋〕两粒”。晓青在叫喊，小云几乎笑弯了腰。

她初时唱着，又怕人取笑，每喊一种饮品，都悄悄以眼角观看周围客人的反应。过后她理解到“人家才懒得理你”。她越唱越有韵味，有时也改变着调子，或是在尾音上依依呀呀地寻求变化，谁晓得在顾客群中没有人对她嫩声细气的声带，产生特别的好感？

二、

咖啡店每天营业24小时，小云和晓青就轮流地操着两班的工作制，成了顾客点茶叫水的使者。

热带的阳光普照，她在咖啡店里走着喊着，炙热的天气令小云难受。午餐后的沉静，她才有机会偷闲片刻。

老板娘为她准备的住所，就在咖啡店楼上。她是出于好意，还说屋主是她的朋友，两人认识已有二十多年，信得过她的雇员，因此开出的屋租便宜。这里靠近地铁，交通方便。小云记得第一天下午，晓青把她带到住所时，女屋主还在门口迎接她，眼角和嘴角都露出微笑。当时，她有意无意地带着小云走到房里，仿佛要显示自己房子的宽敞舒适。房间的一角，就缠着两个沉旧得发出酸味的补盖，其中一个归晓青使用。另一个剩下的，当然属于她，是她会周公的地点了。

“这就好了。”屋主还高兴地说两个人在一起，有个照应，工作容易安排，也不必花时间赶交通，节省了交通费用，房租也平均分配。

女屋主带着小云到澡房门口，告诉她近来水电费都起了价，她的生活费用又提高了。她家里的人，平均每天只洗一次澡。言外之意，是说不论天气有多热，一天只限定她洗澡一次。洗多了，就侵犯到她的权力。

“既然妳在咖啡店里工作，吃了才回来。”屋主说：“那里的食物不错。”

那多枯燥，舌尖没味，连工作也少了劲。小云愣了愣，当时天真地告诉屋主她吃惯油爆的食物，她也能油爆食物，来这里之前，她在家搞过饮食，在摊子上炒呀炒地。她挥动双手示范着，仿佛在显示她的能烹善煮。

“不花屋主的钱，我搬来锅子在房里煮就行了，也让您尝尝咱家的美食。”她欢悦地说。

“你想谋杀呀！”女屋主这么问着：“想让我见报，成为社区里的名人呀！”

小云眼瞪瞪地看着她，没理会她的意思。

没几天，小云的寂寞感，经过时间的组合与构筑，渐次深刻。

生活的范围，就是那么一间小房子，那么一间咖啡店。

还好，小云这张新面孔的出现，顾客也喜欢找她交谈。尤其是男顾客，不论是年轻年长。

她想多交朋友，一转头，便又和老板娘的双眼接触。“不守规矩，我就把你送回去。”小云想到她曾经的告戒，再听到顾客千篇一律地问她的名字，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来这里工作？话里行间，虽然充满同情和友善，可是她听着听着又觉得无聊，就不想再回答了。

她放工后在房里按摩大腿时，常感到坐立不安。在小小的空间里无助地走动。她数着铺在脚底的砖块，数着从东到西走动的步伐，数着距离，算着房子的面积。就是躺下，也不能即刻入眠。

“晓青初来的情形应是和我一样吧！”她想。

窗外的天空狭小，站在小窗口看着窗外的世界，她将眼前所需在大脑中过滤……朋友，电视机，睡觉……唉哟！咖啡店里的歌声又在她大脑中澎湃地涌来。她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家人朋友，到这种陌生的地方受苦。还不是为了钱？她想加入外面的热闹，可是又无门路。

她没有朋友。

她拭着泪。这种情形连续了好几天。几个值日班之后残留的空虚之夜，甚至是往后的某些日子。

幸运的是还有个晓青。可是除了最初几天之外，她们工作的时间基本不同，睡眠时间也不一致。有机会她还是会提醒小云“好好的干，说不定还能遇到好机会，紧紧的把握，那可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晓青的鼓励令小云回味。她对小云又是暗示了些什么？

小云总得努力去适应新环境，她要认识这里的人。以她的学习能力，在短期内就能融入工作。时间能证明一切。

三、

如果那天不是小云赶夜班，也就不会有这类事发生。

如果不是赵晓青生了那场大病，病得糊里糊涂，神智不清，病得不能起床了，而临时工又一时请不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老板娘也不会调派她干夜班。

在白日的工作之后，小云休息了三个小时，便又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咖啡店昏黄的夜灯里走动。她穿梭在大大小小二十几张桌子间。这边叫喊“小妹，咖啡乌小代”，哪边要“老虎一只”，把她搞得昏头转向。她应付客人的要求，疲倦的脸上，又多了一层清纯可怜的形象。

咖啡店面积虽然只有20平方米，但是，从早到晚，她来回地走路的总和，该是不少过10公里了。

客人兴高彩烈地点菜，饥肠辘辘地吃饭，她则无兴致地收拾桌上的空杯子。

在一张圆桌边，她等着五六位工人喝茶水的决定，于是她就认识了穆大征。穆大征曾经在这间咖啡店里出现过无数次，可是这一次，他却仿佛能让时间停止，使丁小云站在一旁和他说几句话。从他的口音装扮，小云只知道他是位外劳，在本地当建筑工人，现在来此享用晚餐。小云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间对穆大征那么好感，几乎可以说是一看他的脸，就有来电之觉。她一提起加班，双方就有说不尽的话。过后再想想，原来大家年龄相近，还都是天涯沦落人哩。

咖啡店也常出现一些家乡来的顾客，小云是见惯不怪了，除了建筑业，也有为造船业，电子业，饮食业等作出贡献的外劳。晓青的爱人不也在这里工作吗？夫妇俩将孩子放在家里……听她说丈夫还在滨海城的建筑工地呢！

小云就站在桌的一旁，听这一团人热闹地谈着某些趣事。她一时性起，偶尔也加入“战圈”，说几句话，发表了一点意见。接着，还哈哈嘻嘻旁若无人地笑起来，犹如这一闹，把多时的孤寂全都倾泄而出，心里即刻充实许多。

当她再回头，察觉咖啡店里等着叫水的顾客多了。

“小云，你还在那做什么？”老板娘的目光偏偏喜欢往她身上看，仿佛对她有了些许反感，后悔自己聘请了这样一位工人。许多顾客交头接耳，像是对她的品格行为质疑。

“平日像乖乖女的，才刚来不久，就学坏了！”

“这些外来的，怎么……你不相信，现在可亲眼看到啦！”

我不能多说两句话吗？对男女交谈也这么敏感吗？当时丁小云想。

新加坡依靠外劳发展经济，已经是多年的事了。对外劳的信任程度还是那么低吗？

你们应该信任我，我工作了一天，现在还没休息，还在为顾主卖命哩！我只是要找我认识的人讲几句话。

我等着他们决定喝什么饮料呀！只讲了两句话，又没有其他目的。我连交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吗？她想着。在众人的眼光里，她放开沙哑的喉头：“咖啡加代（多糖），茶冰……”

穆大征在离开时，已经过了半夜。他喝多了点酒，这是和平日有区别的。或许他和朋友谈得兴起，对喝酒也来了劲，脚步有了点浮动。

小云说了句人们听不懂的话。她像是在喊着，又仿佛很温柔。她是要穆大征小心看路？双眼一直望着他和他的朋友，走出咖啡店。

这一夜，她的思绪紊乱，像碗中的面条，又如缠着的麻绳，显得那么不守纪律。

四、

如果小云不是和晓青同房，就不会受她的影响。

赵晓青时常出门，每当休息日，她就成了“赵不归”。

小云并不知道她去了哪？没有人责怪她，也没人问起她。她的爱人在这里工作，人们认为他们恩爱重情，安排好休息日，享受二人世界去了。

小云真得很羡慕晓青。

从那个时候开始，小云就希望自己也有这么自由随意的一天。

晓青能守规矩，往往在早晨悄悄出门，隔天准时回来上班。

小云还看到停在楼下的那辆汽车。她曾经听晓青提起，汽车里的那位是黄先生，叫黄小虎，也曾说过“这种机会不能失去，我要尽量抽出时间来约会”的话。小云虽然值夜班，也知道晓青当晚没有回来，因为那一天，她的床褥都是整齐地折叠着的。

晓青能出国工作，是一种机缘。

自从和丈夫结婚后，她感觉到日子过得并不绚烂多彩。纵然她拼劲十足，到过电影院工作，去了理发店当学徒，可是又赚得了多少钱呢？这些工作都填不满她心中的欲望，看到从国外回来的邻居，吃的住的质量都有提升，人家已经换了几辆车，还盖起了高楼，自己连踩着摩托上下班的机会都没有。

夫妇俩决定：出国工作。以两年为限，看谁能赚更多钱。

在咖啡店工作也不是墨守成规的。遇上人多的日子，老板娘会劝她们改换休息日，也愿意付给她们超时工资，要她们留在店里，多赚些钱。这么优厚的待遇，在其他咖啡店可是难求，但是晓青却宁可选择放弃超时工。小云工龄浅，对晓青总是想方设法拒绝老板娘的好意，和钱过不去感到疑惑。

人们又在为晓青的不为财死，珍惜每星期一次的和丈夫约会，培养彼此的感情而敬佩。

那不是现代的七巧节吗？

可是晓青却知道，有人在等着她。那是一

个机会。

当然，也有人为老板娘花了钱，请了一位贪玩好玩的雇员，不能“物尽其用”喊冤。

晓青休息日的自由，渐渐地造就了小云工余的逍遥。放工之后，她成了“夜游人”。休假之日……她也喜欢打扮。工作了一段日子，她已经有购买衣服化妆品的能力。总之，她将自己打扮得艳丽四射，青春活泼的走进咖啡店，人们都不认得她。只等摩多的机声响起。

人们对老板娘，称赞小云长得好。老板娘笑得并不自然。她雇用的是咖啡店助手，不是酒厅歌厅舞厅里的“公关”。

她单身，孤身只影，老板娘把较多的精神和精力都集中在她身上。仿佛未婚人在生活中更加容易接受菌毒染体。这使得小云很不满意，认为老娘的监视使她失去人权。

屋主常向老板娘报告晓青和小云的行动，尤其是小云。

“又钓男人了。”人们谈起感情，都说丁小云这回可是交了男朋友。那位男孩长她两岁，偶尔也坐在咖啡店里喝酒，欣赏着她均匀的体态，穿梭在吃饭叫饮的顾客中。

他们问起对方的工作，吵吵闹闹，解解寂寞，显示了对彼此的一点兴趣，以及年轻人的不安份。

在值日班的日子，小云更加活跃。早班之后，只要他出现，她就会留下来。她认为天还亮着，她用不着这么早就回去冲凉看天花板。她已经放工，有了点自由，她讲话再大声，和男人再吵闹，老板娘再望着她也无奈，对她再不信任也无所谓。于是，她就有了期盼。

倘若丁小云值夜班，他也来这里喝酒，和她说几句话，一坐就到半夜。因此，她也喜欢夜班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出现，小云才会觉得精神恍惚。

很快，人们都知道男孩的名字叫穆大征。

咖啡店里传说她在穆大征身上花了不少钱，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并没有什么储蓄。

“钱是那么重要吗？”她在想着时，又发现人们都以疑惑、甚至是可怕的眼光看着她，仿佛看透了她的衣服以下的一切，令她感觉别

扭。

人们还说连穆大征那辆摩多车都是她的投资，身上的衣服，也是她亲自到购物中心挑选。她家里还等着钱用哩！可是她却不管了，这个男人比什么都重要。

这只是传言，并未获得证实。

她年轻，晓青劝她身在国外，对感情之事不能当真，合约满后，大家挥一挥手，再也不相认识，可是劝也劝不了。

她认为自己没有干坏事。

丁小云和穆大征出去的第二天，咖啡店里的人开始注意到她的身上，尤其是衣服无法遮掩的颈部有没有“红斑”。老板娘看到她颈部的红点，甚至有意把她的领子拉得更低，鸡婆似地明察秋毫，世界末日似地、啧啧地警告她不要“搞出人命”。

人们又在言语间，有意无意地以男女的暧昧关系，提出一些敏感的问题，试测小云的反应，以判断她在感情上有没有越界。可是小云守口如瓶。人们说大征是小云在这里唯一谈得来的亲人，她太寂寞了。有她在场，穆大征就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因此，近来他长胖了，脸圆了，眼小了，嘴唇凸出来了。

今天，丁小云又再等着穆大征的约会。

每一次约会之后，咖啡店里都有新的传言，对她极不信任。

就如上一次，有人说看到他们从快餐店里走出，手头提了一大包炸鸡翅和薯条。他们坐在公园里，那里树木繁茂，少有人走过。在昏黄的灯光构成的树影里，他们一面吃着薯条，一面以薯条为感情的传达器，举止亲热。他们绘声绘影地问小云，她是否吻了大征一口，过后亲热地躺在大征的怀里。

有一次，他们吃着鸡腿，谈得兴起，穆大征突然感到喉头奇痒干燥，他干渴了几声，想想小云大概也知道他想要什么？果然，她要他安静地坐在原地等待，见不到她不要离开。不久，她就抱着几罐啤酒回来了。她为他拔开罐口，看着他慢慢地喝，偶尔自己也喝一口。那个夜晚，他们还亲亲我我地走进小旅店。过后，她说大征帮她排解空虚，旅店费还是由她

争着付了。

不知怎么搞得，最近狮子岛的烟雾来得突然，并且持续了许久，听说是邻国印尼放火烧林，无情的大风把烟雾也吹来，把可怜的岛国掩隐得失了踪。可是他们并没有减少约会的时间，仿佛烟雾还为他们的隐身助了一臂之力。在穆大征和丁小云的交谈中，也提起带上面罩，在烟雾里工作的辛苦。小云却抱着他的脸看了又看，亲了又亲，满是同情地说他瘦了，最后还给了他500元，要他买些营养的东西吃，说是不忍心再看着他消瘦。

这些传奇，如影片中的镜头，成了咖啡店摊主以及熟客间的传言。仿佛他们都亲眼看到俩人的亲热。

她就断断续续地这么花着钱。老板娘常提醒她：“丁小云，我问你出来工作的最大目的，是不是期望赚一笔钱，回去可过较好的日子？同时为自己在未来能开个饮食店理发店杂货店什么的作个计划？可是谈上了爱情，你却把辛苦赚来的钱给了人，养了一个小白脸。”

人们笑她傻。“赚钱给别人用呢！当她清醒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白白工作了两年。”

“这个社会要的是钱，看的也是钱。以你的条件，应该让别人为你花钱才是。尽量利用时间多赚些钱。你想想吧！”晓青说。

这一次，小云真的生气了，她只不过是交个朋友，找个闲聊的对象，可是外间却有那么多传言。这是有意损害她的人格，使她抬不起头。

有一整天，她都不说话。只有穆大征的电话能安慰她。

五、

若不是为了避开老板娘的眼光，丁小云就不会时常和她玩捉迷藏。

小云的生活方式，能代表其他客工的生活内容吗？

丁小云希望人们能相信她，她参与的只是社会中一种最普通的社交活动，是一种生活。既然是要在夜色里消费，花一点钱总是免不了。少年男女在一起，多了一些亲热的镜头也

无需在意，地铁上公园里，当地青年的举动，还有比这更火辣，辣得令人双眼发炙生烟的活春宫。

你们可以不相信其他客工，可是一定要相信我。她心里呐喊。

这是个大都会，大家少见多怪了！

有人开始提醒老板娘。其实，对于晓青和小云的社交活动，老板娘又怎么管得了呢？给她们多些自由吧！倘若对各种事务，老板娘都认真处理，不自作自受，缩短自己的生命才怪。

每次申请新的工人都是一种冒险，她感觉到心惊胆跳，压力很大，精神担忧了许久。她不知道新雇员的性格和工作能力，只能凭着中介的推荐，看看相片，再读读履历决定。谁知道隐藏在一纸后头的个性会不会在工作期间暴露。

老板娘是好意，她担心雇员受骗。

“丁小云，你不要常常迟归，影响了工作，我就不客气了。”

“不会的，你放心吧！你看我几时偷懒。”

现在，丁小云和穆大征的感情又有了进展，约会的次数增加。小云在值了早班之后的黄昏，那个叫穆大征的就在咖啡店外等她，将她带走，直到第二天早上开工前，才紧张紧张地赶回来。

她懂得收买人心，买了油条烧饼蝴蝶烧等早餐回来请老板娘。“您趁热吃吧！”一句话，将老板娘心中原本燃起的一点火苗，烧也烧不起来。这将使小云平静地工作。即使是她倦了，想把眼睛瞌住，老板娘要生气也难。

有一段时间，丁小云变得不喜欢讲话，仿佛满怀心事，无论熟客如何逗她，都激不起她的兴致。对于叫水买茶的咖啡店之歌，她也是生硬地喊了几句。黄昏过后，她还愣愣地在店里，望着大路来往的车辆，盼望更是殷切。

“俩人肯定是吵架了！”有人说。

老板娘也注意到，穆大征已经失踪了好几天。

六、

丁小云若是减少出门，就不会惹那么多麻烦，仿佛蚂蚁在她身上爬行。

那一个看似平静，实则不平的夜晚，她终究成了新闻人物。

她的青春，使她按捺不住单调的生活和寂寞的心，使她的生命里充盈了爱寻刺激的因子。

在玩乐的场合里，她能玩得疯狂。她也喜欢到喝酒的场所，看人喝酒，劝人喝酒。

那个周末，芽龙一带的一间小旅店突然失火。

旅店离热闹的路边不远，远远的人们都能看到冲天的火光和烟雾，引起过路的“不归人”和酒客的围观。他们喊着叫着指着，增添了紧张的气氛。路过的车辆都放缓车速，不想让眼睛错过一瞬的精彩，马路上排列起吐着火舌的长龙。

空气的温度蓦然升高。

住客在黑暗中猖狂逃难。不久，消防车、警车的笛声划空而来，夜空里多了闪烁急速的旋转红光，以及高射的水柱。

大火在扑灭之后，拯救员先是在暗中拖出一具男性裸屍，五分钟之后，又在同一间房里拉出一具女体。

警方和消防人员封锁现场，探讨火患的原因，搜寻有关的线索和证据，是自然或是人为造成人命伤亡，以断定死亡是因遇外、自杀或他杀。

根据酒店职员的供证，男死者是在临晨时分，和一位女客一起走进大门。每一次，他们都是骑着摩多车，这一次不知何故，却是乘德士而来。他们都是酒店的熟客，几乎每个月头都会来住房一次。

男女客人走出德士，在柜台登记时，都显出了倦意，好像都喝了酒。因此，相信是在酒后的沉睡中，被浓烟熏死。

消息曝光后，老板娘正在为小云担心。她不会成了火场的幽灵了吧！果真如此，身为雇主她，麻烦可大了。

警察也直播她的手机，问起丁小云是不是

她的雇员。可是又不愿泄露太多的消息，她在接听时双手都在发抖。

丁小云平日还埋怨人们不信任她哩！呵……

现在，老板娘和客人只能从记忆中，回忆起她的清纯的形象，她的友善，在咖啡店里“唱歌”时清脆婉转的声音，以及优质的服务。

孤寂，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使一个人走上不归路？

男女死者的身份曝光了。大报章都以显着的版位报导这则新闻。在咖啡店里，大家将头聚拢，争阅着这一则消息。

丁小云的大头照片，被刊登在报章的显著版位。

“唉呀！果真是丁小云……”

老板娘几乎是按住心头的跳动，读着这则消息。在火海中丧命的女郎，唉呀……并不是兴兴咖啡店的服务员丁小云。

男死者30岁，无业。女的是个电子工，比他小两岁。

丁小云在向记者叙述着当时的情景。火灾发生时，她打了电话叫了消防队。总之，她做了许多事，她看到眼前冒起的烟雾，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在消防人员抵达时，先是拿起一旁的灭火器灭火，后来又拉起水管喷水。这些配备，咖啡店里也有，她也会使用。她还帮忙疏散，过后又在一角，安慰匆忙逃命，心有余悸的外国旅客。

警察也数次来咖啡店里，记录小云和大征在现场目睹的一切，继续探索未解的疑问。

小云身为一位外劳，无疑是做了一件好事，她的勇敢，值得大家学习。

可是，人们不禁又问，这个丁小云，放着付了租金的房子不住，这样的深夜里，她到旅馆里做什么？雇主怎能对她的行为不闻不问？还和穆大征在一块哩！不是也住在一起，这该不是第一次吧？这一问，仿佛自己就是福尔摩斯，猜透了他们的意图，肯定了自己猜测的正确。

小云心情不佳，又不想被干扰，再度曝光。她想好好地睡一回，补回一夜精神的损

失。可是记者都来了，他们不请自来，还来了很多人，准备在咖啡店里二十四小时的守候，只等她一出现，要将镁光灯巴掌般地闪在她脸上，要给这位不安份的女孩一点“教训”；等得久了，便心浮气躁地到楼上的住所敲门，还访问了老板娘和屋主，问起了小云的工作表现和纪律。

他们都想从小云清脆的口语中，了解当晚火灾逃亡的紧张经过，对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小云和男友认识了多久？如何认识？几时认识？为什么到旅店去？多久到那里一次？当晚他们在哪……也想知道，务求讲得越香艳越好。

原来，丁小云和穆大征这一次约会，已经与上次相隔了一周。之前，他们俩发生了一次争吵。因为大征没经过小云的同意，便把她买的摩多车给卖了，把钱拿去“捐”给了赌馆，小云顿觉感情不受重视，情绪低落了好一段时间。事发当日，也是丁小云的发薪日，她心里说算了算了，她想见大征，重复旧好，因此约了他，到芽笼一带的小食店吃火锅餐。之后，他们又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到酒店对面的露天酒厅喝酒。两人情火重燃，谈得不舍得分手，过了午夜，不想却发生了这件意外。

只见浓烟一起，他们对望一眼，即刻往着火处冲去。

“兴兴咖啡店”一时间名气火红。

老板娘再度接到问起小云的电话，说是要颁发公民意识奖给小云。要她对丁小云的英勇行为发表感想，问她为何到了夜里，还愿意让雇员在外遛跼。她被问得狼狈，烦得难耐：我请她来作工，她却带来记者，给我制造工作，为咖啡店打广告。

如果人人都像晓青，我就安心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还在后头。

比起小云，晓青的确实是老练得多。

她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当她结束第一段两年的合约之初，即刻要求老板娘续约。之后，小云就加入了她的工作圈子。直到第二段合约结束前，她心情恍惚，工作的热忱减退了，连那带着的韵味的喊茶叫水也失去了劲。

黄小虎来找她的次数更加频繁。

老板娘以为她舍不得离开咖啡店，似乎有意再度留她。她先是告诉老板娘让她考虑，问一问丈夫的意见，过后她说不了，她还有大计划要进行。

她终于带着许多包裹，珠光宝气，开心地走了。

在清理她的小厨框时，小云发现了她留下的一些相片。

出现在照片中的老黄和公寓，使小云突然想起，晓青曾经向她提起在新加坡工作时的度假屋。

小小的鞋盒公寓，就是她和老黄的住所。房间里有张舒服的双人床，靠墙的橱里，挂着她漂亮的衣裳，公寓的园地里，那位和老黄坐在水池边，在水中游泳的丽人，不是晓青是谁。

2013年7月23日

◆杨祥生

鸭子案的风波 (法治微小说)

上午，范律师刚进办公室，一位农民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流着泪喊道：“请律师救救我，我冤枉死罗。”他一怔，忙扶起，“别这样，有理坐来说。”这人迟疑地站起，身体筛糠似的抖个不停。

他看清了来人：胡子拉碴，头发乱蓬蓬，脸色晦暗混浊，额头上几道褶皱刀刻似的，上身蓝布中山装泥巴累累，正大口大口喘着气，“我没投毒，我没药鸭子，我要投毒千刀万剐……”唠唠叨叨重复这几句。

听话听音，他这才知道来人是闻名全县的鸭子案投毒犯贾全福，此人事关重大，这桩复案是接还是回？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沉入沉思。

贾全福见范律师不吭声，又是一个扑通，连连作揖，“请律师可怜可怜我，我被人冤枉，您大人不帮我，我无法活罗！”边说边嚎啕大哭，哭声撕心裂肺。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他，凡是有冤屈的男人到处碰壁时才会有失态的举措，作为一名律师，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咬了咬牙，点了下头，“好吧，我明天到你村调查后再定，你先回去吧！”

贾全福很听话，眼泪用衣袖一擦，颤颤抖抖出了门，又回头鞠了个躬。他顿时对贾全福产生了怜悯之情。

贾全福刚离开，桌上电话铃响了，是县政府办公室樊副主任打来的，语气生硬而有力：“范律师，你好，听说贾全福又找你投诉，他是个疯子，到处告状，搅得社会不得安宁。他的案件你是知道的，是铁案，希望你做维护全县稳定大局的促进派！”他一惊，这消息真快！

电话铃又响了，是法院孙庭长打的，先是哈哈，然后才转入正题：“听说贾全福聘请您来投诉鸭子案，老兄您是清楚的，鸭子案人证物证确凿，你不能上当罗！”他领悟了，这个案就是孙庭长办理的。哎，还没涉足这淌浑水，就泛起了巨浪，可他偏不信邪，越是来头不小，他越不买帐。

他想方设法调来了鸭子案宗卷，其实案情并不复杂。贾全福与邻居钱老板为界址发生了争吵，不巧第二天钱老板小弟放养的三十多只鸭子纷纷死掉，其弟是残疾单身汉，偏又祸不单行，吃了死鸭又中毒身亡。事情一下子闹大了，钱老板一口咬定贾全福投毒，公安抓了法院也判了，虽判的是缓刑，但赔偿损失十万元，一下子将贾全福家搞垮了。看来，还得先到贾全福家看看再说。

翌日下午，范律师刚到贾全福家门前，村主任带了一群人迎了上来，他十分惊诧。他强装笑脸先来个杀手锏：“请教一下，你们中有谁看见贾全福投毒？”这，这……众人支支吾吾。倒是村主任老练，

振振有词道，“那还假？贾全福骂人时就说要毒死害人精的鸭子，破案时也承认了，证据农药也在屋里找到，鸭子案怎能怀疑？”他不便多说，趁机借驴下坡，“让我进屋看看吧！”刚迈进门坎，一股血腥味袭来，贾父正伏在桌上吐血，地上淌着鲜血。屋里乱七八糟，堆满乱草，土墙洞洞眼眼，还透着阴风。贾律师看不下去了，问道，“这么穷，你们为什么不帮帮他家？”村主任脸一沉，“他是投毒犯，谁来帮？”他鼻子一哼，“就是犯人也不能虐待！”贾全福不在家，贾父有气无力地说：“求求你们说说好话，我儿子没有放毒，农药是治虫用的，我快死罗，死了都不闭眼……”看来救人要紧，大家七手八脚把贾父送到医院，他只能打道回府。

贾律师刚走到小路偏僻处，有哗哗巨流声，仔细一看，是家规模较大的化工厂正往条长河里排污水，河水黄而发黑，水面飘浮着死鱼、死鸡、鸭。一打听，原来化工厂正是钱老板的。他眼睛一亮，悄悄找来一只废塑料桶装满污水，又用塑料袋包了只死鸭，不声不响送到县防疫站化验。

化难结果很快出来了，污水含有严重的氢氰酸、氰化钾、氰化钠等剧毒成分，鸡鸭是中毒而死。他心中一亮，决定顺道这条线摸瓜。

这时手机响了，是市法制办严主任打来的。询问案件有没有进展。他心隐隐作痛，故作揶揄地问：“请问领导什么案件？”严主任骂了句：“混小子，你跟我打什么马哈？快告诉我，鸭子案有什么新进展？”他不好再隐瞒了，“报告领导，此案有新发现，可能是属于中毒，我找到证据后再专门汇报。”不料严主任拍手叫好，“实话告诉你，有人要我阻止你盲目瞎动，看来你是对的，我支持你，你一定要用证据崇尚法律信仰，彰显法制公正呢。”

霎时范律师眼睛湿了，随之笑了，像春天太阳那样灿烂。

◆碧澄

离散前后

(二)

这类小动作，他表演得越发自然、成功，有时连自己也为这几乎不该算是表演的表现而吃惊起来了。经这些大串的小事，陆续地累积，太太居然以为她参与的活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有等同无，可有可无，亦有亦无。私底下，她自恋般地将这种情形与观音菩萨的存在性质相比，竟让自己有相当程度的满足感。达凡偷笑，像一个大导演以连串的导演技巧完成一套感人至深的戏剧，由始至终没有一位观众肯相信出自他的构思、模式、范例所引发的督导、指示，而确认是那位主角或演员天分至高状态的呈现那种感受，有实无名，不必以什么形式去证实已足以证实。

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她称为其实并不重要的所谓活动），已足够她分心，结果只有些空间保留给丈夫，而一步一步离开儿子。以致有一天，拓程毫不怀疑地感觉到母亲和自己日夕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和父亲的多。这么一来，拓程和父亲的关系比较亲密，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已成了习惯。这位虽已远离少女、少妇的年代已久，确在下意识中设法保留一两分年轻女性的柔情、活泼、娇憨、矜持，对象只有丈夫一人。她对丈夫与儿子的交谈随着日子的流逝与孩子的长大而愈加漠视，有时候她心血来潮般稍稍显得关注，或许只不过想分辨他们两人对话的课题或主题，达凡就会没头没脑地向她劈来这样的话：“这孩子的头脑比老子的敏锐了几百倍。除了母亲的遗传，还能包含什么其他的因素？”有时候当她不留意或根本不想去理会父子俩谈些什么事情，达凡却故意要打搅她、让她非费神去想那课题般，提高声调对儿子说：“这问题去问你妈妈好了。她在学校时名列前茅，成绩顶呱呱的呐。爸爸绝对比不上她，远远不及，望尘莫及。”

她失措地忙问是什么事情，勉强展开一朵笑容。达凡从鼻翼下到嘴唇边的两道凹沟间着力向外撑开，让她意识到那是淡淡的一笑。拓程竟也似乎事先有了排练那样配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只慢了一拍，就轻松地挤出八成相似的淡然一笑。严格地分析，她没有懊恼，也没有气愤，有的只是一丝惊奇和重叠的钦羡。接下来是惊察自己的疏漏致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差距。只是几年的累积，就有此结果；再下去，情形真不得了啊。说追悔又说不上，只能顺其自然地推说那是自己的低能。

当拓程大约念六年级的时候，意识中已有这么一种坚固的概念：爸爸才是我谈论问题的适当的对象；妈妈对什么问题只会现出漠然、泰然、浑然、超然等态度，其实缺乏广度，更甭说深度了。后来他悟出一条道理，内心这样想：只有女孩子才和妈妈谈论问题或吐露心思；男孩子也如此，全无男子气概，直截了当地说是没出息。

到拓程升上初中，达凡不厌其详地向拓程解释行脚僧的生活，强烈地暗示自己对他们的羡慕与崇拜，也对自己的入世或不幸掉入尘俗深表遗憾。与此同时，他也向儿子就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劣，作出一些比较，明显地对后者注入了大幅度的颂扬。

点点滴滴地加添、削弱、搭配、矫正……，拓程的思想与个性慢慢地给塑造起来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孰重孰轻，对达凡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他也肯定个人对个人的实质影响。设若老师对某名学生抱持某种希望，且定要达到目标，绝对有圆梦的可能，只是得付出较巨大的代价。家长与子女的关系，除却时空的接近，血缘的因素产生的亲和力经常都能发挥无以名状的、无去诠释的、出乎意外的结果——正面的、预期的结果。

想及多年的培训所带来的多数是无形却又相当具体而稳固的好些果实，达凡不时会不期然而然地略微点头，表示对自己的确认、安慰、赞许、策励。这不是列车的终站，这不是斗争的最终目标。一想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他全身会稍稍激动地挺直，却总抑制不住脸部扭曲搅拌

而成的圈圈苦笑。

达凡！他不致为这个名字而羞耻、无脸见人。它绝不可与阿猫、阿狗、发财、家宝、光宗、耀祖等人名相提并论。问题在于它虚假得很，异常欠缺真实性。他父亲念文学，古文根底不赖。替他取这个名字，只不过为了避免俗不可耐，并不果真期冀他成为一个不染凡尘的赤子。他与兰芬的婚事，父亲大表赞同。大家闺秀，家里又有经济底子，正是求之不得。老人家一下子就把他的初恋情人给比下去了：“哪像佩雯啊，粗线条，不文静，老子两袖清风，还得靠儿女出外做粗重工作来帮补家用……”

他本身可不以这个角度去探讨有关问题。他几乎毫不怀疑地肯定：与兰芬结为夫妇，是他终于无法“达凡”的主要原因；若是佩雯成为他的妻子，他反而不难变成名副其实的达凡其人。

孩子出世之前，很多人已预先急不及待地向他祝贺。一道闪光，触动了他的灵机，计划的先机随即弹出，引发了一个粗糙的概念。踏出的第一步是为儿子取了个“拓程”的名字。达凡本身才真正理喻这个名字蕴藏着的重大含义——为本人开拓另一个境界，继续他的志向，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尤其是不要像他一样，一生都活在一个并不出奇的女人的荫蔽之下可怜兮兮的堂堂男性。

表面上他身心是那么满足，实际上他的灵魂不断发出凄厉的嘶喊：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我要反抗！我要反抗！……

反抗？为什么要反抗？反抗什么？并不曾有人强迫你非这样决定不可，是你本身甘心情意躲在兰芬那棵巨树笼罩的阴影底下的。

你要抄捷径，而抄捷径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上天是公平的，你怨得了谁？千错万错，都是你咎由自取。可别归咎于他人，更勿轻言这是社会的差错。

在极端矛盾的内在冲突纠缠反复的攻势下，他无以招架。唯一能化解这场斗争的，是默默承受所有的谴责，却在他人不觉之中把浓浓的期望尽托付于这独子的身上。

这拓程将是真实的拓程，而他也将因而抵达原设的指标——“达凡”的境域。

令他最受用的是：拓程中学毕业之后，几个月内足不出户，埋头研究释迦牟尼的生平，其他的同学无不痴心旁骛，没一个像拓程那样心如止水，专心致志。

他暗自高兴，盘算着儿子不久就会有所表现——酒曲经过一段时期的发酵，定必酿成酒。果然，几个月下来，拓程在进行一场像酒瓮中的酒一样无声而分秒都演变的过程，醇酒升浮，酒糟沉淀，那么分分明明，拓程终于把意愿详细、具体、大方地向父亲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

这是达凡的一次重生。在他们的公式里，这是第一道获得证实的定理。应该是一种胜利，但他把欢愉之情压得很低很低，连丝毫的笑末也不让它传出来，生怕这阶段的取胜，相应减低了最终大胜的机会。无论如何，他将看到另一回合的人生战斗，出场的是另一个“我”，小我。他渴望这次有崭新的、剔透的棋步。经过廿年的“军备”，战胜的把握该比较大的。虽是不动声色，他每个动作的最细节处，都化为对战线的殷切盼望，不必说，所期待的战果是正面的。只要不是负面的，他都会十分欢快地去迎接。就像果农，采集果子时，即使不算丰收，也不会一边采果，一边埋怨。

四

怀着纷乱如麻的思绪，刘达凡回到自己的卧室。那是位于东边一角的主人房间。室内的色彩是一贯的、持续的调和、幽雅、舒坦，包括墙壁、家具、灯光、饰物，甚至坐在梳粧台前整妆的莫兰芬：淡淡的粉红色、薄薄的丝布、白白的肤色，整个房间都显得那么青春有活力，而这是不受岁月击破的一个堡垒，只因女主人总是无比在意先前的意念、符合意念的设计。她对此深以为荣。可以这么说，从头到尾达凡除了唯唯诺诺，竟至失魂落魄的狼狈情况，益显出她的特出：充满热忱、富具创意。她那个也是专攻室内设计的旧同学对她的点滴看法、感受都能彻底地了喻，且在经过融会之后，加以发扬光大，发挥锦上添花的效果，让

初具意念的她从心底伸出双手欢欣鼓掌，叫好的已不是通过声音来表达了。她右手半用力地执掌，在对方白嫩的、未给松弛的肌肉无情糟蹋的臂膀用力一按压，嘴唇微张，双眼睁得水汪汪的，原是一声惊呼，到头来竟化作一道强劲有力的气息直喷在那段粉臂上，造成两股莫名的力气，反把那初出道即受到极度赞赏的少女迫得大声嘶喊。

达凡想到两个年轻女子几乎扭作一团的模样，说不上欣赏，却也不可称之反胃。他只能与一些人，尤其是妇女的大惊小怪相比，而归纳为无聊、小题大作等只有少见世面、不经风浪的人才认为那么重要的情形。

前头的几年，他有干劲，殆无疑义。干劲与活力与青春是同一组的，很可能是同时迸发出来的。

奇怪的是，经岁月的淘洗，兰芬竟然会辨不出肉体上、精力上、气质上的弱化，间中一些微小的事偶然激发几缕愁绪，她居然体验出只要一回到这个小天地即能化解哀思、悲忧等消极因子，回复并真正保持习惯性的自以为是快乐情怀。

达凡可不能这样想、这样做。任何接近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虚幻的、自我膨胀的、夸大的，说是真实，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路上的行人说：哈，我的黑发夜以继日地从头皮直向上冲，而我的高度还在增加中呢。

或许兰芬还有青春活力，最少在她的思维上布满这些意象。他的脑际绝对容不下这些意象。人们说，诗人的脑细胞全是无奇不有的意象，自然也有活力、青春、乐观的表征。可他从未兴起要做诗人的念头。他是现实主义的信徒，他的逻辑最为简单：现实生活衍生的问题只可交还现实的手法去安排解决；诗是抽象的，对于具体的难题，彼此格格不入。

达凡的脑际无端兴起自己与环境的因子越来越不相配的反应。那股凉意从心底蓦地冒起，使他直觉那颗多功能、操作繁杂的心确已老了，开始凋残了，有什么能力得以抗拒得了？

在事业上，他幸运地、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岳父花了几十年光景才积聚起来的财产，继

续加以巩固、发展，而达致到了颠峰状态；但心隙隐蔽间总卡着一根尖刺，无论如何都刮不去，令他时刻难以忘怀，隐隐作痛，或总是难以名状的不舒适感觉让他难受。他无法不觉得自己毕竟是名失败者。事业方面愈是成功，他作为男性与生俱来的强烈的自尊受破坏的程度便愈为厉害。换句话说，他对事业取得的成功全不感到自豪。自豪必须是个人经过一番努力争回来的，必须是从无到有。他缺乏成功感，根源在于资本的出处，资本并非由他亲自筹措或争取而得的。来得太容易，太出奇，简直是戏剧化，甚至是童话世界的境遇。他是故事中的王子。但他自始至终不认同自己这王子的地位，更不欣赏这么轻易便成为王子的发展过程。太没有意思了。

有了雄厚的本钱，业务打好了基础，走上了轨道，任何一个稍为有心思，又肯去干的人照理都能拿出一些业绩来；何况形势比人强，这几年来，国家经济发展条件良好，各方面的建设方兴未艾，他的建筑公司、板厂、石厂、五金店，无一不是最能配合大势之需求，最易获取回酬的行业。

他从没为个人的成果而感到自豪。坐收渔人之利，一切是现成的，几乎是必然的，怎会唤起镂骨铭心的满足感呢？

相反的，午夜梦回，他常为自己的愚拙与懦弱而深觉羞耻。廿六岁那年岁，谁都不会怀疑前头铺展的尽是璀璨的时光，凭自己的双手和脑袋去奋斗，结果将是如何的真切与坚实，却为什么好好地竟然向现实屈服。认真说来，只是一念之差，并没有谁在真正的施压，使他非作出这个选择不可。简单地说，只为了贪图逸乐，匆促间决定不走正道而抄捷径。

这是哪门、哪类的知识学问，又是哪家哪派的人生哲理？在这种不合标准、与正常逻辑有异的情况下，自己配称男子汉大丈夫吗？

怯懦、可耻、无能、可怜虫、失败者、手下败将等一大堆形容词或名词，是他私下给自己批的评价。别人也许觉得尖酸刻薄，可他认为非常适当，称得上是恰如其分。没有人比本身更了解自己，因此由本身充当裁判员便再适宜不过了。偏偏这些被他看作是妥当、不过

分、没有偏差的词语，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地逆转头来，向着他发出狰狞的笑，又或者变成一把寒光闪闪锋利无比的小刀，经常在他稍事休息或夜阑人静身旁无人之时气焰嚣张地一记又一记肆无忌惮地宰割他的心坎。

的确，他的心淌血，一次又一次的淌血。他几乎嗅到从喉道倒溢的血腥气味，令他作呕，令他窒息。但他着实想不出什么办法阻挡或制止那些利刃的无情攻击。最易做得到的，是屈从、求情、认错，像罪无可赦的犯人面对法官宣读罪状时坦然自若、敢做敢当地俯首认罪，不逃避现象，接受应得的报应是仅有的可能，不必心存奢望，促求奇迹出现，或峰回路转，居然有一种完全料想不到的结局。

正因为这个机宜与心计，他始终强忍、独挑一切自己不可说是无意的犯错，不露出丁点儿声息，更不走漏一丝半丝“风声”。

拓程将会重新推动他的奋斗，延续进行他的战争。不论结果是正抑是负，毕竟有过一阵实际直接的行动。他绝对不致默默以终，他到底会有所表示，只不过他转换了一个方式，透过下一代去尝试，去冲刺。借刀杀人？不，这成语用得太强烈。他不认同。这种情况的产生，充分显示他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在一棵巨树的遮蔽下，就连虫儿的叫声也变得娇弱无力，鸟儿也慢慢懒得振翼高飞的。树底下的行人、歇息者，除非是个神经失常者，不然难有振臂高呼的壮举。

达凡不得不承认：他本身已是彻底失败，再也没法支撑着爬稳站立起来。像一名狼狽万分、乱七八糟趴在进行拳赛的擂台上的拳击师，耳边但听得那位善用左拳或右拳或左右开弓的方式猛地把自已击倒的对手声声、阵阵耀武扬威、嘶喊叫阵的喧嚷，包含着胜利之门终被敲开的喜悦之情，随时传来裁判将脸尽量贴伏在台板面上，装腔作势，又装模作样地用手掌用力在台板面上拍一下，跟着有节奏地喊嚷一下，结果像诗歌朗诵，又像在表演口技艺术一般地：“一啊，二啊，三啊，四啊，五啊……”

（待续）

编后话

- 这一期是SMK Seri Tanjong 学生作品特辑。这是一所国民中学。我仔细的读过投寄来的文章，这些学生的确有不俗的表现，我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学好华文华语，将来成为大家。
- 这一期诗家云集；散文、小说、专论，出自名家，真正各领风骚。
- 前辈诗人刘思先生说：诗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心头好像有一把声音，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沉的感情，如果压抑着就会死掉。
- 锺夏田先生的美、酸、苦、辣诗，短小精悍，眼光锐利，笔笔到位，有想象的空间，却不缺诗的意境。
- 《大红花，你为什么忧郁》诗人、大红花交溶为一，拟人格的写法。乐观、前瞻，是诗人、大红花的信念。
- 《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爱读书的人都知道大马与中国的邦交渊源有自，郑和下西洋，汉丽宝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刊载剧作家黄坤浩先生的《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读者可以重温历史故事，当然黄先生笔下的汉丽宝公主的故事是剧作家的再创作。
- 读高青先生的诗，诗人有禅悟，其实还是有牵挂，诗人是要干预人间事。我不时翻读《金刚经》、《心经》、《妙法莲华经》，只为一舒心胸，奈何积重难返，凡心未尽！看看先生的《说有与天》，先得我心。
- 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明写探索乌拉圭作家基罗加的创作手法，间接是拿基罗加的小说，说明小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各花入各眼，最重要的是小说家笔下所写的是不是切合当前当下的现实，另外就是作家有无真知灼见，那才是文本的精髓。
- 《古道照颜色》，柴可夫以身殉职，是个真正的报人。维护自己神圣职责的人，才会让人肃然起敬。
- 《师生缘》，三言两语，刘思先生形象高大。驼铃先生是念旧之人，真情流露。性情中人，会体会得到的。驼铃先生年近八旬，体弱多病，却笔耕不辍，敬佩！敬佩！
- 园地公开，欢迎投稿。
- 请勿一稿两投。文责自负。
- 本刊电邮juehuo@yahoo.com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 | | | | |
|------------------------|-------|------------------|-------|
| 1. 雪隆潮州会馆 | RM500 | 6. 雪隆华校校友联订购100本 | |
| 2.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律师订购 | | 7. 梁振雄 | RM100 |
| 120本分赠全国独中图书馆 | | 8. 陈淑云校长 | RM100 |
| 3. 大马国会议员陈胜尧医学博士订购160本 | | 9. 林敬发 | RM100 |
| 分赠全国国民型中学图书馆 | | 10. 吴东昇 | RM50 |
| 4. 拿督叶奕良订购150本分赠马来西亚中学 | | 11. 古美梨 | RM50 |
| 华文教师联谊会会员 | | 12. 叶天送 | RM50 |
| 5. 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订购200本 | | 13. 史英 | 星币300 |



学校正门口



下午班 2014 年华文学会委员



学生正在用红包封制作成新年装饰品。



鱼池附近的石桌椅，供休息的地方。



学校课室与走廊



2013 年全国中学生文学创作比赛我校得奖者合影。

余东煜山水



岸水长 1992



清流 1996



山高水长 1996

简历:

余东煜，原名余君明。1935 年出生于大马吡叻州，1956 年在吉隆坡尊孔中学高中三毕业。

1958 年至 1960 年当独中教师，1963 年在友联学院当美术主任，1965 年至 1973 年任职 Lintas Ltd. 广告公司美工设计及制作，1976 年至 1987 年在马来西亚美术学院 (MIA) 当广告系与室内设计系讲师，1954 年起为星期三 (W.A.G.) 美视组会员，学西画创作。书法习唐楷、临晋帖、模汉碑、性喜草书。

1962 年，Esso 气油公司主办画赛，荣获公开组水彩金牌奖，同年，亦荣获国家室内体育馆正门大壁画一等奖。



岸水系列 1999



林水系列 1999



清晨 2000